古都

春花

　　千重子发现老枫树干上的紫花地丁开了花。
“啊，今年又开花了。”千重子感受到春光的明媚。
在城里狭窄的院落里，这棵枫树可算是大树了。树干比千重子的腰围还粗。当然，它那粗老的树皮，长满青苔的树干，怎能比得上千重子娇嫩的身躯……
枫树的树干在千重子腰间一般高的地方，稍向右倾；在比千重子的头部还高的地方，向右倾斜得更厉害了。枝桠从倾斜的地方伸展开去，占据了整个庭院。它那长长的枝梢，也许是负荷太重，有点下垂了。
在树干弯曲的下方，有两个小洞，紫花地丁就分别在那儿寄生。并且每到春天就开花。打千重子懂事的时候起，那树上就有两株紫花地丁了。
上边那株和下边这株相距约莫一尺。妙龄的千重子不免想道：“上边和下边的紫花地丁彼此会不会相见，会不会相识呢？”她所想的紫花地丁“相见”和“相识”是什么意思呢？
紫花地丁每到春天就开花，一般开三朵，最多五朵。尽管如此，每年春天它都要在树上这个小洞里抽芽开花。千重子时而在廊道上眺望，时而在树根旁仰视，不时被树上那株紫花地丁的“生命”所打动，或者勾起“孤单”的伤感情绪。
“在这种地方寄生，并且活下去……”
来店铺的客人们虽很欣赏枫树的奇姿雄态，却很少有人注意树上还开着紫花地丁。那长着老树瘤子的粗干，直到高处都长满了青苔，更增添了它的威武和雅致。而寄生在上面的小小的紫花地丁，自然就不显眼了。
但是，蝴蝶却认识它。当千重子发现紫花地丁开花时，在院子里低低飞舞的成群小白蝴蝶，从枫树干飞到了紫花地丁附近。枫树正抽出微红的小嫩芽，蝶群在那上面翩翩飘舞，白色点点，衬得实在美极了。两株紫花地丁的叶子和花朵，都在枫树树干新长的青苔上，投下了隐隐的影子。
这是个浮云朵朵、风和日丽的一天。
千重子坐在走廊上，望着枫树干上的紫花地丁，直到白蝶群飘去。她真想对花儿悄悄说上一句：“今年也能在这种地方开花，多美丽啊。”
在紫花地丁的下面、枫树的根旁，竖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灯笼。记得有一回，千重子的父亲告诉她：灯笼脚上雕刻着的立像是基督。
“那不是玛利亚吗？”当时千重子问道。“有一个很像北野天神的大象呀。”
“这是基督！”父亲干脆地说。“没抱婴儿嘛。”
“哦，真是的……”千重子点了点头，接着又问：“我们的祖先里有基督教徒吗？”
“没有。这灯笼大概是造园师或石匠拿来安放在这里的，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这个雕有基督像的灯笼，可能是当年禁止基督教的时候制造的吧。由于石头的质量粗糙、不坚实、浮雕像又经过几百年风吹雨打，只有头部、身体和脚的形状依稀可辨。可能原来就是一尊简单的雕像吧。雕像的袖子很长，几乎拖到衣服的下摆，好像是合着掌，只有胳膊周围显得比较粗。形象模糊不清。然而，看上去与佛像或地藏菩萨像完全不同。
这尊基督雕像的灯笼，不知道是从前的信仰象征呢，还是旧时异国的装饰，如今只因古老，才被安置在千重子家的庭院那棵老枫树根旁。每逢客人看到它，父亲就说：“这是基督像。”不过，来谈生意的客人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大枫树下还有这么个古老的灯笼。人们纵然注意到了，也会觉得在院子里摆设一两个石灯笼是很自然的，不会去理睬它。
千重子把凝望着树上紫花地丁的目光移到下方，直勾勾地盯着基督像。她虽然没有念过教会学校，但她喜欢英语，常常进出教堂，也读读《圣经》新约和旧约。可是要给这个古老的灯笼献把花束，或点根蜡烛，她就觉得不合适。因为灯笼上哪儿也没有雕上十字架。

基督像上的紫花地丁，倒是令人感到很像玛利亚的心。千重子又把视线从灯笼移到紫花地丁上——忽然，她想起了饲养在古丹波[古丹波，旧地名，即今京都府及兵库县的一部分，盛产陶瓷。]壶里的金钟儿。

千重子开始饲养金钟儿，约莫在四五年前，是在她发现老枫树上寄生的紫花地丁很久以后的事吧。当时她在高中同学的起居室里，听见金钟儿鸣叫不停，便要了几只回家饲养。

“在壶里太可怜啦！”千重子说。可是同学却回答说：总比养在笼子里让它白白死去好。据说有的寺庙养了很多，出卖虫卵。可见还有不少爱好者呢。

千重子饲养的金钟儿，现在增加了很多，已经发展到两个古丹波壶了。每年照例从七月一日左右开始孵出幼虫，约莫在八月中旬就会鸣叫。

但是，它们是在又窄又暗的壶里出生、鸣叫、产卵，然后死去。尽管如此，它们还能传宗接代地生存下去。这比起养在笼中只能活短暂的一代就绝种，不是好得多吗？这是不折不扣地在壶中度过的一生。可谓壶中别有天地啊!

千重子也知道，从前中国有个故事，叫做“壶中别有天地”。说的是壶中有琼楼玉宇，到处是美酒和山珍。壶中也就是脱离凡界的另一个世界的仙境。这是许多仙人传说中的一个故事。

当然，金钟儿并非厌弃世俗才进壶里的。纵然在壶里，恐怕它也不会知道是在其中。并且传宗接代地生存下去。

最使千重子感到吃惊的是：倘使不经常把别处的雄金钟儿放进壶里，而只让同一个壶里的金钟儿自行繁殖，那么新生的幼虫就会变得瘦小体弱。那是反复近亲交配的缘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金钟儿爱好者们都有交换雄金钟儿的习惯。

如今是春天，虽不是金钟儿鸣叫的秋天，而且在枫树树干的洞里，今年也开了紫花地丁，千重子之所以想起壶中的金钟儿，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金钟儿是千重子把它放进壶里的，可是紫花地丁是怎样到这个如此狭窄的小天地来的呢？今年紫花地丁开花了，金钟儿想必会出生、鸣叫的。

“这就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吗？”

千重子把春风吹乱了的头发，撩在一只耳朵边上，面向着紫花地丁和金钟儿寻思对比。

“那么，自己呢？……”

在这自然界万物充满生机的春日里，千重子一个人观赏着这株小小的紫花地丁。

店铺那边传来了准备开午饭的声响。

千重子要去梳妆打扮，因为约好去赏花的时间快到了。

原来是昨天水木真一给千重子来电话，邀她去平安神宫观赏樱花。据说真一的朋友——一个学生，在神宫入口担任半个月的检票工作，他告诉真一：现时樱花正盛开。

“是我叫他留心观察的，再没有比这个消息更确切的啦。”

真一说着，浅浅一笑，笑得那样迷人。

“他会留意我们吗？”千重子问。

“他是个看门人，谁都得经过这道关卡才能进去的呀。”

真一又笑了几声。“不过，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咱们就分别进行，在院里的樱花树下相会好了。好在那些花，即便是独自一个人，也是百看不厌的。”

“那么，你就一个人去看好罗。”

“好是好，不过万一今晚来一场大雨，花全凋谢了，我可就不管了。”

“我就看落花的景致呗。”

“被雨打落的花都脏透了，还会有落花的景致吗？所谓落花……”

“真坏呀！”

“谁？……”

千重子挑了一件不太显眼的和服穿上，出门去了。

平安神宫的“时代节”[“时代节”，京都平安神宫从一八九五年开始，每年十月二十二日举行的一次游神节，以显示自平安时代至明治维新各个时期的风俗变迁。]也是有名的。这座神宫是为了纪念距今一千多年以前在京都建都的桓武天皇，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 年）营造的。神殿

的历史不算太长。不过，据说神门和外殿，是仿当年平安京的应天门和太极殿建造的。它右有橘木，左有樱树。昭和十三年还把迁都东京之前的孝明天皇的座像一并供奉在这里。很多人就在此地举行神前婚礼。
更令人神往的是，装饰着神苑的一簇簇的红色垂樱。如今的确可以称得上除了这儿的花朵，再没有什么可以代表京都之春的了。
千重子一走进神苑入口，一片盛开的红色垂樱便映入眼帘，仿佛连心里也开满了花似的。“啊！今年又赶上京都之春了。”她赞叹了一声，就一直伫立在那儿观赏。
但是，真一在哪里等着呢？或是还没有来？千重子打算找到了真一，再去赏花。她从花木丛中走了出来。
真一躺在这些垂樱下的草坪上。他双手交抱着放在后脑勺下面，闭上了眼睛。
千重子没想到真一会躺在那儿。实在讨厌。既然在等候年轻的姑娘，却居然这样躺着。与其说他太不懂礼貌，使自己受到了侮辱，不如说自己讨厌真一那副睡相。在千重子的生活环境里，她看不惯男人躺倒的姿态。
也许真一常在大学校园的草坪上与同学曲肱为枕，仰脸躺着谈笑惯了，现在这样躺着不过是平日的姿态罢了。
再说，真一身旁有四五个老太婆，她们一边打开多层方木盒，一边闲聊天。也许是真一对这些老太婆感到亲切，起先是挨着她们坐，后来才躺下的吧。
这么一想，千重子不由得要发笑，可自己的脸反倒飞起了一片红晕。她只是站着，没把真一叫醒。而且还想离开真一……千重子的确从未见过男人的睡姿。
真一穿着整洁的学生服，头发也理得整整齐齐的。合上睫毛，活像个少年。然而，千重子没有正面瞅他一眼。
“千重子！”真一喊了一声，站了起来。千重子忽然变得不高兴了。
“在这种地方睡觉，不难为情吗？过路人都瞅着呐。”
“我没睡着，你一来我就知道。”
“真坏！”
“我不叫你，你打算怎么办？”
“看到我来才装睡的吧？”
“想到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姑娘走来，我就不由得有点哀伤。头也有点痛……”
“我？我幸福？……”
“你头痛？”
“不，已经好了。”
“脸色不怎么好嘛。”
“不，已经没什么了。”
“真像一把宝刀呀！”
真一偶尔也听别人说过他的脸像一把宝刀，可是从千重子嘴里听到这还是头一次。
真一被人这么形容的时候，心里洋溢着一股激情。
“这把宝刀是不伤人的。何况又是在樱花树下呢。”真一说着，笑了起来。
千重子爬上斜坡，向回廊的入口处折回去。真一也离开草坪，跟着走过去。
“真想把所有的花都看遍呀。”千重子说。
他们一来到西边回廊的入口处，映入眼帘的便是红色垂樱，马上使人感觉到春天的景色。这才是真正的春天！连低垂的细长枝梢上，都成簇成簇地开满了红色八重樱，像这样的花丛，与其说是花儿开在树上，不如说是花儿铺满了枝头。
“这一带的花儿，我最喜欢这种啦。”
千重子说着，把真一引到回廊另一个拐弯的地方。那里有一棵樱树，枝桠凌空伸张着。真一也站在旁边，望着那棵樱树。
“仔细一看，它确实是女性化了呀！”真一说。“不论是垂下的细枝，还是花儿，都使人感到十分温柔和丰盈……”

而且八重樱的红花仿佛还稍带点紫宝色。
“我过去从没想到樱花竟然会这般女性化。无论是它的色彩、风韵，还是它的娇媚、润泽。”真一又说。
他们两人离开这棵樱树，向池子那边走去。在马路边上，有张折凳，上面铺着绯红色毡子。游客坐在上面品赏谈茶。
“千重子！千重子！”有人在喊。
身穿长袖衣服的真砂子，从坐落在微暗的树丛中的澄心亭茶室走了下来。
“千重子，我想请你帮个忙。我累了，刚才帮师傅伺候茶席来着！”
“我这身装束，顶多只能帮忙洗洗茶具。”千重子说。
“没关系，洗洗茶具也……真的，来不来嘛。”
“我还有朋友呢……”
真砂子这才发现真一，便咬着千重子的耳朵轻声地问：“是未婚夫？”
千重子轻轻地摇了摇头。
“是好朋友？”
千重子还是摇摇头。
真一转过身子，走开了。
“喏，一起进茶室喝喝茶不好吗？……现在，位子正空着呢。”真砂子劝道。
千重子婉谢了，她追上真一，说：“我那位茶道朋友长得标致吧？”
“当然标致罗。”
“哎呀，人家会听见的啊！”
千重子向站在那儿目送他们的真砂子，行了个注目礼以示告别。
穿过茶室下面的小道，就是水池。池畔的菖蒲叶，悠悠嫩绿，挺拔多姿。睡莲的叶子，也漂浮在水面上。
这个池子周围，栽有樱树。
千重子和真一绕过池子，踏上一条昏暗的林荫小道。嫩叶的清香和湿土的芬芳扑鼻而来。那条林荫小道很短。眼前展现一座明亮的庭园，这里的水池比方才的水池还大。池边的红色垂樱倒映在水中，凄美无比。外国游客把樱树摄入了镜头。
然而，水池对岸的树丛中，梫木也腼腆地开着白花。千重子想起奈良来了。那里有许多松树，虽未成材，却也千姿百态。倘使没有樱花，那劲松的翠绿倒也能引人入胜。不，就是现在，松木的蓊郁清翠和池子的悠悠绿水，也能把垂樱的簇簇红花，衬得更加鲜艳夺目。
真一领头踏上了池子的踏石。这叫做“涉水”。这是一种圆踏石，就像把华表切断排列起来似的。千重子踏上去，有时还得稍稍撩起和服的下摆。
真一回过头来说：“我背你过去。”
“不妨试试，我佩服你。”
当然，这些踏石连老太婆都走得过去。
踏石边上也漂浮着睡莲的叶子。而靠近对岸，踏石周围的水面，倒映着小松树的影子。
“这种踏石的排法，也富于幻想吧？”真一说。
“日本的庭园不都是富于幻想的吗？这就如同人们对醍醐寺庭园里的杉藓总爱嚷嚷什么富于幻想呀，富于幻想的，反而令人讨厌……”
“是吗？那种杉藓的确是富于幻想嘛。醍醐寺的五重塔已经修好，正在举行落成典礼呢。咱们去看看吧。”
“醍醐寺的塔也是模仿新金阁寺建造的吗？”
“一定是焕然一新了吗。不过，塔没被烧掉……是按原来的模样拆掉重建的。落成典礼正好赶上樱花盛开时节，一定会招来许多人的。”
“要论赏花，就得数这里的红色垂樱，此外再没什么地方可看的了。”
不一会儿，两人走完了最后几块踏石。
走完那排踏石，岸边松树林立，转眼间来到了桥殿。这里正式名字叫“泰平阁”，这座桥令人联

想到“殿”的样子。
桥两侧有矮靠背折椅，人们坐在这里憩息，可以越过水池眺望庭园的景色。不，当然应该说这是有水池的庭园。
坐着憩息的人们，有的在喝饮料，有的在吃东西，也有的小孩子在桥正中跑来跑去。
“真一，真一，这儿……”千重子首先坐下，用右手按在凳上，给真一占了一个位子。
“我站着就行。”真一说，“蹲在你脚下也……”
“这又何必呢。”千重子陡地站起来，让真一坐下。“我买鲤鱼饵食去，就来。”
千重子折回来，把饵食扔到池子里，鲤鱼便成群簇拥上来，有的还把身子挺出水面。微波一圈套一圈地扩展开来。樱树和松树的倒影也在波面微微摇荡。
千重子说了声“给你吧！”就把剩下的饵食给了真一。真一默不作声。
“现在还头痛吗？”
“不了。”
两人在那儿坐了好一阵子，真一定睛凝望着水面。
“在想什么呢？”千重子问道。
“啊，怎么说呢。总会有什么也不想的幸福时刻吧。”
“在樱花盛开的日子里……”
“不！在幸福的小姐身边……这幸福感染了我，青春似火啊！”
“我幸福吗？……”千重子又再问了一遍，眼光里忽地露出了忧愁的神色。她低着头，看上去只不过像是一泓池水映入她的眼帘罢了。
千重子站了起来。
“桥那边有我喜欢的樱花。”
“喏，那棵树从这儿也可以看见。”
那边的红色垂樱美丽极了。这也是有名的樱树。它的枝桠下垂，像垂柳一般，并且伸张开去。千重子走到樱树荫下，微风轻轻地吹拂过来，花儿飘落在她的脚边和肩上。
花朵稀稀疏疏地飘落在樱花树下。有的还漂浮在池子的水面上。不过，大概也只有七八瓣的光景……
低垂的枝桠尽管有竹竿支撑着，但有些纤细的花枝枝梢仍然快垂到地面上了。
透过红色八重樱纷垂的枝桠间的缝隙，可以望见池子对岸东边树丛上方那苍翠的山峦。
“那是东山的支脉吧？”真一说。
“那是大文字山。”千重子回答。
“哦，是大文字山吗？怎么显得那么高？”
“也许是从花丛中看去的缘故吧。”
说这话的千重子，自己也站在花丛中。
两人都依依不忍离去。
这樱树周围铺着白粗砂子，砂地右首是一片松林，在这庭园里可算是挺拔的了，显得格外的美。
然后，他们来到了神苑的出口。
走出应天门，千重子说：“真想到清水寺去看看啊。”
“清水寺？”真一那副神态好像是说这地方多么一般啊。
“我想从清水寺鸟瞰京城的暮景，想看看日落时的西山天色。”千重子重复地说了几遍，真一只好答应了。
“好，那就去吧。”
“步行去吗？”
路程很远。但是他们俩躲开电车道，从南禅寺那边绕远路走，穿越知恩院后面，通过圆山公园，踏着幽雅的小路，来到清水寺跟前。这时候，恰好天空披上了一层春天的晚霞。
参观清水寺舞台的人，只剩下寥寥三四个女学生，都难以看清她们的面部了。
这正是千重子兴致勃勃的时候。幽暗的大雄宝殿已经点上了明灯。千重子没在正殿的舞台上停步，径直走了过去。经过阿弥陀堂前，一直走到了后院。

后院也有一个面临悬崖绝壁的“舞台”。这舞台狭窄而小巧。但是，舞台是西向。向着京城，向着西山。
城里华灯初上，而天边还残留着一抹淡淡的霞光。
千重子倚在舞台的波形栏杆上，远眺西山，仿佛忘却了陪伴着她的真一。真一走到了她的身旁。
“真一，我是个弃儿哩！”千重子突然冒出了一句。
“弃儿？……”
“嗯，是弃儿。”
真一迷惑不解，“弃儿”这句话的真正含意是什么呢？
“弃儿？”真一喃喃自语。“千重子，你也会觉得你自己是弃儿吗？要是千重子是弃儿，我这号人也是弃儿啦，精神上的……也许凡人都是弃儿，因为出生本身仿佛就是上帝把你遗弃到这个人世间来的嘛。”
真一直勾勾地望着千重子的侧脸，脸上若有若无地染上了霞彩，恐怕这就是春天给人的一点淡淡的忧愁吧。
“所以，人仅仅是上帝的儿子，先遗弃再来拯救……”真一说。
然而，千重子似乎没有听进去，她只顾俯瞰灯光璀璨的京城，没有回头瞧真一一眼。
真一感到千重子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哀愁，他正要把手搭在她肩上，千重子却躲闪开了。
“请别碰我这个弃儿。”
“我说过，上帝的孩子——人，都是弃儿嘛……”真一稍稍加强语气说。
“别说得那么玄妙啦。我不是上帝的弃儿，而是被生身父母遗弃的孩儿。”
“……”
“是被扔到店铺橙色格子门前的弃儿吧？”
“瞎说！”
“是真的。这种事告诉你也无济于事，不过……”
“……”
“我呀，从清水寺这儿眺望京城苍茫的暮色，不由得想到：我真的是在京都出生的吗？”
“瞧你都说些什么呀，你的脑筋有点怪哩……”
“这种事干么要骗你。”
“你不是批发商宠爱的独生女吗？独生女是富于幻想的。”
“敢情，我是受到宠爱的。现在就是弃儿也不碍事……”
“有什么证据说你是弃儿？”
“证据？店铺的橙色格子门就是证据。古老的格子门对我最了解不过了。”千重子的声音越发迷人了。“记得我刚上中学的时候，妈妈把我找去告诉我：‘千重子，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我们抢到了一个招人喜欢的婴儿，就一溜烟似地坐车逃跑了。’可是，抢婴儿的地点，爸妈有时不经心，说法不一致。一个说是在赏夜樱的祇园里，一个则说是在鸭川河滩上……他们准以为说我是被扔在店铺门前的弃儿，太可怜了，所以才编出这一套……”
“噢？那么，你知道你的生身父母是谁吗？”
“养父母既然那么疼爱我，我就不想找生身父母了。他们大概早已成了仇野[仇野是京都嵯峨爱宕山麓的墓地。]附近无人凭吊的游魂了吧？石碑都已经破旧不堪……”
春天，西山柔和的暮色，几乎把京都的半边天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霞光。
真一不信千重子是个弃儿，更无法相信她是捡来的。千重子的家，坐落在古老的批发商店街，只需在附近一打听，很快就能了解底细的。可是，真一眼下压根儿就不想去调查。他有点迷惑，很想了解千重子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作这番表白。
然而，邀真一来清水寺，难道就是为了作这番表白？千重子的声音更加纯真、清朗。这里面蕴藏着一股美好而坚强的力量。仿佛不像是对真一倾诉自己的衷肠。
无疑，千重子隐隐约约觉察到真一在爱她。她的告白，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爱着的人了解自己的身世。可是真一却听不出来。相反地，使他感到她的话音里包含着拒绝他的爱。纵然“弃儿”这话出自千重子编造的也罢……

真一曾在平安神宫再三说千重子很“幸福”，但愿她的告白是对这话的抗议，因此他试探说：“你知道自己是弃儿，感到寂莫吗？伤心吗？”
“不，丝毫不寂莫，也不悲伤。”
“……”
“我要求上大学时，我父亲说：一个要继承家业的女孩子家上什么大学。上了大学，反而碍事。倒不如多关心点买卖。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感到有点……”
“是害怕吗？”
“是害怕。”
“是对父母绝对服从吗？”
“嗯，绝对服从。”
“在婚姻问题上也是绝对服从？”
“嗯，现在我是打算绝对服从的。”千重子毫不犹疑地回答了。
“你没有自己的……自己的感情吗？”真一问。
“有，太多了，有点不好办……”
“你想把它压抑，把它抹杀？”
“不，不想抹杀。”
“你总是绕着弯说。”真一微微一笑，声音却有些颤抖，他把上身探出波形栏杆，想要偷看一眼千重子的脸。“真想看看你这谜一般的弃儿的脸啊！”
“已经天黑了。”千重子这才第一次回头来看真一。她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芒。
“真可怕……”千重子把视线落在大雄宝殿的屋顶上。她仿佛感到那用厚扁柏树皮葺的屋顶，以沉重而阴暗的气势逼将过来，有点使人害怕。

古都

尼姑庵与格子门

千重子的父亲佐田太吉郎在三四天以前就躲到坐落在嵯峨山中的尼姑庵里。
虽说是尼姑庵，可是庵主已年过六十五了。在古都，这小小的尼姑庵也自有它的掌故。但庵门掩没在竹林丛中，看不见了。这庵几乎与观光游览无缘，显得冷冷清清的。顶多有间厢房偶尔供举办茶道会使用。而且也不是什么有名的茶室。庵主经常外出教人插花。
佐田太吉郎租了一间尼姑庵的房子，现在他大概对这个尼姑庵的生活也习惯了吧。
佐田的店铺好歹是中京[中京，京都分上、中、下三大区，中京即京都中区。——译注]的一家绸缎批发店。周围的店铺大都改为股份公司了。佐田的店铺也跟他们一样，形式上是家股份公司。太吉郎当然是担任经理，不过买卖都由掌柜（如今改为专务或常务）掌管。但是，现在多少还保留着昔日店铺的老规矩。
太吉郎打年轻时起就有名士气质。而且比较孤僻。他完全没有要举办个人染织作品展览的雄心。就算举办了，在那个时候，恐怕也会过于新奇而难以卖得出去。
太吉郎的父亲太吉兵卫，生前常常偷偷观察太吉郎作画。太吉郎没有像公司内的图案专家或公司外画家那样画些时兴的花样。所以，当太吉兵卫知道太吉郎没有天才，难以进步，并想借助麻药的魔力绘出奇怪的友禅画稿时，他马上把太吉郎送进了医院。
到了太吉郎这一代，他家的花样画稿就变得平淡无奇了。太吉郎为此十分悲伤。他为了想得到一些构图的灵感，经常独自躲进嵯峨的尼姑庵里深居简出。
战争结束之后，和服的花样也有显著的变化。他想起当年借助麻药绘出来的奇怪花样，拿今天来看，或许干脆成了标新立异的抽象派了。然而，太吉郎如今也已年过半百了。
“大胆采用古典的格调算了。”太吉郎有时这么喃咕着。当年的各种优秀作品，又不断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古代的织锦和古代的衣裳花色，也都进入了他的脑海。当然，他经常到京都的名园或山野漫步，作些和服花样的写生。

女儿千重子中午十分来了。
“爸爸，你吃森嘉的烫豆腐吗？我买来了。”
“哦，好极了……吃森嘉豆腐，我固然高兴；可千重子来了，我更高兴啊！待到傍晚，好让爸爸松松脑筋，构思一幅精彩的图案好不好……”
绸缎批发店的老板是没有必要画画稿的，这样做反而会影响买卖。
然而，太吉郎在店里有时候就在设置基督像灯笼的中院、靠近客厅那头的窗边，摆上一张桌子，一坐就大半天。在桌子后面的两个古色古香的桐木衣橱里，装着中国和日本的古代织锦。衣橱旁边的书箱，则放满各地的织锦图案。
后面的仓库楼上，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相当多的能乐戏装和贵妇礼服等。还有不少南洋各地的印花丝绸。
此外，也有太吉郎的父辈或祖辈收集保存下来的东西，可是每当举办织锦展览，希望他提供展品时，他总是非常冷淡地加以谢绝说：“遵照祖先的遗志，敝舍所藏，概不外借。”拒绝得非常生硬。
他们住的，是京都的老房子，要上厕所就得经过太吉郎桌旁的那条狭窄的走廊。每当有人走过，他就皱起眉头；店铺那边一有点喧嚣，他就粗声大气地说：不能安静点吗？！
掌柜双手扶地向他报告说：“大阪来客啦。”
“买不买算得了什么，批发商有得是!”
“可是，他是咱们的老主顾……”
“绸缎是用眼睛来选购的，光凭嘴巴买货，不正说明没有眼力吗？商人嘛，看一眼就识货了，尽管我们的廉价货多。”
“是。”
太吉郎的桌旁放着坐垫，坐垫底下铺着带有异国典故的地毯。在太吉郎四周还挂着用南洋名贵印花丝绸做的帷幔。这是千重子出的主意，帷幔对减轻来自店铺的嘈杂声多少有点作用。千重子经常更换这些帷幔。每次更换，父亲都感激千重子的体贴，并把这些丝绸的掌故告诉她，诸如这是爪哇的产品，那是伊朗的，或这是什么年代，那是什么图案等等。这种详细的解说，千重子也有些地方听不懂。
“做袋子太可惜，剪开用作茶道的小绸巾又嫌太大，要是做腰带，大概可以做几条吧。”千重子有一回把帷幔环视了一圈，这么说道。
“拿剪刀来……”太吉郎说。
父亲接过剪刀，就手把帷幔剪开，真不愧是名师巧手。
千重子大吃一惊，眼睛湿润了。
“爸爸，不行吧？”
“没关系，没关系，你系上这种印花腰带，说不定我还会想出更好的图案来呢。”
千重子去嵯峨尼姑庵，系的就是这条腰带。

太吉郎当然一眼就看见女儿系着的印花腰带，可他没有正面去看它。心想：拿印花花色来说，既大方又华丽，而且色彩浓淡有致。可是，让年轻美貌的女儿系这种腰带合适吗？
千重子把半圆形盒饭放在父亲身旁。
“爸爸，这就用餐吗？请稍等一会儿，我去准备烫豆腐。”
“……”
千重子站起来就势回头望了望门前的竹林子。
“已经是秋竹萧瑟的时分了。”父亲说。
“土墙倒塌的倒塌，倾斜的倾斜，大部分都剥落了，就像我这副模样啊。”
父亲这些话，千重子已经听惯，也就没去安慰他。只是重复父亲的话：“秋竹萧瑟的时分……”
“你来的路上，樱花怎么样？”父亲轻声地问道。
“凋谢的花瓣漂浮在池子上。山中翠绿丛中，有一两棵没有凋谢，从稍远的地方望去，反而别有一番风味啊。”

“嗯。”
千重子进厨房去了。太吉郎听见切葱、刮鲣鱼的声音。千重子准备好了吃樽源豆腐用的餐具，然后端了出来。——这些餐具都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
千重子很勤快地伺候着她的父亲。
“你也一块儿吃点好吗？”父亲说。
“嗯……”千重子回答。
父亲从女儿的肩膀到胸口上下大量了一下，说：
“太朴素了。你光穿我构图的衣裳啊。恐怕只有你一个人愿意穿这些，因为这都是卖不出去的啊……”
“我喜欢它才穿的，挺好嘛。”
“嗯，只是太朴素了。”
“朴素是朴素，不过……”
“年轻姑娘穿得太朴素了，总是不太好。”父亲突然严肃地说。
“可是，有眼光的人都在夸奖我呢……”
父亲沉默不语。
太吉郎画画稿，如今已成为一种爱好或者消遣。现在他的店铺已经成了大众化的批发店。掌柜为照顾主人的面子，只勉强接受两三件太吉郎的画稿拿出去印染。千重子从中挑选了一件，自己总穿着它。布料的质地是经过一番挑选的。
“不要总穿我构图的衣裳嘛。”太吉郎说，“更不要光穿用自己店里的料子做的衣服……我不需要这份情义。”
“情义？”千重子十分愕然，“我并是为了照顾情义才穿的呀！”
“千重子要是穿得再花哨些，早就可以找到意中人啦。”难得一笑的父亲，朗声笑了起来。
千重子伺候父亲吃烫豆腐，父亲那张大桌子自然而然地映入她的眼帘。没有一点迹象是准备画京都染色织物的图稿。
在桌上一个角落里，只放了江户泥金画的砚台盒和两帖高野断片[高野断片，即收藏在日本高野山金刚峰寺的《古今集》书写断片。]的复制品（不如说是字帖）。
千重子心想：父亲之所以到尼姑庵来，是为了要忘却店里的生意吗？
“六十岁的人的书法呀。”太吉郎羞怯地说，“不过，藤原的假名字体那流畅的线条，对于构图不无帮助啊。”
“……”
“遗憾的是，我写起字来手就发抖。”
“写大一点呢。”
“是写得很大的呀，可是……”
“砚台上那串旧念珠呢？”
“噢，那个吗，是向庵主硬要来的。”
“爸爸挂着它祷告吗？”
“用现在的话说，它算是个吉祥物吧。有时我真恨不得把它咬碎。”
“嗳，多脏呀！那上面留有长年数念珠的手垢呀！”
“怎么会脏呢，那是两三代尼姑信仰的体现嘛。”
千重子仿佛觉得触动了父亲的伤心事，不由得默默地低下头来，她拾掇好吃烫豆腐用的餐具，端到厨房去；从厨房里走出来又问：“庵主呢？……”
“大概快回来了。你这就走吗？”
“我想到嵯峨走走再回去。这会儿岚山游客正多，我喜欢野野宫、二尊院的路，还有仇野。”
“年纪轻轻的，就喜欢那种地方，前途令人担忧啊。别像我才好。”
“女的怎么能像男的呢？”
父亲站在廊子上目送千重子。
不大工夫，老尼姑就回来了，马上开始打扫庭院。

太吉郎坐在桌前，脑子里浮现出宗达[宗达，江户初期的画家]和光琳画的蕨菜，以及春天的花草画。心里想念着刚刚离去的女儿。
千重子一走到有人家的路上，便看见父亲隐居的尼姑庵，已完全掩没在竹林子里。
千重子本来打算去参谒仇野的念佛寺，才登上那古老的石阶，一直来到左边山崖有两尊石佛附近的地方，可是听见上面嘈杂的人声，便止住了脚步。
这里林立着好几百座旧石塔，被称作什么"无缘佛"。近来偶尔也有些图片摄影会让一些女子穿着薄得出奇的衣裳，站在小石塔丛中照像。今天大概也是这样吧。
千重子打石佛前走过，下了石阶。脑子里又想起了父亲的话。
不论是想回避春游岚山的游客，还是想去仇野和野野宫，这些都不应是一个年轻姑娘所想的。这比穿父亲所画的朴素图案的衣裳还要……
"父亲在那座尼姑庵里好像什么也没干啊。"一缕淡淡的寂寞情绪渗进了七重子的心田里。她寻思："要咬破那被手摸脏弄旧的念珠，那又是一种什么心情和思绪呢。"
千重子了解，父亲在店铺里竭力抑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像要咬碎念珠似的。
"还不如咬自己的手指头好呢……"千重子自言自语地摇了摇头。接着又回想起和母亲两个人到念佛寺去敲钟的事来。
这座钟楼是新建的。小巧的母亲即使敲钟，也敲得不怎么响。
"瞧！同敲惯钟的和尚的敲法也不一样啊。"千重子笑盈盈地说。
千重子一边回想这些往事，一边漫步在通往野野宫的小路上。这条小路有块不太旧的路牌，上面写着"通往竹林深处"几个字。原来比较幽暗的地方，如今明亮多了。门前的小卖店也扬起吆喝声。
然而，这小小的神社如今依然如故。在《源氏物语》中亦有所提及。据说这里是神社的遗址，当年侍奉伊势神宫的斋宫（内亲王）曾在这里闲居三年，修身养性，戒斋沐浴。它以带有原树皮的黑木建造的牌坊和小篱墙而闻名。
打野野宫前面跨上了原野道路，景色立即开阔起来，那就是岚山。
千重子在渡月桥前岸边的松树林荫处，乘上了公共汽车。
"回家以后，关于爸爸的情况该怎么说好呢……也许妈妈早就知道了……"
中京的商家在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指一六八六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曾遭到"炮轰"、"火烧"的浩劫，毁了不少房子。太吉郎的店铺也难以幸免。
因此，这一带的铺子尽管保留着红格子门和二楼小格子窗这样一些古色古香的京都风格，但实际上还不到百年历史。——据说，太吉郎店铺后面的仓库，幸免于这场战火的洗劫……
太吉郎的店铺之所以没赶时髦，几乎保留原来的样子而未加改装，固然是由于主人的性格，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批发生意不那么兴隆的缘故吧。

千重子回来，打开了格子门，一直望到屋子紧里头。
和往常一样，母亲阿繁正坐在父亲的桌前抽烟。左手托着腮帮，曲着身子，好像在读或写什么的样子。然而，桌面上却什么也没有。
"我回来了。"千重子说着走到母亲身旁。
"啊，你回来了。辛苦啦。"母亲苏醒过来似的说，"你爹在干什么呢？"
"是啊……"千重子没想好怎么回答，便说，"我买豆腐去了。"
"是森嘉的吗？你爹一定很高兴吧。做了烫豆腐？……"
千重子点点头。
"岚山怎么样？"母亲问。
"游客很多……"
"没叫你爹陪你到岚山吗？"
"没有，因为庵主没在家……"接着，千重子又回答说："爸爸好像在练毛笔字呐。"
"是练毛笔字呀。"母亲没有感到意外的样子，"练字嘛，可以养养神。我也有这个经验。"
千重子仔细观察母亲那白皙而端庄的脸，却没有看出她的内心活动。

“千重子，”母亲平静地说，“千重子，你，将来不一定非要继承这个店不可……”
“如果你想结婚，也可以嘛。”
“……”
“你听清楚了吗？”
“干吗要说这种话呢？”
“用一句话是说不清楚的。不过，妈也五十了。妈是经过考虑才说的。”
“那倒不如不做这个买卖……”千重子那双美丽的眼睛湿润了。
“瞧，你扯得太远了……”母亲微微地笑了。

“千重子，你说咱家倒不如不做买卖，是真心话吗？”
母亲的声音并不高昂，但态度突然严肃起来。刚才千重子还看见母亲微笑，难道是看错了吗？
“是真心话。”千重子答道。一股难以名状的痛楚涌上了心头。
“我没生气。你不必露出那样的神色。你应该明白，年轻人能说会道，老年人懒得说话，究竟谁凄凉啊？”
“妈妈，请你原谅我。”
“有什么可原谅不原谅的……”
这回母亲倒是真的笑了。
“妈妈现在说的，同刚才跟你谈的，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呀……”
“我也恍恍惚惚，不知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一个人——女人也罢，对自己所说的话，最好要坚持到底，不要改变。”
“妈妈!”
“在嵯峨，你对爹是不是也这样说了？”
“不，我对爸爸什么也没说……”
“是吗？你不妨也对你爹说说看嘛……男人听了可能会生气，不过，心里一定会很高兴的。”母亲用手按着额头，又说，“我坐在你爹的桌前，就想你爹的事。”
“妈妈，您全都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
母女两个人沉默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千重子忍耐不住，开口说了：“我到织锦市场去看看有什么菜，好准备晚饭。”
“好，那你就去吧。”
千重子站起来向店铺那边走去，然后下到土间来。这个土间是狭长形状，直通内宅。在店铺对面的墙边上，有一排黑色炉灶，厨房就在那儿。
如今连这些炉灶都不用了。在炉灶的后面，装上煤气炉子，并铺上了地板。倘使像原来那样，下面是泥灰，通风，这在京都的寒冬腊月，是吃不消的。
但是，炉灶没有拆掉（大部分人家都保留着），也许是普遍信奉灶神——灶王爷的缘故吧。各家在炉灶后面都供着镇火的神符。而且还排着布袋神[布袋神系七福神之一，貌似弥勒佛。]。布袋神共有七尊，每年初午[初午，即每年二月首次的午日，是稻荷神社的庙会。]人们都到伏见[伏见，京都南部的一个区。]的稻荷神社请一尊回来供上，以后逐尊买来添上。如果在这期间家里死了人，就又从第一尊开始，再逐尊请来。

千重子店铺里的灶神，七尊都请齐了。因为只有父母和女儿三口人，在最近十八年里又都没有死人。
在这排灶神的旁边，供着一个花瓶。三天两头，母亲就给换水，还小心谨慎地揩拭它的座架。
千重子拎着菜篮子出门，看见一个青年男子和她只差一步擦肩走进格子门。
“大概是银行的人吧。”
千重子觉得那是常来的年轻职员，也就不那么担心了。但是她的脚步却变得沉重起来。她；走近店前的格子门，用手指轻轻地触摸那一根根的格子，沿着门边走了过去。

千重子沿着店铺的格子门走到尽头，又掉转身抬头看了看店铺。
在二楼小格子窗前的一块古老的招牌映入了她的眼帘。招牌上面，有个小小的屋顶。这像是老铺子的标志。也像是一种装饰。
春天和煦的斜阳柔和地照在招牌的旧金字上，反而给人一种寂寞的感觉。店铺那幅厚布门帘，也已经褪色发白，露出了粗缝线来。
“唉，平安神宫的红色垂樱正竞相吐妍，我的心却如此寂寞。”千重子暗自想道。
于是，她加快了脚步。
同往常一样，织锦市场上人声杂沓，熙来攘往。
她折回父亲的店铺附近时，遇见了白川女。千重子向她招呼说：
“顺便上我家来坐坐吧。”
“嗯，好吧。小姐，你回来了？赶巧在这儿……”那姑娘说。“你上哪儿去了？”
“上市场去了。”
“真能干啊！”
“是供神的花？……”
“噢，每次都得到你……请看，这你喜欢吗？”
说是花，其实是杨桐。说是杨桐，其实是嫩叶。
每逢初一十五，白川女就把花送来。
“今天遇上小姐，太好了。”白川女说。
千重子也挑选一支挂满嫩叶的小树枝，心情特别激动，她手拿杨桐，走进家里，扬起了快活的声音：
“妈妈，我回来了。”

千重子又把格子门拉开一半，看了看街上。她看见卖花姑娘白川女还在那儿，就呼唤道：
“进来歇歇，喝杯茶吧。”
“嗯，谢谢。你总是那么体贴人……”姑娘点点头，然后举着一束野花，走进了土间，“这是平凡无奇的野花，不过……”
“谢谢。我喜欢野花，你倒记住啦……”千重子一边说一边欣赏着山野的花儿。
一进门，灶前有一口老井。上面盖着一个用竹子编成的盖子。千重子把花和杨桐放在竹盖子上。
“我去拿剪子来。哦，对了，杨桐的嫩叶得洗洗吧……”
“这儿有剪子。”白川女故意弄响剪子，一边说：“府上的灶神总是干干净净的，我们卖花的看了也真感激啊。”
“是我妈收拾的……”
“我还以为是小姐……”
“……”
“近来在许多家庭里，灶神也罢，花瓶、井口也罢，都落满了灰尘，脏着呐。因此卖花人看了，越发觉得可怜。可是到府上来，我就放心，我真高兴啊。”
“……”
眼看关键的买卖日益萧条，千重子又不能把这种情况告诉白川女。
母亲依然在父亲的桌前。
千重子把母亲请到厨房，让她看了从市场上买来的东西。母亲看到女儿从篮子里拿出来摆好的东西，暗自想道：这孩子也会节省了。也可能是因为父亲到嵯峨尼姑庵去了，不在家……
”我也来帮忙。”母亲站在厨房里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常见的那个卖花姑娘吧。”
“嗯。”
“你送给你爹那本画册是不是放在嵯峨的尼姑庵里了呢？”母亲问。
“那个，没见着……”
“记得他把送给他的书全带走的呀。”
那本画册收入了保尔・克利[保尔・克利（1879-1940），瑞士抽象派画家。]、亨利・马蒂斯[亨

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印象派画家。]、马勒·却加尔[马勒·却加尔（1887-？），法国画家，超现实主义先驱。]等人的画，以及现代抽象派的画。千重子心想，这些画说不定能唤起新的感觉，所以为父亲买了下来。
“咱们家本来就不需要你爹画什么画稿嘛。只要鉴别别人染好送来的东西，能卖出去就行。可是，你爹总是……”母亲说。
“可是话又说回来，千重子，你光爱穿你爹设计的和服，妈妈也该感谢你啊。”母亲继续说。
“干吗要谢我……喜欢它才穿的。”
“你爹看见自己的女儿穿这身和服，不会觉得太素净吗？”
“妈妈，虽然有点朴素，但细看的话，还是很别致的嘛。还有人夸奖呢。”
千重子想起了今天也跟父亲说过同样的话。
“有时候，漂亮的姑娘穿素净些，反而更合适。不过……”母亲一边打开锅盖，用筷子夹了夹锅里的东西，一边说：“你爹为什么就不能画些鲜艳、时兴的图案呢？”
“……”
“你爹从前也曾画过相当鲜艳、相当新颖的图案哩……”
千重子点了点头，却问道：
“妈，您为什么不穿爸爸设计的和服呢？”
“妈妈已经老了呀……”
“您总说老了、老了的，究竟有多大年纪呢？”
“总归是老了呀……”母亲只是这样回答。
“听说那位叫什么国宝先生——小宫先生的，他画的江户小花纹，年轻人穿起来反而耀眼夺目。从身旁走过的人，都要回头瞧上一眼呢。”
“怎么能拿你爹同小宫先生这样的大人物比呢？”
“爸爸要从精神境界……”
“你又讲深奥的道理啦。”母亲动了动她那张京都型的白皙的脸，“不过，千重子，你爹说过，等你举行婚礼，他要给你设计一件花色鲜艳的华丽和服……妈妈也早就期待着这一天……”
“我的婚礼？……”
千重子面带愁容，久久都不言声。
“妈妈，您前半生最令您神魂颠倒的是什么呢？”
“我以前告诉过你了吧。她就是我同你爹结婚，以及你还是个可爱的婴儿，我同你爹把你抱走的时候。就是我们把你抢来，坐车逃跑的时候啊！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如今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扑通扑通地跳呢。千重子，你按按妈妈的胸口试试看。”
“妈妈，我是个弃儿吧？”
“不是的，不是的。”母亲使劲地摇了摇头。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也许要做一两件可怕的坏事吧。”母亲继续说，“抢走别人的婴儿，恐怕比强盗抢钱财，抢其他什么的都罪孽深吧，也许比杀人还要坏！”
“……”
“你父母几乎都急疯了吧。一想到这些，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你送回去，可是已经还不了啦。如果你要求寻找亲生父母，那可就没法子了。不过……果真那样，我这个做母亲的，也许会伤心死了。”
“妈！您别再说这种话啦……千重子只有您一个母亲，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我很了解。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罪孽就更深……你爹和我都做好思想准备：死后下地狱。可是，只要今天有个好闺女，下地狱又算得了什么呢。”
千重子瞧了瞧操着激烈口吻说话的母亲，只见泪珠顺着她的脸颊滚落下来。千重子的眼眶也噙满泪水，她问道：
“妈妈，请你如实告诉我，千重子真的是个弃儿吗？”
“不是嘛，说不是就不是……”母亲又摇了摇头，“千重子，你为什么想到自己是个弃儿呢？”
“因为我不相信爸妈会去偷别人的婴儿。”

“方才我不是说过了吗，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也许要做一两件令人神魂颠倒的、可怕的坏事！”
“那么，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捡到千重子的呢？”
“赏夜樱的祇园呗。”母亲口若悬河地说了起来，“我以前好像也说过，在樱花树下的椅子上，躺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婴儿，她看到我们，就绽开花一般的笑脸，使人不得不把她抱起来。一旦抱起来，就放不下手，真叫人喜欢。我贴着她的脸，望着你爹。他说：阿繁，把这个孩子偷走吧。我问：什么？他又说：阿繁，快跑，快逃跑呀！后来我们就拼命地跑。记得好像是在芋棒平野屋附近仓忙跳上车的……”
“……”
“婴儿的母亲临时不知走到哪儿去，我就趁机抱走了。”
母亲的话，有时不太合逻辑。
“命运……打那以后，千重子就成了我家的孩子，已经过去二十年了。究竟对你是好是坏呢？就算好吧，我心里也是感到内疚，常常暗自祈求你原谅。你爹大概也是这样吧。”
“我一直认为爸爸妈妈对我太好，太好啦！”
千重子说着双手捂住了眼睛。

不管是捡来还是抢来，千重子报户口是佐田家的长女。
父母第一次坦白告诉千重子她不是亲生女儿时，千重子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千重子刚上中学的时候，甚至怀疑过：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令父母不满意的事，父母才这样说的。
是父母担心会从邻居传到千重子的耳朵里才先坦白出来的呢，还是父母相信千重子对他们自己的爱是深厚的，或是多少考虑到千重子已经到了明辨事理的年龄呢？
千重子确实感到震惊。然而，并不太伤心。纵然已到了思春期，但她对这件事并不怎么苦恼。她并没有改变对太吉郎和阿繁的亲和爱，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更没有必要去排除什么隔阂。这也许就是千重子的性格。
但是，如果他们不是生身父母，那么生身父母该是在什么地方呢？说不定还会有同胞兄弟姐妹？
“我倒不是想见他们……”千重子思忖，“他们的日子一定过得比这里艰苦吧。”
然而，对千重子来说，这件事也是扑朔迷离的，倒是在这格子门后面的店铺里深居简出的父母，他们的忧愁渗透了她的心。
千重子在厨房里用手捂住眼睛，就是为了这个。
千重子的母亲阿繁用手抓住女儿的肩膀，摇了摇说：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提啦！人世间很难说没有失落的珍珠。”
“珍珠，了不起的珍珠。如果它是一颗能给妈妈镶上戒指的珍珠就好了……”千重子说着，麻利地干起活来。
晚饭后拾掇完毕，母亲和千重子到后面楼上去了。
二楼前面有小格子窗，天花板很低矮，是一间让学徒工睡觉的简陋的房子。从中院边上的走廊可以直通到后面二楼。从店铺里也可以登上去。通常二楼是用作招待主要顾客或留客住宿的。如今接待一般顾客洽谈生意，也都在对着中院的客厅里。虽说是客厅，其实是从店铺直接连到后面的过厅，过厅两侧放着堆满和服绸缎的橱架。房间又长又宽，摊开衣料供顾客挑选也比较方便。这里常年都铺着藤席。
后面二楼的天花板很高。有两间六铺席宽的房子，是父母和千重子的起居室和寝室。千重子坐在镜前，松开发束。头发长长的，梳理得很美。
“妈妈！”千重子呼唤在隔扇那边的母亲。这声音充满无限的遐思。

古都

和服街

京都作为大城市，得数它的绿叶最美。

修学院离宫、御所的松林、古寺那宽广庭园里的树木自不消说，在市内木屋町和高濑川畔、五条和护城河的垂柳，等吸引着游客。是真正的垂柳。翠绿的枝椏几乎垂到地面，婀娜轻盈。还有那北山的赤松，绵亘不绝，细柔柔地形成一个圆形，也给人以同样的美的享受。
特别是时令正值春天，可以看到东山嫩叶的悠悠绿韵。晴天还可以远眺睿山新叶漫空笼翠。
树木之清新，大概是由于城市幽雅和清扫干净的缘故吧。在祇园一带，走进僻静的小胡同里，虽有成排昏暗而陈旧的小房子，但路面却并不脏。
在和服店林立的西阵[西阵位于京都上京区，以生产绸缎织锦而出名。]一带也是这样，虽挤满了看上去挺寒碜，而路面却比较干净。即使有小格子，上面也不积灰尘。植物园等地也是如此，没有乱扔的纸屑。
原先美军在植物园里盖了营房，日本人当然被禁止入内。现在军队撤走了，这里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西阵的大友宗助很喜欢植物园的林荫道。那就是樟木林荫道。樟木并非大树，道路也不长，可是他常到这儿散步。在樟木抽芽的时节也……
“那些樟树，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他有时会在织机声中念叨。不至于被占领军伐倒吧。
宗助一直等待着植物园的重新开放。
宗助散步，习惯从植物园出来，沿着鸭川岸边再登高一点。这样可以眺望北山的景色。他一般都是独自漫步。
虽说是去植物园和鸭川，但总助顶多呆一个小时左右。不过，他却十分留恋这样的散步。至今记忆犹新。
“佐田先生来电话了。”妻子喊道，“好像是从嵯峨打来的。”

“佐田先生？从嵯峨打来？……”宗助一边说一边向帐房走去。
织补商宗助比批发商佐田太吉郎小四五岁，他们之间撇开买卖不说，确是志趣相投。年轻时还算是“老哥儿们”。但是近来多少有些疏远了。
“我是大友。久违了……”宗助接过电话说。
“哦，大友先生。”太吉郎的声调异常高昂。
“听说你到嵯峨去了？”宗助问。
“我悄悄躲进静荡荡的嵯峨尼姑庵里呐。”
“这就奇怪了。”宗助故意郑重其事地说，“不过在尼姑庵里也有形形色色……”
“不，是名副其实的尼姑庵……庵主上了年纪，由她一个人主持……”
“那更好嘛。只有庵主一个人，你就可以和年轻姑娘……”
“胡扯！”太吉郎笑了，“今天我有点事求你帮忙。”
“好嘛，好嘛。”
“我这就上府上去，行吗？”
“欢迎，欢迎。”宗助有点纳闷，“我这儿工作离不开，在电话里你也能听到织机声吧？”
“那是织机声啊？实在令人怀念啊。”
“敢情。要是织机声停了，我又不能躲在尼姑庵里，可怎么办呢？”
不到半个小时，佐田太吉郎就坐车到了宗助的店铺。他神采飞扬，马上打开包袱，摊开画稿说：“我想拜托你织这个……”
“哦？”宗助瞧了瞧太吉郎的脸，“是织腰带吗？对佐田先生来说，这是非常新颖、非常华丽的图案啊。噢，是藏在尼姑庵那个人的？……”
“又来了……”太吉郎笑了起来，“是我女儿的。”
“嘿，织出来了，非把令嫒吓一大跳不可。再说，这样华丽的腰带，她会系吗？”
“其实是千重子送了两三册克利的厚画集给我。”
“克利？克利是什么人？”
“据说是个抽象派先驱画家。他的画，线条柔和，格调高雅，富有诗意，很能引起日本老人的共鸣啊。我在尼姑庵里反复欣赏了好久，然后画出这个图案来。这与日本古典书画的断片全然

不同，别具一格啊。”
“这倒也是。”
“究竟会成个什么样子，我想请你先织出来看看再说。”
太吉郎那股子兴奋劲儿还没有平静下来。
宗助把太吉郎的画稿端详了好一阵子。
“嘿，真好。色彩调配也……很好。这对佐田先生来说，是过去没有画过的，非常时新。不过画面显得有些素净，怕很难织好呀。就让我用心织织，试试看吧。一定会把女儿的孝心和双亲的慈爱表现出来的。”
“谢谢。……近来有的人一张嘴就是什么观念啦感受的，往后恐怕连颜色都想流行洋派的喽。”
“那种东西大概不会太高雅。”
“我这个人最讨厌带洋名的玩意儿。日本不是自昔日的王朝就有无比优雅的彩色吗！”
“对，拿黑色来说吧，就有各种各样。”宗助点了点头，“尽管如此，今天我也在想：腰带商人中也有像伊津仓先生那样的人……他那里盖了一栋四层楼的洋房，搞现代工业。西阵大概也要那样发展，一天能产五百条腰带，不久的将来职工还要参加经营。他们的平均年龄，据说都在二十岁上下。像我们这种手织机的家庭工业，也许用不了二三十年就会全部被淘汰哩。”
“胡说！……”
“就算保全下来，充其量成为国宝罢了。”
“……”
“像佐田先生这样的人，还晓得克利什么的……”
“你是说保尔·克利吗？这条腰带的花样和色彩，都是我隐居在尼姑庵里，经过十天半月的冥思苦想，才设计出来的。你看还算运用自如吧？”太吉郎说。
“相当纯熟，很有日本的风雅。”宗助连忙说，“不愧是出自佐田先生之手啊。就让我来给你织一条漂亮的腰带吧。我要设计个好款式，精心搞一搞。对了，论手艺，秀男比我好，还是让秀男来织吧。他是我的长子，你是知道的吧。”
“噢。”
“秀男织得比我精致……”宗助说。
“总之全拜托你了，请织好一点就是喽。虽说我是个批发商，不过我经售的货物多半是销到地方上去。”
“瞧您说的。”
“这条腰带不是夏季用而是秋季用的，请你快点织……”
“嗯，知道了。用什么和服料子配这条腰带呢？”
“我只顾考虑腰带了……”
“你是批发商，可以从许多和服料子中挑最好的……这个好办。看样子你已经在给令媛办嫁妆了嘛？”
“不，不！”太吉郎像是说自己的事似的，脸颊马上泛起了一片红潮。
据说西阵的手织机是很难连传三代的。这就是说，因为手织机是属于工艺一类，即使父辈是优秀的织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有高超技术的人，也不见得能传给儿子。儿子不能因为父亲的技术高超，自己就可以偷懒；有时即使勤奋学习，还不一定能学到手。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孩子到了四五岁，就让他学缫丝。到了十一二岁，开始练习操作机子。然后就可以承揽外租机的活计。因此有许多孩子可以帮助家庭繁荣家业。另外，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可以在自己家里帮忙缫丝。所以也有的人家是祖母和孙女俩对坐干活的。
大友宗助家里，只是老伴一人帮忙挠腰带丝。长年累月闷头坐着干活，看上去他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人也变得沉默寡言。
大友宗助有三个儿子。他们每人操一台织机织腰带。有三台织机，家境当然算好的了，一般人家只有一台，还有的人家是租用别人的机子。
正如宗助所说，长子秀男的手艺超过了父辈，在纺织厂和批发商中间是小有名气的。
“秀男，秀男。”宗助呼喊。秀男似乎没听见。这里又不是摆着好多机械织机，而是只有三台手

织机，且又是木制的，噪音是不会太大的。宗助觉得自己的呼喊声已经够大的了。许是秀男的织机安放在靠近院子紧里头，他织的又是难度最大的双层腰带，全神贯注在上面，连父亲的叫喊声也没有听见吧。
“老婆子，把秀男叫来好吗？”宗助对妻子说。
“嗯。”妻子掸了掸膝盖，下到了土间。在向秀男的织机那边走去的时候，她握着拳头不住地捶着腰节骨。
秀男停下操作梭子的手，望了望这边，但他没有立即站起来。也许是太累了，但他知道有客人，又不好意思伸懒腰。他擦了一把脸，就走了过来。
“这地方太简陋了，欢迎欢迎。”秀男简慢地向太吉郎寒暄了一句，仿佛被工作缠着分不开身似的。
“佐田先生画好了一幅腰带图案，想让咱们家来织。”父亲说。
“是吗？”秀男还是带着无精打采的口吻。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腰带，你来织比我织更好。”
“是令媛的腰带吗？”秀男这才将他那白皙的脸朝向佐田望了望。

作为京都人，宗助看见儿子这副简慢的表情，连忙打圆场说：
“秀男从一早就开始干活，怕是累了……”
“……”秀男没有作声。
“不卖力气是搞不好工作的……”太吉郎倒反过来安慰他。
“织双层腰带即使乏味，也要硬着头皮去织啊。请您原谅。”秀男说着歪了歪脖子。
“好！一个织匠不这样就不成！”太吉郎连连点头。
“即使是没意思的东西，但还是可以看出我的手艺，这就更使我难堪了。”秀男说罢，低下了头。
“秀男，”父亲改变了语气，“佐田先生的大作可就不同啊！这就是佐田先生在嵯峨尼姑庵隐居时画出来的画稿，是非卖品。”
“是吗？噢，是在嵯峨的尼姑庵……”
“你也看看吧。”
“嗯。”
太吉郎被秀男的气势所压倒，刚才进大友家时那股威风几乎全没了。
他把画稿摊开放在秀男面前。
“……”
“你不讨厌吧？”太吉郎懦怯地说。
“……”秀男执拗地一声不言。
“秀男！”宗助忍无可忍，“快答话呀！这样多不礼貌啊！”
“嗯。”秀男还是没有抬脸，“我也是个手艺人，难得让我来看看佐田先生的图案，我觉得这可不是一件一般的活计。是千重子小姐的腰带啊！”
“对呀。”父亲点了点头，可又纳闷，觉得秀男的态度有点异常。
“不行吗？”太吉郎再叮问了一句，声音也放粗了。
“很好。”秀男稳重地说，“我没说不行呀！”
“你嘴上不说，心里却……你的眼睛告诉了我。”
“是吗？”
“你说什么……”太吉郎站起来扇了秀男一记耳光。秀男没有躲闪。
“您尽管打吧。我连做梦也没认为佐田先生的图案不好呀！”
许是挨了打的缘故吧，秀男的脸反而显得更有生气了。秀男挨了耳光，连摸也不摸一下他那被扇红了的半边脸，还向太吉郎表示道歉：
“佐田先生，请您原谅。”
“……”
“您生气了？不过，这条带子还是让我来织吧。”

“好吧。我本来就是来拜托你们的嘛。”
于是，太吉郎极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说：
“请你原谅。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这样子，实在抱歉。打人的手很痛啊……”
“若是借我的手去打就好了。手艺人的手，皮厚。”
两个人都笑了。
然而，太吉郎内心那股子抵触情绪却还没有完全消失。
“我已经想不起来多少年没打过人了。——这回多蒙你原谅。不过，秀男，我还想问问你，当你看到我的腰带图案时，为什么表情显得那样古怪。你能不能跟我直言呢？”
“嗯。”秀男又沉下脸来，“我还年轻，加上又是个手艺人，不是那么识货。您不是说这是隐居嵯峨尼姑庵里画出来的吗？”
“是啊，今天还要回庵去呢。对了，还要待半个月左右……”
“算了。”秀男加强语气说，“您回家不好吗？”
“在家里安不下心来啊。”
“这条腰带花样画得那样花哨，那样鲜艳，我为它的无比新颖而感到吃惊。我心想：佐田先生怎么会画出这样美的图案来呢。因此全神贯注地欣赏……”
“……”
“画面虽然新颖、有趣，可是同温暖的心却不大协调，不知为什么，仿佛给人一种荒凉的病态的感觉。”
太吉郎脸色苍白，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来了。
“无论在怎样冷清的尼姑庵里，佐田先生也不至于被狐狸精缠身吧……”
“唔。”太吉郎把那幅图案拉近自己膝旁，看得出神。
“对……你说得好。年纪轻轻的，却很有见地啊。谢谢……让我再好好考虑，重画一幅。”太吉郎说着赶忙把画稿卷起来揣在怀里。
“不，这样就很好。织出来感觉就不同了，水彩和染丝的颜色也……”
“谢谢。秀男，你能把这张画稿拿去，给我织成某种颜色，用来表达我对女儿的温暖的父爱之情吗？”
太吉郎说罢，匆匆告辞，走出门去了。
门前流过一条小河，是具有浓厚京都色彩的小河。岸边的水草也以固有的姿势向水面倾斜。岸上的白墙，可能就是大友的家。
太吉郎伸手到怀里，把拿张腰带画稿揉成小团，扔到小河里去了。
丈夫突然从嵯峨挂来电话，说要她把女儿带来,去御宝[御宝，京都仁和寺的别称。]赏花。阿繁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她从来没有跟丈夫去赏过花。
“千重子！千重子！”阿繁像求助似的呼唤女儿，“爸爸来电话了，你来接一下……”
千重子来了，她把手搭在母亲肩上，一边接电话。
“是，我和妈妈一起去。请您在仁和寺前面的茶馆等我们。好的，尽量快点……”
千重子放下电话，望着母亲笑了。
“是邀我们去赏花嘛，可妈妈您也真是的。”
“干吗连我也叫去呢？”
“因为御宝的樱花现在正盛开……”
千重子催促半推半就的母亲走出店铺。母亲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
以城里的樱花来说，御宝的明樱和八重樱是属于晚开的，也许是京都的樱花依依不舍离去吧。
一进仁和寺的山门，只见左手的樱花林（或许是樱花园）开满一簇簇樱花，把枝头都压弯了。
然而，太吉郎却说：“哦，这可不得了。”
原来，在樱林路上摆着成排的大折凳，人们喝呀唱的，吵吵嚷嚷，弄得乱糟糟的。还有些乡下老太婆兴高采烈地跳着舞，也有的醉汉打起震耳的鼾声，从折凳上滚落下来。
“这成什么体统！”太吉郎有点扫兴，就地站住了。他们三人终于没有走进花丛。其实，御宝的樱花，他们老早以前就很熟悉了。

在深处的树丛中，燃烧着赏花客扔下的垃圾，白烟在缭绕上升。

“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溜溜吧，繁。”太吉郎说。
他们刚要往回走，只见樱花林对面、高松树下的折凳旁边，有六七个朝鲜妇女身穿朝鲜服装，敲着朝鲜大鼓，跳起了朝鲜舞。这边的情景远比那边的要幽雅得多。透过松林的绿叶缝间，也可以窥见山樱的花。
千重子停下脚步，欣赏了一会儿朝鲜舞蹈。
“爸爸，还是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啊。植物园怎么样？”
“是啊，那边可能会好一点。御宝的樱花只要看上一眼，也就算领略到春天的大自然景色啦。”太吉郎说着走出山门，乘上了汽车。
植物园从今年四月起重新开放。开往植物园的新辟电车，从京都车站频频开出。
“植物园也拥挤的话，咱们就到加茂川岸边走走吧。”太吉郎对阿繁说。

汽车在满目嫩嫩叶的市街奔驰。古色古香的房子，看上去要比新建的楼房更衬托出嫩叶的勃勃生机。
植物园打门前的林荫道起，就显得宽广明亮。左边就是加茂川的堤岸。
阿繁把门票掖在腰带里。开阔的景致使她的心情豁然开朗。在批发商店街看见的山，也仅仅是其中一角。何况阿繁很少出店铺走到马路上来呢。
走进植物园，只见正面喷泉四周开满了郁金香。
“这种景色已经失去了京都的情调，难怪美国人要在这儿盖住宅了。”阿繁说。
“喏，最里头就是。”太吉郎答道。
来到喷泉附近，春风轻轻吹拂过来，四处飞溅起小小的水沫。喷泉的左边，修建了一间相当大的钢筋玻璃圆屋顶温室。他们三人没有进去，只是隔着玻璃观赏各种热带植物。因为他们散步的时间很短。路的左边，挺拔的雪杉正在抽芽。下层的枝桠贴近地面伸展开去。它虽是针叶树，但那新芽却悠悠的翠绿，一般来说是不会使人联想到“针”字的。它和唐松不同，不是落叶松。假使是落叶松，是不是也有令人着迷的嫩叶呢？
“我与大友先生的公子说了一通哩。”太吉郎没头没脑地说，“不过，他的手艺比他父亲棒，目光也很敏锐，能够看透人家的心思。”
太吉郎喃喃自语，阿繁和千重子当然不会十分明白他说的什么。
“您看见秀男先生了吗？”千重子问。
“听说他是个纺织能手哩。”阿繁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因为太吉郎向来讨厌人家刨根问底。
从喷泉右边往前走到尽头，向左拐就是儿童游戏场。频频传来了孩子们的嬉戏喧闹声。草坪上还堆放着许多小玩意儿。
太吉郎他们三人从树荫下向右拐，出乎意料地下到了郁金香园。满园怒放着郁金香，美得几乎使千重子叫喊起来。有红的、黄的、白的，还有黑茶花般的深紫色，而且都很大，在各自的园地的争艳斗丽。
“嗯，就用郁金香了作新和服的图案吧。只是还嫌俗气点，不过……”太吉郎也叹了一口气。
如果把抽满嫩芽的雪杉下层的枝桠比作孔雀开屏，那么，又该把这里的花团锦簇、竞相怒放的郁金香比作什么呢？太吉郎边想边继续观赏着。仿佛空气也染上了绚烂的色彩，直渗到人们的心间。阿繁同丈夫保持一定的距离，紧挨着女儿身旁。千重子心里觉得好笑，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
“妈，白郁金香园前面那堆人，好像是在相亲哩。”千重子向母亲窃窃耳语。
“噢，可能是吧。”
“咱们去看看吧，妈。”
母亲被女儿拽着袖子走。
郁金香园的前面有喷池，池中有鲤鱼。
太吉郎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近去看郁金香的花。他弯下身子，几乎碰到花丛，饱览了一番，

然后折回母女跟前，说：
“西方的花再娇艳，也会看腻的。爸爸还是觉得竹林好。”
阿繁和千重子也站了起来。
郁金香园是块洼地，四周有树丛围着。
“千重子，植物园是西式庭园吗？”父亲问女儿。
“这不太清楚。不过，好像有点西方的味道。”千重子回答说，“为了妈妈，咱们再多待一会儿好吗？”
太吉郎无可奈何，又在花丛中走起来。
“佐田先生……没错，是佐田先生。”有人喊道。
“啊，是大友先生。秀男一道来了吗？”太吉郎说，“没想到会在这儿……”
“可不，我也没想到……”宗助说着，深深鞠了一躬。
“我很喜欢这里的樟树林荫道，一直等待植物园的重新开放。这些樟树都有五六十年了。我们是信步走过来的。”宗助又抱歉说：“前些日子，我孩子太不懂礼貌了……”
“年轻人嘛，没什么。”
“你是从嵯峨来的？”
“唔，我是从嵯峨来的，阿繁和千重子从家里……”
宗助走到阿繁和千重子跟前，向她们寒喧了一番。
“秀男，你看这郁金香怎么样？”太吉郎多少带点严肃的口吻说。
“花是活的。”秀男再次愣头愣脑地说了一句。
“活的？不错，的确是活的。不过，花太多，都已经有点看腻了……”太吉郎说罢，把脸扭向一边。
花是活的。它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活得绚丽夺目。来年再含苞、开花——就像大自然一样充满生机……
太吉郎仿佛又挨了秀男一闷棍似的。
“只怪自己目光短浅呀。我虽然不喜欢用郁金香做和服和腰带的图案，但是出自名家的手，即使是郁金香图案，也会有长久的生命。”太吉郎的脸依然扭向一边，“就以古代书写断片来说也一样，再也没有比这古都的更古老了。这么美的东西，却没人愿意去画，只是临摹。”
“……”
“就拿树来说吧，也没有什么古树比这京都的更古老的了，不是吗？”
“我的话没有那么深奥，我每天嘎哒嘎哒地操作织机，没想过这么深奥的问题。”秀男说着低下了头，“不过，比如说吧，令嫒千重子小姐要是站在中宫寺或者广隆寺的弥勒佛爷前面，她不知要比佛爷美多少倍呢！”
“这话你说给千重子听，让她也高兴高兴吧。不过，这比喻太不敢当了……秀男，我女儿会很快变成老太婆的。会很快的。”太吉郎说。
“是吗。我说过郁金香是活的。”秀男加重语气说，“它开花的时间虽短暂，但它整个生命的火花却是灿烂的。现在正是开花时节。”
“那是啊。”太吉郎转过身来，面对着秀男。
“我并没有想请您让我织一条能系到孙辈的腰带。我现在……只是希望您能让我织一条哪怕系一年，但系起来能称心、舒服的就好。”
“风格高啊！”太吉郎点了点头。
“没法子。和龙村先生他们不同。”
“……”
“我所以说郁金香是活的，就是出于这种心情。现在郁金香就是怒放，也难免会有两三片花瓣凋谢。”
“是啊。”
“就是落花吧，樱花纷纷扬扬地飘落，自由一番风趣，但不知郁金香怎样？”
“花瓣也会四下飘落吧……”太吉郎说，“只是郁金香的花太多了，我有点厌烦。色彩过分鲜艳，

反而会令人感到索然无味……也许是我上年纪啦。”
“走吧。”秀男催促着太吉郎，“以往拿来我家的腰带，郁金香漏花纸板都不是活的。今天真是饱享眼福了。”
太吉郎一行五人，从低洼的郁金香园拾级而上。
石阶旁边，与其说是围上树篱笆，不如说是雾岛杜鹃花团簇锦，活像一道长堤。现在不是杜鹃花期，但它那小嫩叶子的悠悠绿韵，把盛开的郁金香衬托得更加娇艳。
登了上去，只见右边一片宽阔的牡丹园和芍药园。这些园圃也都还没有开花。而且，大概是新辟的吧，他们对这些园圃都不太熟悉。
然而，东面可以望见比睿山。
从植物园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望及比睿山、东山和北山。但是芍药园东面的比睿山，好像就在正面。
“也许是由于雾霭浓重，比睿山看起来显得特别低矮。”宗助对太吉郎说。
“有了春霞才显得优美……”太吉郎眺望了一会儿，又说，“不过，大友先生，看了那春霞，你不觉得春天已经渐渐远去了吗？”
“是吗？”
“看到那浓雾，反而……春天也即将逝去。”
“是啊。”宗助又说，“真快啊，我都还没好好去赏赏花呐。”
“也没什么新奇的。”
两个人默默地走了一会儿。
“大友先生，咱们打你喜欢的那条樟树林荫道走回去吧。”太吉郎说。
“太好了，谢谢。我要是能走走那条林荫道，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来时也是走那条路的，不过……”宗助说罢，回头问千重子：“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路旁的樟树，枝干左右盘缠。枝梢上的新叶，还是一片娇嫩而略呈红色。虽然没有风儿，但有的枝梢却轻轻地摇曳着。
他们五人慢步走着，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在林荫下，各人都涌起不同的思绪。
太吉郎的脑子里索绕着秀男的话。秀男曾说千重子美极了，还把她比作京都最风雅的佛像。难道秀男已被千重子迷到这种程度了吗？
“可是……”
假如千重子和秀男结婚，她能在大友纺织厂里占据什么位子呢？要像秀男的母亲那样起早摸黑地挠丝吗？
太吉郎回过头来，看见千重子只顾同秀说话，不时地点头。
太吉郎心想：即便“结婚”，千重子也不一定要嫁到大友家去，可以把秀男招来当佐田家的养老女婿嘛。
千重子是独生女。如果把她嫁出去，母亲阿繁该不知有多伤心啊！
当然，秀男也是大友的长子。他父亲宗助曾说过：秀男的手艺比自己棒。不过，宗助还有老二、老三嘛。
此外，佐田家的“丸太”商号，虽说生意已日渐惨淡，甚至连店内的陈旧设备也无力更新。但它毕竟是中京的批发商，不同于只拥有三台纺织机的纺织作坊。一个雇工都没有，光靠家庭手工，生活也可想而知了。这从秀男的母亲浅子的那副表情，以及厨房的简陋设备，就看得出来。即使秀男是长子，但同他们商量商量，说不定会同意让秀男当千重子的入赘女婿呢。
“秀男这孩子很稳重。”太吉郎试探宗助说，“虽年轻，但为人可靠啊。真是……”
“噢，谢谢。”宗助若无其事地说，“他干起活来，倒是蛮卖力气的。不过，在人前尽出纰漏，鲁莽……叫人不放心啊。”
“那好嘛。我打那次以后，一直挨秀男训……”太吉郎反而高兴地说。
“真是的，请你原谅，那孩子太……”宗助鞠了鞠躬，“连父母的话，他不理解的就不听从。”
“这很好嘛。”太吉郎点点头，“今天又为什么只带秀男一个人出来呢？”
“如果连他弟弟也带来，家里的织机不就得停下来了吗？加上这孩子个性倔强，我想让他在我

所喜欢的樟树林荫道上走走，也许能使他受到熏陶，变得温柔些……”
“这条林荫道真好啊。其实，大友先生，你要知道，我也是受到秀男的好心劝告，才把阿繁和千重子带到这儿来的呀。”
“真的？”宗助惊讶地瞧着太吉郎的脸，“恐怕是你想见见令媛吧。”
“不，不！”太吉郎连忙否认。
宗助回过头，只见秀男和千重子走在后面，阿繁落在最后。
走出植物园的大门，太吉郎对宗助说：
“就坐这辆车子走吧。西阵不远。这工夫我们还要到加茂川边走走……”
正当宗助踌躇的时候，秀男说了一句“那么，我们不客气了”，便让父亲上了车。
佐田一家站着目送车子。宗助从坐席上欠起身子，行了个礼。但秀男则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这孩子真有意思。”太吉郎想起扇秀男一记耳光的事来，一边忍住笑一边说，“千重子，你和秀男谈得很投缘呀，他在年轻姑娘面前胆怯吗？”
千重子的眼光里露出腼腆的神色，说：
“你是说在樟木林荫道上？……我只听他讲，不知他为什么这样兴冲冲地同我谈了这许多呢？……”
“那是因为他喜欢千重子呗，连这点你都不明白？他曾说你比中宫寺和广隆寺的弥勒佛爷还美呐……连爸爸都吓一跳，那么一个别扭的小伙子，竟会说出这样了不起的话来。”
“……”千重子也吃了一惊，脸唰地涨红到了耳朵根。
“他和你都说了些什么了？”父亲探问。
“说了些西阵手织机命运一类的事。”
“命运？嗯？”父亲沉思起来。
“提起命运，好像很深奥。其实，命运……”女儿回答。
出植物园，右边加茂川的堤岸上立着一排排松树。太吉郎率先穿过松林，下到河滩上。虽叫河滩，其实就是一片长着嫩草的细长条的绿野。突然传来一阵水流声。
一群上了年纪的人坐在嫩草地上，打开了饭盒；也有些青年男女，双双悠然漫步。
河对岸，在上车道的下面，有块专供游人散步的地方。透过稀稀疏疏的樱树，可以看见后面正中的爱宕山，它与西山相连。河流上游，快贴近北山。这一带是风景区。
“咱们坐下来吧。”阿繁说。
从北大路桥下，可以窥见河边的草地上晾晒着友禅绸子。
“哦，到底是春天啊！”阿繁四下看了看说。
“繁，你觉得秀男这孩子怎么样？”太吉郎问。
“什么怎么样？这是什么意思？”
“招个养老女婿……”
“什么？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些事……”
“人蛮稳重的。”
“虽然不错，可是，还得先问问千重子。”
“千重子早就说过绝对服从啦。”太吉郎说着望了望千重子：“对吧，千重子。”
“这种事不能强制呀！”阿繁也看了看千重子。
千重子低下了头，脑子里浮现出水木真一的身影。那是幼年时代的真一。画眉毛，涂口红，化妆打扮成王朝的装束，乘上了祇园节的山车，这是真一的童男形象——当然，那个时候，千重子也是个小孩子。

古都

北山杉

自平安王朝始，在京都，论山就得数比睿山，论节日就可算加茂的节日了。
五月十五日的葵节已经过去了。

打昭和三十一年起，就让斋王[斋王，天皇即位时，每每选未婚的公主侍奉伊势神宫和贺茂神社，此人称为斋王。]加入了葵节的敕使队伍。这是古时候的一种仪式，相传斋王在隐居斋院之前，要在加茂川把身体洗净。由坐在轿子上、身穿便礼服的女官领先，女嬬[女嬬，属内侍司，在宫中掌管扫除、点灯的女官。]和童女等随后，乐师奏着雅乐，斋王则穿一身十二单衣坐在牛车上，游行过去。由于这身装束，加上斋王是由女大学生一般年龄的人装扮，所以看上去更加风雅华丽。
千重子的同学中，有个姑娘被选上扮斋王。那时候，千重子她们也曾到加茂的堤岸上观看游行队伍。
在古神社、古寺院甚多的京都，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大小小的节日。翻开日历，整个五月份，不是这儿就是那儿，总有热闹可看。
献茶[献茶，供奉神佛的茶。]、茶室、郊游临时休息地、茶锅等，总有用场，甚至供不应求。
今年五月，千重子连葵节也没去参加。五月多雨，是个原因。但是小时候经常被领去参加各种节日，不稀罕了，也是原因之一吧。
花固然美，但千重子却喜欢去看新叶的嫩绿。高雄附近枫树的新叶自不消说，若王子一带的，她也很喜欢。
友人从宇治寄来了新茶。千重子一边沏茶一边说：
“妈妈，咱们今年连去看采茶的事也都忘记了。”
“采茶嘛，现在还有吧？”母亲说。
“也许还有。”
那时候，植物园里林荫道旁的樟树正在抽芽，就像花一般的美丽，大概也是属于抽芽稍晚的吧。
千重子的女朋友真砂子挂来了电话。
“千重子，去不去看高雄的枫树嫩叶？”她邀请千重子说，“现在比看红叶的时候人少……”
“不会太晚吗？”
“那儿比城里冷，大概还可以吧。”
“嗯，”千重子稍顿了顿，接着又说，“本来看过平安神宫的樱花，就该去看周山的樱花才好呢。可是全给忘了。那棵古树……樱花已经看不成了，不过我想去看北山的杉树哩。从高雄去很近嘛。望着那挺拔秀丽的北山杉，就会感到心情舒畅。你愿意陪我去看杉树吗？比起枫树，我更想看北山的杉树啊。”

千重子和真砂子觉得既然已经来到这儿，就决定还是去看看高雄的神护寺、槙尾的西明寺和栂尾的高山寺等处的枫树绿叶。
神护寺和高山寺的坡道都很陡峭。已经穿上西式夏装、脚登矮跟皮鞋的真砂子倒还好，担心的是穿着和服的千重子不知怎么样。她偷偷瞧了一眼千重子。然而，千重子显得毫不费劲的样子。
“你干吗总是那样瞧着我？”
“真美啊！”
“真美啊！”千重子停住脚步，俯视着清泷川那边说，“本以为树木都已郁郁葱葱，那里会很热闹的，可没想到会这样凉爽啊。”
“我是说……”真砂子，“千重子，我是说你呀！”
“……”
“人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美人儿啊！”
“讨厌鬼！”
“素雅的和服在万绿丛中把你的美貌衬托得更加迷人啦。你要是穿上华丽的衣裳，会更加漂亮的……”
千重子穿一身不甚鲜艳的紫色和服，系的是她父亲毫不吝惜地剪给她的那条红白相间的腰带。
千重子登上了石阶。真砂子在想神护寺的平重盛[平重盛（1138—1179），平安王朝末期的武将。]、源赖朝[源赖朝（1147—1199），镰仓幕府的将军，武家政治的创始人。]的肖像画和世界驰名的安德烈・马尔罗[安德烈・马尔罗（1901— ），法国作家、政治家。]的肖像画，她好像发现在

重盛的脸颊上还是什么地方隐约残留下绯红的时候，才说出那句话的。而且，千重子从前也听到真砂子讲过好几次同样意思的话。
在高山寺，千重千喜欢从石水院那宽阔的廊道上眺望对山的姿容。也喜欢观赏祖师明惠上人[明惠上人（1173—1232），镰仓时代的华严宗高僧。]树上坐禅的肖像画。在壁龛旁边摊放着一幅《鸟兽图》的复制品。她们两个人受到了招待，在这条廊道上喝茶。真砂子不曾从高山寺再往里走。那儿是游人止步的地方。
千重子记得父亲曾带她到周山赏花，摘了笔头菜就回去了。笔头菜又粗又长。此后，每次到高雄来，哪怕是一个人，她也要到北山的村庄走一趟。如今它已经合并到市里，成了北区中川北山町了。这里只有百二三十户人家，似乎叫做村更合适。
“我走惯路，咱们走走吧。”千重子说，“再说，又是这么好的路。”
走到清泷川岸边，有一座陡峭的山必将过来。不一会儿，就看见一片美丽无比的松林。笔直参天的杉树非常整齐地耸立着。一看就知道是经过人工精心修整的。只有这个村庄才能出产这种有名的木材——北山圆木。
下午三点大概是工间休息的缘故，有一群像是割草的妇女从杉山赏花走了下来。
真砂子突然站住，呆呆地凝望着人群中的一个姑娘：
“千重子，那个人很像你，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不是？”

那姑娘上身穿藏青地碎白花纹的窄袖和服，双肩上斜系着揽袖带[揽袖带，日本妇女在劳动时为了挽起和服的长袖，斜系在双肩上而在背后交叉的带子。]；下身穿裙裤[裙裤，日本妇女在劳动时穿的一种扎脚裤。]，系着围裙；手戴手背套[手背套，日本妇女在劳动是为了保护手背，用布或皮做的一种手背套。]，头上还扎了头巾。围裙一直绕到背后，两旁开叉。她身上只有揽袖带和从裙裤露出来的细腰带是带红色的。其他姑娘也是同样的装扮。
大原女[大原女，由京都大原乡到京都市里卖柴的妇女。]或白川女打扮都相似，像古装玩偶的样子。她们全是穿山上的劳动服，不像是要进城卖东西的模样。可能这就是日本野外或山上劳动的妇女形象吧。
“像极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千重子你好好看看。”真砂子一再说道。
“是吗？”千重子并没认真看，“你啊，别太冒失了。”
“什么冒失，那么漂亮的人儿……”
“漂亮倒是漂亮，不过……”
“简直就像你的异母姐妹啊！”
“瞧你，这样冒失！”
真砂子被她这么一说，这才察觉到自己的失言，太离奇了，她都快要笑出声来，于是又强忍住笑，说：
“人的相貌，虽然也会偶然相像，可却没有这么像的啊！”
那个姑娘和她身边的姑娘们没有注意到千重子她们俩，便擦身走了过去。
那个姑娘把头巾扎得很低，只露出一点前发，几乎遮住了半边脸。不像真砂子所说的，可以看清楚她的脸。也没能相对而视。
再说，千重子曾多次来过这个村子，看见过男人们把大杉圆木的树皮粗粗的剥掉之后，再由妇女仔细地剥一遍，然后用水或温泉水拌和菩提瀑布的砂子，轻轻地刷洗着圆木的情景，她还模模糊糊地记得那些姑娘的面孔。那些加工活儿都是在路旁或户外进行的，而在这小小的山村里，不至于有那么多姑娘。当然，她也没有把每个姑娘的面孔都一一仔细地观察过。
目送姑娘们的背影远去之后，真砂子也稍稍平静了一些。
“真奇怪呀！”她一连说了几遍，然后要仔细大量千重子的脸似的歪了歪头，“的确很像啊！”
“什么地方像呢？”千重子问。
“是啊，怎么说呢？总觉得很像。可是，很难具体说什么地方像，许是眼睛或是鼻子……不过，中京的小姐和山村的姑娘当然是不一样喽。请原谅。”
“瞧你说的……”

“千重子，咱们跟上去，到她家去瞧瞧好吗？”真砂子恋恋不舍似的说。
“到她家去瞧瞧好吗”这种话，即使出自开朗的真砂子之口，也仅是说说而已。然而，千重子却放慢了脚步，几乎要停了下来。她时而仰望杉山，时而凝视堆放在家家户户门前的杉圆木。白杉圆木都是一般粗大，磨得非常好看。
“简直像手工艺品呀。”千重子说，“据说也用她来修建茶室，甚至还远销东京、九州呢……”
在靠近屋檐前的地方，整齐地立着一排圆木；二楼也立着一排。有一处人家，二楼那排圆木前面，晾晒着汗衫等衣物。真砂子好奇地望着说：
“这家人说不定就住在圆木排中呢。”
“你真冒失啊，真砂子……”千重子笑了，“在圆木小屋旁边，不是有很好的住家吗？”
“唔，二楼上还晾晒着衣服呐……”
“真砂子，你说那位姑娘像我，也是这样信口开河的吧。”
“那个和这个是两码子事。”真砂子认真起来，“我说你像她，你觉得遗憾吗？”
“一点也不觉得遗憾。不过……”千重子说话间，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那姑娘的眼神来。一个健康的劳动形象，眼睛里却蕴含着深沉而忧郁的神色。
“这个村子的妇女都很能干啊。”千重子要回避什么似的说。
“女人和男人一起干活，没有什么稀奇的。庄稼人嘛，就是那样子。卖菜的、卖鱼的何尝不是……”真砂子轻快地说，“像你这样的小姐才看见什么都钦佩呢。”
“别看我这样，我也会干活的呀，你才是个小姐呢。”
“哦，我是不干活儿的。”真砂子干脆地说。
“干活儿，说起来简单……真想让你看看这个村子的姑娘干活儿的情景呢。”千重子又把视线投向杉山，说：“已经是开始整枝的时候了吧。”
“什么叫整枝？”
“为了使杉树长好，用刀把多余的枝桠砍掉。人们有时还要使用梯子，有时则像猴子一般从这棵杉树梢荡到另一棵杉树梢……”
“多危险啊！”
“有的人一早爬上去，直到吃午饭的时候也不下来……”
真砂子也抬头望了望杉山。笔直耸立着的一排排树干，实在美极了。残留在树梢顶端的一簇簇叶子，也像是一种精巧的工艺品。
山不高，也不太深。山巅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的一棵棵杉树，仿佛一抬头就可望及。这些杉木是用来修建茶室的，所以杉林的形态看上去也有茶室的情调。
只是，清泷川两岸的山，十分陡峭，坠落在狭窄的盆地上。据说，此地雨量多，阳光少，这是栽培有名杉木的天然条件之一。自然也能防风吧。假使遇上强风，杉树就会从新长的娇嫩地方弯曲或歪扭。
村子里，只有在山脚下和河岸边排了一排房子。
千重子和真砂子一直走到这个小小村庄的尽头，然后再折回来。
那里有一户磨圆木的人家。妇女们把泡在水里的圆木拿起来，用菩提瀑布的砂子细心地磨着。这种砂子是红色的，像粘土一样。据说是从菩提瀑布的下游取来的。
“如果那种砂子用完了怎么办？”真砂子问。
“一下雨，砂又会跟着瀑布一起冲下来，堆积在下游处。”一个年长的妇女答道。
真砂子心想：这回答得多么乐观啊。
但是，正如千重子所说的，这里的妇女干起活来可真卖力气。那圆木有五六寸粗，可能是用来做柱子的吧。
据说把磨好的圆木用水洗净晾干，再卷上纸，或者捆上稻草，然后出售。
一直到清泷川石滩，有的地方还种有杉树。
真砂子看见山上种植的整齐的杉树和屋檐前屹立的成排杉木，不由得想起京城古色古香的房子那一尘不染的红格子门来。
村子入口处，有个叫菩提道的国营公共汽车站。再往上走，可能就有瀑布了。

她们两个人在这儿乘公共汽车回家。沉默了片刻，真砂子猛然说了一句：
“一个女孩子要能像杉树那样得到栽培，挺拔地成长起来就好了。”
“……”
“可惜我们得不到那样的精心栽培啊！”
千重子都快要笑出声来了。
“真砂子，你有过约会吧？”
“唔，有过。坐在加茂川边的草地上……”
“……”
“木铺街的商店，客人也多起来。都掌灯了，我们得往回走啦，不知道商店里都是些什么人。”
“今天晚上？……”
“今晚七点半也有约会，现在天还没擦黑呢。”
千重子很羡慕真砂子的这种自由。

千重子和双亲三个人，正在面对中院的内客厅里吃晚餐。
“今天这瓢正饭馆的竹叶卷寿司是岛村送来的，请多吃点儿。我只做了个汤，请原谅。”母亲对父亲说。
“是吗？”
家鲫鱼做的竹叶卷寿司，是父亲最爱吃的。
“因为名厨师回来得晚……”母亲指得是千重子，“她又和真砂子去看北山的杉树了……”
“嗯。”
伊万里[伊万里位于佐贺县西郊，盛产陶瓷器。]磁盘里盛满了竹叶卷寿司。剥开包成三角形的竹叶，就看见饭卷上放着一片薄薄的家鲫鱼。汤主要是豆皮加少许香菇。
太吉郎的铺子像正面的格子门那样，还保留着京都批发商的风格，可是现在已经改成了公司，原先的代理人和店员都成了职员，大部分人改成每天从家里来上班，只有从近江来的两三个店员则住在镶着小格子窗的二楼上。晚饭时间，后面很安静。
“千重子很爱去北山杉村。”母亲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我觉得杉树都长得亭亭玉立，美极了。要是人们的心也都这样，该多好啊。”
“那不是跟你一样了吗？”母亲说。
“不，我的心是弯弯曲曲的……”
“那也是。”父亲插进来说，“无论多耿直的人，也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
“那不也挺好吗？有像北山杉村那样的孩子，固然可爱；可是，没有啊。即使有，一旦遇上什么事，很容易受骗上当。就拿树来说吧，不管它是弯也罢，曲也罢，只要长大成材就好……你瞧，这个窄院子里的那棵老枫树。”
“千重子这孩子太好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母亲泛起了不悦的神色。
“知道，我知道，千重子是个正直的孩子……”
千重子把脸扭向中院，沉默了一会儿。
“像那棵枫树多顽强啊，可在我身上……”千重子的话里带着哀伤的情调，“我顶多就像生长在枫树干小洞里的紫花地丁。哎呀，紫花地丁的花，不知不觉间也凋谢了。”
“真的……明春一定还会重新开花的。”母亲说。
低下头来的千重子，把目光停在枫树根旁那座雕有基督像的灯笼上。借助屋里的灯光，已经看不清那剥蚀了的圣像，但她好像在祈祷什么。
“妈妈，真的，我是在什么地方生的？”
母亲和父亲面面相觑。
“在祇园的樱花树下呀！”太吉郎断然地说。

什么晚上在祇园樱花树下生的，这个是有点像《竹取物语》[《竹取物语》是日本最早的一部短

篇小说，赫映姬是书中的主人公。]这个民间故事了吗？据说赫映姬就是从竹节之间生出来的。正因为这样，父亲反而断然说出来。
千重子心想：要是真在樱花树下生的，也许会像赫映姬那样，有人从月宫里下来迎我回去呢。她觉得这种想法有点滑稽，也就没有说出口来。
无论是被遗弃还是被抢，千重子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呢？父母不知道。也许连千重子的生身父母是谁，他们也都不知道呢。
千重子后悔自己不该问这些不得体的话。但是，她觉得还是不道歉为好。那么，自己又为什么会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呢？连她自己也不明白，说不定是因为她模模糊糊地想起了真砂子说过的：北山杉村有个姑娘长得跟她一模一样……
千重子不知往哪儿看好，于是她仰望着大枫树的顶梢。是月亮出来了，还是繁华街的灯火映照，夜空显得一片白茫茫的。
“天空也呈现出夏天的色彩啦。”母亲阿繁也仰望着天空说，“喂，千重子，你就是在这家生的。虽说不是我生的，可是就是在这家生的啊！”
“是啊。”千重子点了点头。
正如千重子在清水寺对真一说过的，千重子不是阿繁夫妇从赏夜樱的圆山公园里抢来的，而是被人扔在店铺门口，太吉郎把她抱回来的。
这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当时太吉郎还是个三十岁出头的人，生活相当放荡不羁。妻子不敢轻易听信丈夫的话。
“别说得好听……你抱来的这孩子，说不定是你跟艺妓生的吧。”
“不要胡说！”太吉郎变了脸色，“你好好看看这孩子身上穿的，是艺妓的孩子吗？瞧，是艺妓的孩子吗？”太吉郎说着，把婴儿推给了阿繁。
阿繁接过婴儿，把自己的脸贴在婴儿冰冷的脸颊上。
“这孩子，你打算怎么办？”
“到里头再慢慢商量，干吗发愣啊？”
“这是刚生下来的啊！”
没找着婴儿的亲生父母，不能收做养女，所以户口册上申报为太吉郎夫妇的亲生闺女，取名千重子。
按通常说法，抱一个孩子来抚养，自己也就会亲生一个孩子。可是，阿繁没有生过孩子。千重子就作为太吉郎他们的独生女，受到抚育和宠爱。随着岁月的流逝，太吉郎夫妇也不再为这孩子究竟被谁遗弃而烦恼。至于千重子的亲生父母是死是活，更无从知晓。
当天晚饭后，只拾掇拾掇竹叶卷寿司的竹叶子和汤碗就完了，比较简单，这全由千重子一个人负责。
然后，千重子躲到后面二楼自己的寝室里，欣赏父亲带去嵯峨尼姑庵的保罗·克利和却加尔的画集。后来千重子睡着了。不一会儿，她就被噩梦魇住，发出“啊！啊！”的声音惊醒了。
“千重子，千重子！”从隔壁传来了母亲的叫唤声，没等千重子答应，隔扇门就打开了。
“你做梦啦？”母亲说着走了进来，“是做噩梦？……”
于是她在千重子的身边坐下，开亮了千重子枕边的电灯。
千重子已经坐在睡铺上了。
“唉呀，出这么多汗。”母亲从千重子的梳妆台上拿了一条纱手巾，擦着千重子额上和胸脯的汗珠子。千重子任凭母亲揩拭。母亲暗自想道：这胸脯多么娇美而白嫩啊。
“来擦擦胳肢窝……”母亲把手巾递给了千重子。
“谢谢您，妈妈。”
“做噩梦啦？”
“是啊，梦见从高处摔下来……咚地一声就掉进了一个郁绿可怕的无底深渊里了。”
“谁都会做这种梦的，”母亲说，“但总也掉不到底啊。”
“……”
“千重子，别着凉喽，换件睡衣吧。”

千重子点点头，可是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她刚要站起来，就觉得脚跟有点不稳。
“得了，得了，妈妈给你拿。”
千重子原地坐着，腼腆而麻利地更换了睡衣。她正要去叠换下了的衣裳，母亲就说：
“不用叠了。就拿去洗吧。”母亲把衣裳拿过来，扔到犄角的衣架上。然后，又坐到千重子的枕边：“做这点梦……千重子，你不是发烧吧？”
母亲说着，用掌心摸了摸女儿的额头。非但没有发烧，反而是冰凉的：
“大概是上北山杉村去，太累了吧。”
“……”
“瞧你这副心神不定的神色，妈到这儿来陪你睡。”
母亲说罢，就要去把铺盖搬来。
“谢谢妈……我已经不要紧了，您放心睡去吧。”
“真的？”母亲一边说一边钻进千重子的被窝，千重子把身子挪向一旁。
“千重子，你已经这样大了，妈再不能抱着你睡了。啊，多有意思呀！”
然而，母亲先安稳地睡着了。千重子怕母亲的肩膀着凉似的用手探了探，然后灭了灯。千重子却辗转不能成眠。
千重子做了一个长梦。她对母亲说的，只是这个梦的结尾。
开始，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是介于梦和现实之间，她非常高兴地回想起了今天和真砂子要到北山杉村去的情景。说也奇怪，真砂子所说的酷似她的那个姑娘的形象，远比那村庄的情景更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记忆里。
后来，在梦的结尾，她掉进了一个郁绿的深渊里。那绿色也许就是留在她心灵上的杉山吧。

鞍马寺举行的伐竹会[伐竹会即指每年六月二十日，京都鞍马寺在该寺毗沙门堂上举行由众法师持大刀砍伐青竹的仪式，叫做伐竹会。]是太吉郎所喜欢的一种仪式。大概是因为它具有男子汉的气魄吧。
这种仪式，太吉郎年轻时就看过多次，并不觉得新奇。不过，他想带千重子去看看。何况据说今年因经费关系，鞍马寺十月间的火节也不举行了。
太吉郎担心下雨。伐竹会在六月二十日举行，正是梅雨季节。
十九日那天的雨，下得比平日的梅雨大。
“这么下下去，明天恐怕举行不了啦。”太吉郎不时地望望天空。
“爸爸，下点雨算得了什么呢。”
“话虽如此，”父亲说，“天气不好总是……”
二十日，雨还在下个不停，空气有点潮湿。
“把窗户和柜门都关上吧。讨厌的湿气会使和服料子上潮的。”太吉郎对店员说。
“爸爸，不去鞍马寺了吗？”千重子问父亲。
“明年还举行，今年不去算了。鞍马山浓雾弥漫，也没什么可……”
为伐竹会效力的不是僧侣，主要是乡下人。他们被称作法师。十八日就得为伐竹做准备，将雄竹和雌竹各四根，分别横捆在大雄宝殿左右的圆柱上。雄竹去根留叶，雌竹则留根去叶。
面对大雄宝殿，左边叫丹波座，右边叫近江座，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称呼。
轮到主持仪式的家人，就得穿着世袭的素绸服，脚登武士草鞋，系上揽袖带，头缠五条袈裟的僧侣冠，腰间插着两把刀，掖着南天竹叶子，伐竹用的樵刀则放在锦囊里。在开路人的引领下，向山门进发。
约莫在下午一点，身穿十德服[十德服，袖根缝死的一种日本服。]的僧侣吹起海螺号，就开始伐竹。
两名童男齐声对管长[管长，管理一个宗派之长者。]说：
“伐竹之神事，可庆可贺。”
然后，童男分别走到左右两个座位上，各自夸赞说：
“近江之竹，妙哉！”

“丹波之竹，妙哉!”
伐竹人首先把捆在圆柱上的粗大的雄竹砍下来，然后整理好。细长的雌竹则原封不动地放置在那儿。
童男又报告管长说：
“砍完竹了。”
僧侣们走进大殿颂经。然后撒供神的夏菊花，以代替莲花。
接着，管长从祭坛上走下来，打开丝柏骨扇子，上下扇了三遍。
随着众人的“啊!”声，两个人在近江、丹波两座位上各自把竹子砍成三段。这就是伐竹会的仪式。
太吉郎本想让女儿去看看这种伐竹仪式。由于天下雨，就有点犹豫不决。正在这时，秀男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小包走进格子门来，说：
“我好不容总算把小姐的腰带织出来了。”

“腰带？……”太吉郎有点诧异，“是我女儿的腰带吗？”秀男跪坐着后退了一步，恭恭敬敬地低头施了个礼。
“是郁金香图案的……”太吉郎爽快地说。
“不，是您在嵯峨尼姑庵里画的……”秀男认真的说，“那时候我太幼稚了，对佐田先生实在失礼了。”
“哪里，那只是我的业余爱好，随便画画罢了。经你规劝，我才恍然大悟，我要感谢你才对。”
“那条腰带我已经织好带来了。”
“什么？”太吉郎惊讶不已。“那张画稿，我把它揉成团扔到你发们家旁边的小河里去了。”
“您扔掉了？……原来是这样。”秀男沉着得就像目中无人似的，“您既然让我看过，那就却都印在我的脑子里了。”
“这大概就是生意人的本事吧。”太吉郎说着，沉下脸来。“不过，秀男，我扔到河里的画稿，你为什么要织它呢？嗯？为什么还要织它呢？”
太吉郎反复地说了好几遍，一股既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的情绪涌上了他的心头。
“秀男，你不是说过构思显得不协调，既荒凉又不健全吗？”
“……”
“所以一走出家门，我就把那张画稿扔到小河里去了。”
“佐田先生，请您原谅我吧。”秀男又一次鞠躬表示歉意，“当时我无可奈何地织了一些索然无味的东西，弄得疲惫不堪，心里很焦躁啊。”
“我也一样啊。嵯峨尼姑庵环境倒很清静，可是只有老尼姑一个人，还雇了个老婆子白天来帮忙，非常寂寞……加上我家生意清淡，因此我觉得你那番话倒也实在。像我这样一个批发商，又不是不画画稿就不能生活，更没有必要去画那种新奇的图案。然而……”
“我也有许多想法。自从在植物园里遇见小姐，我还在想。”
“……”
“请您看看腰带好吗？倘若不如意，您可以当场用剪子把它剪碎。”
“嗯，”太吉郎点点头，然后呼喊女儿：“千重子！千重子!”
在帐房里同掌柜并排坐着的千重子站了起来。秀男长着一双浓眉，他紧闭着嘴唇，似乎很有自信的样子，然后他解包袱皮的手却微微颤抖。
他不好对太吉郎说什么，于是转向千重子：
“小姐，请你看看。这是按照令尊的图案织的。”秀男说着就这么将卷着的腰带递给了她，而且显得特别拘束。
千重子稍微展开腰带的一端，说：
“啊，爸爸！这是在嵯峨从克利画集得到启发构思出来的吧。”她说着就把腰带放在自己的膝上摊开，“唉呀，好极了。”
太吉郎哭丧着脸，一声不言，但内心里却对秀男能把自己的图案记得那么牢，的确感到震惊。

“爸爸。”千重子孩子气地用兴奋的声调说：“的确是一条好腰带!”
“……”
千重子摸了摸腰带的质地，然后对秀男说：
“你织得非常结实呀!”
“嗯。”秀男低着头。
“可以在这儿抖开来看看吗？”
“行。”秀男回答。
千重子站起来，把腰带摊在他们两个人面前。她把手放在父亲肩上，就这么站着观赏起来。
“爸爸，您觉得怎样？”
“……”
“不是挺好看吗？”
“你真的觉得好看？”
“嗯。谢谢您了，爸爸。”
“你再认真看看。”
“花样多新颖啊，虽然也要可配什么和服……不过这的确是一条好腰带呀。”
“是吗。你既然那么喜欢，你就谢谢秀男吧。”
“秀男先生，谢谢。”千重子在父亲身后跪坐下来，向秀男鞠了个躬。
“千重子!”父亲喊了一声，“你看这条腰带协调吗？构思上的协调呀。”
“什么？协调？”千重子像是遭到了突然袭击，又看了看腰带，“所谓，还得看穿什么和服和什么人穿呢。不过……如今还时兴有意破坏协调的衣裳呐。”
“唔。”太吉郎点点头，“千重子，其实我让秀男看这条腰带画稿的时候，他就说不协调了。所以，我把那张画稿扔到秀男他们作坊旁边那条小河里去了。”
“……”
“然而，当我看到秀男织好的腰带，就觉得这不是和我扔掉的画稿一样的吗？虽然在颜料和彩线方面，色泽有点不同。”
“佐田先生，很抱歉，请您原谅。”秀男低头认错了，“小姐，我有个冒昧的请求，请你系上这条腰带试试看好吗？”
“就在这件和服上……”千重子站起来系上腰带。她突然变得漂亮多了。太吉郎的脸色也平和下来。
“小姐，这是令尊的大作啊!”
秀男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古都

祇园节
自平安王朝始，在京都，论山就得数比睿山，论节日就可算加茂的节日了。
五月十五日的葵节已经过去了。
打昭和三十一年起，就让斋王[斋王，天皇即位时，每每选未婚的公主侍奉伊势神宫和贺茂神社，此人称为斋王。]加入了葵节的敕使队伍。这是古时候的一种仪式，相传斋王在隐居斋院之前，要在加茂川把身体洗净。由坐在轿子上、身穿便礼服的女官领先，女孀[女孀，属内侍司，在宫中掌管扫除、点灯的女官。]和童女等随后，乐师奏着雅乐，斋王则穿一身十二单衣坐在牛车上，游行过去。由于这身装束，加上斋王是由女大学生一般年龄的人装扮，所以看上去更加风雅华丽。
千重子的同学中，有个姑娘被选上扮斋王。那时候，千重子她们也曾到加茂的堤岸上观看游行队伍。
在古神社、古寺院甚多的京都，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大小小的节日。翻开日历，整个五月份，不是这儿就是那儿，总有热闹可看。
献茶[献茶，供奉神佛的茶。]、茶室、郊游临时休息地、茶锅等，总有用场，甚至供不应求。

今年五月，千重子连葵节也没去参加。五月多雨，是个原因。但是小时候经常被领去参加各种节日，不稀罕了，也是原因之一吧。
花固然美，但千重子却喜欢去看新叶的嫩绿。高雄附近枫树的新叶自不消说，若王子一带的，她也很喜欢。
友人从宇治寄来了新茶。千重子一边沏茶一边说：
“妈妈，咱们今年连去看采茶的事也都忘记了。”
“采茶嘛，现在还有吧？”母亲说。
“也许还有。”
那时候，植物园里林荫道旁的樟树正在抽芽，就像花一般的美丽，大概也是属于抽芽稍晚的吧。
千重子的女朋友真砂子挂来了电话。
“千重子，去不去看高雄的枫树嫩叶？”她邀请千重子说，“现在比看红叶的时候人少……”
“不会太晚吗？”
“那儿比城里冷，大概还可以吧。”
“嗯，”千重子稍顿了顿，接着又说，“本来看过平安神宫的樱花，就该去看周山的樱花才好呢。可是全给忘了。那棵古树……樱花已经看不成了，不过我想去看北山的杉树哩。从高雄去很近嘛。望着那挺拔秀丽的北山杉，就会感到心情舒畅。你愿意陪我去看杉树吗？比起枫树，我更想看北山的杉树啊。”

千重子和真砂子觉得既然已经来到这儿，就决定还是去看看高雄的神护寺、槙尾的西明寺和栂尾的高山寺等处的枫树绿叶。
神护寺和高山寺的坡道都很陡峭。已经穿上西式夏装、脚登矮跟皮鞋的真砂子倒还好，担心的是穿着和服的千重子不知怎么样。她偷偷瞧了一眼千重子。然而，千重子显得毫不费劲的样子。
“你干吗总是那样瞧着我？”
“真美啊！”
“真美啊！”千重子停住脚步，俯视着清泷川那边说，“本以为树木都已郁郁葱葱，那里会很热闹的，可没想到会这样凉爽啊。”
“我是说……”真砂子，“千重子，我是说你呀！”
“……”
“人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美人儿啊！”
“讨厌鬼！”
“素雅的和服在万绿丛中把你的美貌衬托得更加迷人啦。你要是穿上华丽的衣裳，会更加漂亮的……”
千重子穿一身不甚鲜艳的紫色和服，系的是她父亲毫不吝惜地剪给她的那条红白相间的腰带。
千重子登上了石阶。真砂子在想神护寺的平重盛[平重盛（1138—1179），平安王朝末期的武将。]、源赖朝[源赖朝（1147—1199），镰仓幕府的将军，武家政治的创始人。]的肖像画和世界驰名的安德烈·马尔罗[安德烈·马尔罗（1901— ），法国作家、政治家。]的肖像画，她好像发现在重盛的脸颊上还是什么地方隐约残留下绯红的时候，才说出那句话的。而且，千重子从前也听到真砂子讲过好几次同样意思的话。
在高山寺，千重千喜欢从石水院那宽阔的廊道上眺望对山的姿容。也喜欢观赏祖师明惠上人[明惠上人（1173—1232），镰仓时代的华严宗高僧。]树上坐禅的肖像画。在壁龛旁边摊放着一幅《鸟兽图》的复制品。她们两个人受到了招待，在这条廊道上喝茶。真砂子不曾从高山寺再往里走。那儿是游人止步的地方。
千重子记得父亲曾带她到周山赏花，摘了笔头菜就回去了。笔头菜又粗又长。此后，每次到高雄来，哪怕是一个人，她也要到北山的村庄走一趟。如今它已经合并到市里，成了北区中川北山町了。这里只有百二三十户人家，似乎叫做村更合适。
“我走惯路，咱们走走吧。”千重子说，“再说，又是这么好的路。”
走到清泷川岸边，有一座陡峭的山必将过来。不一会儿，就看见一片美丽无比的松林。笔直参

天的杉树非常整齐地耸立着。一看就知道是经过人工精心修整的。只有这个村庄才能出产这种有名的木材——北山圆木。
下午三点大概是工间休息的缘故，有一群像是割草的妇女从杉山赏花走了下来。
真砂子突然站住，呆呆地凝望着人群中的一个姑娘：
“千重子，那个人很像你，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不是？”

那姑娘上身穿藏青地碎白花纹的窄袖和服，双肩上斜系着揽袖带[揽袖带，日本妇女在劳动时为了挽起和服的长袖，斜系在双肩上而在背后交叉的带子。]；下身穿裙裤[裙裤，日本妇女在劳动时穿的一种扎脚裤。]，系着围裙；手戴手背套[手背套，日本妇女在劳动是为了保护手背，用布或皮做的一种手背套。]，头上还扎了头巾。围裙一直绕到背后，两旁开叉。她身上只有揽袖带和从裙裤露出来的细腰带是带红色的。其他姑娘也是同样的装扮。
大原女[大原女，由京都大原乡到京都市里卖柴的妇女。]或白川女打扮都相似，像古装玩偶的样子。她们全是穿山上的劳动服，不像是要进城卖东西的模样。可能这就是日本野外或山上劳动的妇女形象吧。
“像极了。你不觉得奇怪吗？千重子你好好看看。”真砂子一再说道。
“是吗？”千重子并没认真看，“你啊，别太冒失了。”
“什么冒失，那么漂亮的人儿……”
“漂亮倒是漂亮，不过……”
“简直就像你的异母姐妹啊！”
“瞧你，这样冒失！”
真砂子被她这么一说，这才察觉到自己的失言，太离奇了，她都快要笑出声来，于是又强忍住笑，说：
“人的相貌，虽然也会偶然相像，可却没有这么像的啊！”
那个姑娘和她身边的姑娘们没有注意到千重子她们俩，便擦身走了过去。
那个姑娘把头巾扎得很低，只露出一点前发，几乎遮住了半边脸。不像真砂子所说的，可以看清楚她的脸。也没能相对而视。
再说，千重子曾多次来过这个村子，看见过男人们把大杉圆木的树皮粗粗的剥掉之后，再由妇女仔细地剥一遍，然后用水或温泉水拌和菩提瀑布的砂子，轻轻地刷洗着圆木的情景，她还模模糊糊地记得那些姑娘的面孔。那些加工活儿都是在路旁或户外进行的，而在这小小的山村里，不至于有那么多姑娘。当然，她也没有把每个姑娘的面孔都一一仔细地观察过。
目送姑娘们的背影远去之后，真砂子也稍稍平静了一些。
“真奇怪呀！”她一连说了几遍，然后要仔细大量千重子的脸似的歪了歪头，“的确很像啊！”
“什么地方像呢？”千重子问。
“是啊，怎么说呢？总觉得很像。可是，很难具体说什么地方像，许是眼睛或是鼻子……不过，中京的小姐和山村的姑娘当然是不一样喽。请原谅。”
“瞧你说的……”
“千重子，咱们跟上去，到她家去瞧瞧好吗？”真砂子恋恋不舍似的说。
“到她家去瞧瞧好吗”这种话，即使出自开朗的真砂子之口，也仅是说说而已。然而，千重子却放慢了脚步，几乎要停了下来。她时而仰望杉山，时而凝视堆放在家家户户门前的杉圆木。白杉圆木都是一般粗大，磨得非常好看。
“简直像手工艺品呀。”千重子说，“据说也用她来修建茶室，甚至还远销东京、九州呢……”
在靠近屋檐前的地方，整齐地立着一排圆木；二楼也立着一排。有一处人家，二楼那排圆木前面，晾晒着汗衫等衣物。真砂子好奇地望着说：
“这家人说不定就住在圆木排中呢。”
“你真冒失啊，真砂子……”千重子笑了，“在圆木小屋旁边，不是有很好的住家吗？”
“唔，二楼上还晾晒着衣服呐……”
“真砂子，你说那位姑娘像我，也是这样信口开河的吧。”

“那个和这个是两码子事。”真砂子认真起来，“我说你像她，你觉得遗憾吗？”
“一点也不觉得遗憾。不过……”千重子说话间，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那姑娘的眼神来。一个健康的劳动形象，眼睛里却蕴含着深沉而忧郁的神色。
“这个村子的妇女都很能干啊。”千重子要回避什么似的说。
“女人和男人一起干活，没有什么稀奇的。庄稼人嘛，就是那样子。卖菜的、卖鱼的何尝不是……”真砂子轻快地说，“像你这样的小姐才看见什么都钦佩呢。”
“别看我这样，我也会干活的呀，你才是个小姐呢。”
“哦，我是不干活儿的。”真砂子干脆地说。
“干活儿，说起来简单……真想让你看看这个村子的姑娘干活儿的情景呢。”千重子又把视线投向杉山，说：“已经是开始整枝的时候了吧。”
“什么叫整枝？”
“为了使杉树长好，用刀把多余的枝桠砍掉。人们有时还要使用梯子，有时则像猴子一般从这棵杉树梢荡到另一棵杉树梢……”
“多危险啊！”
“有的人一早爬上去，直到吃午饭的时候也不下来……”
真砂子也抬头望了望杉山。笔直耸立着的一排排树干，实在美极了。残留在树梢顶端的一簇簇叶子，也像是一种精巧的工艺品。
山不高，也不太深。山巅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的一棵棵杉树，仿佛一抬头就可望及。这些杉木是用来修建茶室的，所以杉林的形态看上去也有茶室的情调。
只是，清泷川两岸的山，十分陡峭，坠落在狭窄的盆地上。据说，此地雨量多，阳光少，这是栽培有名杉木的天然条件之一。自然也能防风吧。假使遇上强风，杉树就会从新长的娇嫩地方弯曲或歪扭。
村子里，只有在山脚下和河岸边排了一排房子。
千重子和真砂子一直走到这个小小村庄的尽头，然后再折回来。
那里有一户磨圆木的人家。妇女们把泡在水里的圆木拿起来，用菩提瀑布的砂子细心地磨着。这种砂子是红色的，像粘土一样。据说是从菩提瀑布的下游取来的。
“如果那种砂子用完了怎么办？”真砂子问。
“一下雨，砂又会跟着瀑布一起冲下来，堆积在下游处。”一个年长的妇女答道。
真砂子心想：这回答得多么乐观啊。
但是，正如千重子所说的，这里的妇女干起活来可真卖力气。那圆木有五六寸粗，可能是用来做柱子的吧。
据说把磨好的圆木用水洗净晾干，再卷上纸，或者捆上稻草，然后出售。
一直到清泷川石滩，有的地方还种有杉树。
真砂子看见山上种植的整齐的杉树和屋檐前屹立的成排杉木，不由得想起京城古色古香的房子那一尘不染的红格子门来。
村子入口处，有个叫菩提道的国营公共汽车站。再往上走，可能就有瀑布了。
她们两个人在这儿乘公共汽车回家。沉默了片刻，真砂子猛然说了一句：
“一个女孩子要能像杉树那样得到栽培，挺拔地成长起来就好了。”
“……”
“可惜我们得不到那样的精心栽培啊！”
千重子都快要笑出声来了。
“真砂子，你有过约会吧？”
“唔，有过。坐在加茂川边的草地上……”
“……”
“木铺街的商店，客人也多起来。都掌灯了，我们得往回走啦，不知道商店里都是些什么人。”
“今天晚上？……”
“今晚七点半也有约会，现在天还没擦黑呢。”

千重子很羡慕真砂子的这种自由。

千重子和双亲三个人，正在面对中院的内客厅里吃晚餐。
“今天这瓢正饭馆的竹叶卷寿司是岛村送来的，请多吃点儿。我只做了个汤，请原谅。”母亲对父亲说。
“是吗？”
家鲫鱼做的竹叶卷寿司，是父亲最爱吃的。
“因为名厨师回来得晚……”母亲指得是千重子，“她又和真砂子去看北山的杉树了……”
“嗯。”
伊万里[伊万里位于佐贺县西郊，盛产陶瓷器。]磁盘里盛满了竹叶卷寿司。剥开包成三角形的竹叶，就看见饭卷上放着一片薄薄的家鲫鱼。汤主要是豆皮加少许香菇。
太吉郎的铺子像正面的格子门那样，还保留着京都批发商的风格，可是现在已经改成了公司，原先的代理人和店员都成了职员，大部分人改成每天从家里来上班，只有从近江来的两三个店员则住在镶着小格子窗的二楼上。晚饭时间，后面很安静。
“千重子很爱去北山杉村。”母亲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我觉得杉树都长得亭亭玉立，美极了。要是人们的心也都这样，该多好啊。”
“那不是跟你一样了吗？”母亲说。
“不，我的心是弯弯曲曲的……”
“那也是。”父亲插进来说，“无论多耿直的人，也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
“那不也挺好吗？有像北山杉村那样的孩子，固然可爱；可是，没有啊。即使有，一旦遇上什么事，很容易受骗上当。就拿树来说吧，不管它是弯也罢，曲也罢，只要长大成材就好……你瞧，这个窄院子里的那棵老枫树。”
“千重子这孩子太好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母亲泛起了不悦的神色。
“知道，我知道，千重子是个正直的孩子……”
千重子把脸扭向中院，沉默了一会儿。
“像那棵枫树多顽强啊，可在我身上……”千重子的话里带着哀伤的情调，“我顶多就像生长在枫树干小洞里的紫花地丁。哎呀，紫花地丁的花，不知不觉间也凋谢了。”
“真的……明春一定还会重新开花的。”母亲说。
低下头来的千重子，把目光停在枫树根旁那座雕有基督像的灯笼上。借助屋里的灯光，已经看不清那剥蚀了的圣像，但她好像在祈祷什么。
“妈妈，真的，我是在什么地方生的？”
母亲和父亲面面相觑。
“在祇园的樱花树下呀！”太吉郎断然地说。

什么晚上在祇园樱花树下生的，这个是有点像《竹取物语》[《竹取物语》是日本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赫映姬是书中的主人公。]这个民间故事了吗？据说赫映姬就是从竹节之间生出来的。正因为这样，父亲反而断然说出来。
千重子心想：要是真在樱花树下生的，也许会像赫映姬那样，有人从月宫里下来迎我回去呢。她觉得这种想法有点滑稽，也就没有说出口来。
无论是被遗弃还是被抢，千重子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呢？父母不知道。也许连千重子的生身父母是谁，他们也都不知道呢。
千重子后悔自己不该问这些不得体的话。但是，她觉得还是不道歉为好。那么，自己又为什么会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呢？连她自己也不明白，说不定是因为她模模糊糊地想起了真砂子说过的：北山杉村有个姑娘长得跟她一模一样……
千重子不知往哪儿看好，于是她仰望着大枫树的顶梢。是月亮出来了，还是繁华街的灯火映照，夜空显得一片白茫茫的。

“天空也呈现出夏天的色彩啦。”母亲阿繁也仰望着天空说，“喂，千重子，你就是在这家生的。虽说不是我生的，可是就是在这家生的啊！”
“是啊。”千重子点了点头。
正如千重子在清水寺对真一说过的，千重子不是阿繁夫妇从赏夜樱的圆山公园里抢来的，而是被人扔在店铺门口，太吉郎把她抱回来的。
这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当时太吉郎还是个三十岁出头的人，生活相当放荡不羁。妻子不敢轻易听信丈夫的话。
“别说得好听……你抱来的这孩子，说不定是你跟艺妓生的吧。”
“不要胡说！”太吉郎变了脸色，“你好好看看这孩子身上穿的，是艺妓的孩子吗？瞧，是艺妓的孩子吗？”太吉郎说着，把婴儿推给了阿繁。
阿繁接过婴儿，把自己的脸贴在婴儿冰冷的脸颊上。
“这孩子，你打算怎么办？”
“到里头再慢慢商量，干吗发愣啊？”
“这是刚生下来的啊！”
没找着婴儿的亲生父母，不能收做养女，所以户口册上申报为太吉郎夫妇的亲生闺女，取名千重子。
按通常说法，抱一个孩子来抚养，自己也就会亲生一个孩子。可是，阿繁没有生过孩子。千重子就作为太吉郎他们的独生女，受到抚育和宠爱。随着岁月的流逝，太吉郎夫妇也不再为这孩子究竟被谁遗弃而烦恼。至于千重子的亲生父母是死是活，更无从知晓。
当天晚饭后，只拾掇拾掇竹叶卷寿司的竹叶子和汤碗就完了，比较简单，这全由千重子一个人负责。
然后，千重子躲到后面二楼自己的寝室里，欣赏父亲带去嵯峨尼姑庵的保罗·克利和却加尔的画集。后来千重子睡着了。不一会儿，她就被噩梦魇住，发出“啊！啊！”的声音惊醒了。
“千重子，千重子！”从隔壁传来了母亲的叫唤声，没等千重子答应，隔扇门就打开了。
“你做梦啦？”母亲说着走了进来，“是做噩梦？……”
于是她在千重子的身边坐下，开亮了千重子枕边的电灯。
千重子已经坐在睡铺上了。
“唉呀，出这么多汗。”母亲从千重子的梳妆台上拿了一条纱手巾，擦着千重子额上和胸脯的汗珠子。千重子任凭母亲揩拭。母亲暗自想道：这胸脯多么娇美而白嫩啊。
“来擦擦胳肢窝……”母亲把手巾递给了千重子。
“谢谢您，妈妈。”
“做噩梦啦？”
“是啊，梦见从高处摔下来……咚地一声就掉进了一个郁绿可怕的无底深渊里了。”
“谁都会做这种梦的，”母亲说，“但总也掉不到底啊。”
“……”
“千重子，别着凉喽，换件睡衣吧。”
千重子点点头，可是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她刚要站起来，就觉得脚跟有点不稳。
“得了，得了，妈妈给你拿。”
千重子原地坐着，腼腆而麻利地更换了睡衣。她正要去叠换下了的衣裳，母亲就说：
“不用叠了。就拿去洗吧。”母亲把衣裳拿过来，扔到犄角的衣架上。然后，又坐到千重子的枕边：“做这点梦……千重子，你不是发烧吧？”
母亲说着，用掌心摸了摸女儿的额头。非但没有发烧，反而是冰凉的：
“大概是上北山杉村去，太累了吧。”
“……”
“瞧你这副心神不定的神色，妈到这儿来陪你睡。”
母亲说罢，就要去把铺盖搬来。
“谢谢妈……我已经不要紧了，您放心睡去吧。”

“真的？”母亲一边说一边钻进千重子的被窝，千重子把身子挪向一旁。
“千重子，你已经这样大了，妈再不能抱着你睡了。啊，多有意思呀！”
然而，母亲先安稳地睡着了。千重子怕母亲的肩膀着凉似的用手探了探，然后灭了灯。千重子却辗转不能成眠。
千重子做了一个长梦。她对母亲说的，只是这个梦的结尾。
开始，与其说是梦，不如说是介于梦和现实之间，她非常高兴地回想起了今天和真砂子要到北山杉村去的情景。说也奇怪，真砂子所说的酷似她的那个姑娘的形象，远比那村庄的情景更清晰地浮现在她的记忆里。
后来，在梦的结尾，她掉进了一个郁绿的深渊里。那绿色也许就是留在她心灵上的杉山吧。

鞍马寺举行的伐竹会[伐竹会即指每年六月二十日，京都鞍马寺在该寺毗沙门堂上举行由众法师持大刀砍伐青竹的仪式，叫做伐竹会。]是太吉郎所喜欢的一种仪式。大概是因为它具有男子汉的气魄吧。
这种仪式，太吉郎年轻时就看过多次，并不觉得新奇。不过，他想带千重子去看看。何况据说今年因经费关系，鞍马寺十月间的火节也不举行了。
太吉郎担心下雨。伐竹会在六月二十日举行，正是梅雨季节。
十九日那天的雨，下得比平日的梅雨大。
“这么下下去，明天恐怕举行不了啦。”太吉郎不时地望望天空。
“爸爸，下点雨算得了什么呢。”
“话虽如此，”父亲说，“天气不好总是……”
二十日，雨还在下个不停，空气有点潮湿。
“把窗户和柜门都关上吧。讨厌的湿气会使和服料子上潮的。”太吉郎对店员说。
“爸爸，不去鞍马寺了吗？”千重子问父亲。
“明年还举行，今年不去算了。鞍马山浓雾弥漫，也没什么可……”
为伐竹会效力的不是僧侣，主要是乡下人。他们被称作法师。十八日就得为伐竹做准备，将雄竹和雌竹各四根，分别横捆在大雄宝殿左右的圆柱上。雄竹去根留叶，雌竹则留根去叶。
面对大雄宝殿，左边叫丹波座，右边叫近江座，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称呼。
轮到主持仪式的家人，就得穿着世袭的素绸服，脚登武士草鞋，系上揽袖带，头缠五条袈裟的僧侣冠，腰间插着两把刀，掖着南天竹叶子，伐竹用的樵刀则放在锦囊里。在开路人的引领下，向山门进发。
约莫在下午一点，身穿十德服[十德服，袖根缝死的一种日本服。]的僧侣吹起海螺号，就开始伐竹。
两名童男齐声对管长[管长，管理一个宗派之长者。]说：
“伐竹之神事，可庆可贺。”
然后，童男分别走到左右两个座位上，各自夸赞说：
“近江之竹，妙哉！”
“丹波之竹，妙哉！”
伐竹人首先把捆在圆柱上的粗大的雄竹砍下来，然后整理好。细长的雌竹则原封不动地放置在那儿。
童男又报告管长说：
“砍完竹了。”
僧侣们走进大殿颂经。然后撒供神的夏菊花，以代替莲花。
接着，管长从祭坛上走下来，打开丝柏骨扇子，上下扇了三遍。
随着众人的“啊！”声，两个人在近江、丹波两座位上各自把竹子砍成三段。这就是伐竹会的仪式。
太吉郎本想让女儿去看看这种伐竹仪式。由于天下雨，就有点犹豫不决。正在这时，秀男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小包走进格子门来，说：

“我好不容总算把小姐的腰带织出来了。”

“腰带？……”太吉郎有点诧异，“是我女儿的腰带吗？”秀男跪坐着后退了一步，恭恭敬敬地低头施了个礼。
“是郁金香图案的……”太吉郎爽快地说。
“不，是您在嵯峨尼姑庵里画的……”秀男认真的说，“那时候我太幼稚了，对佐田先生实在失礼了。”
“哪里，那只是我的业余爱好，随便画画罢了。经你规劝，我才恍然大悟，我要感谢你才对。”
“那条腰带我已经织好带来了。”
“什么？”太吉郎惊讶不已。“那张画稿，我把它揉成团扔到你发们家旁边的小河里去了。”
“您扔掉了？……原来是这样。”秀男沉着得就像目中无人似的，“您既然让我看过，那就却都印在我的脑子里了。”
“这大概就是生意人的本事吧。”太吉郎说着，沉下脸来。“不过，秀男，我扔到河里的画稿，你为什么要织它呢？嗯？为什么还要织它呢？”
太吉郎反复地说了好几遍，一股既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的情绪涌上了他的心头。
“秀男，你不是说过构思显得不协调，既荒凉又不健全吗？”
“……”
“所以一走出家门，我就把那张画稿扔到小河里去了。”
“佐田先生，请您原谅我吧。”秀男又一次鞠躬表示歉意，“当时我无可奈何地织了一些索然无味的东西，弄得疲惫不堪，心里很焦躁啊。”
“我也一样啊。嵯峨尼姑庵环境倒很清静，可是只有老尼姑一个人，还雇了个老婆子白天来帮忙，非常寂寞……加上我家生意清淡，因此我觉得你那番话倒也实在。像我这样一个批发商，又不是不画画稿就不能生活，更没有必要去画那种新奇的图案。然而……”
“我也有许多想法。自从在植物园里遇见小姐，我还在想。”
“……”
“请您看看腰带好吗？倘若不如意，您可以当场用剪子把它剪碎。”
“嗯，”太吉郎点点头，然后呼喊女儿：“千重子！千重子！”
在帐房里同掌柜并排坐着的千重子站了起来。秀男长着一双浓眉，他紧闭着嘴唇，似乎很有自信的样子，然后他解包袱皮的手却微微颤抖。
他不好对太吉郎说什么，于是转向千重子：
“小姐，请你看看。这是按照令尊的图案织的。”秀男说着就这么将卷着的腰带递给了她，而且显得特别拘束。
千重子稍微展开腰带的一端，说：
“啊，爸爸！这是在嵯峨从克利画集得到启发构思出来的吧。”她说着就把腰带放在自己的膝上摊开，“唉呀，好极了。”
太吉郎哭丧着脸，一声不言，但内心里却对秀男能把自己的图案记得那么牢，的确感到震惊。
“爸爸。”千重子孩子气地用兴奋的声调说：“的确是一条好腰带！”
“……”
千重子摸了摸腰带的质地，然后对秀男说：
“你织得非常结实呀！”
“嗯。”秀男低着头。
“可以在这儿抖开来看看吗？”
“行。”秀男回答。
千重子站起来，把腰带摊在他们两个人面前。她把手放在父亲肩上，就这么站着观赏起来。
“爸爸，您觉得怎样？”
“……”
“不是挺好看吗？”

“你真的觉得好看？”
“嗯。谢谢您了，爸爸。”
“你再认真看看。”
“花样多新颖啊，虽然也要可配什么和服……不过这的确是一条好腰带呀。”
“是吗。你既然那么喜欢，你就谢谢秀男吧。”
“秀男先生，谢谢。”千重子在父亲身后跪坐下来，向秀男鞠了个躬。
“千重子！”父亲喊了一声，“你看这条腰带协调吗？构思上的协调呀。”
“什么？协调？”千重子像是遭到了突然袭击，又看了看腰带，“所谓，还得看穿什么和服和什么人穿呢。不过……如今还时兴有意破坏协调的衣裳呐。”
“唔。”太吉郎点点头，“千重子，其实我让秀男看这条腰带画稿的时候，他就说不协调了。所以，我把那张画稿扔到秀男他们作坊旁边那条小河里去了。”
“……”
“然而，当我看到秀男织好的腰带，就觉得这不是和我扔掉的画稿一样的吗？虽然在颜料和彩线方面，色泽有点不同。”
“佐田先生，很抱歉，请您原谅。”秀男低头认错了，“小姐，我有个冒昧的请求，请你系上这条腰带试试看好吗？”
“就在这件和服上……”千重子站起来系上腰带。她突然变得漂亮多了。太吉郎的脸色也平和下来。
“小姐，这是令尊的大作啊！”
秀男的眼睛闪烁着光芒。

古都

秋色

明治“文明开化”的痕迹之一，至今仍保留着的沿护城河行驶的北野线电车，终于决定要拆除了。这是日本最古老的电车。
众所周知，千年的古都早就引进了西洋的新玩意儿。原来京都人也还有这一面哩。
可是，话又说回来，这种古老的“叮当电车”保留至今还使用，也许有“古都”的风味吧。车身当然很小，对坐席位，窄得几乎膝盖碰膝盖。
然而，一旦要拆除，又不免使人有几分留恋。也许由于这个缘故，人们用假花把电车装饰成“花电车”，然后让一些按明治年代风俗打扮起来的人乘上，借此广泛地向市民们宣告。这也是一种“典礼”吧。
接连几天，人们没事都想上车参观，所以挤满了那古老的电车。这是七月的事，有人还撑着阳伞呢。
京都的夏季要比东京炎热。不过，如今东京已经看不见有人打阳伞走路了。
在京都车站前，太吉郎正要乘上这辆花电车，有一个中年妇女有意躲在他的后头，像是忍住笑的样子。太吉郎也算是个有明治派头的人。
太吉郎乘上电车，这才注意到这个中年妇女，他有点难为情地说：
“什么，你没有明治派头吗？”
“不过，很接近明治了。何况我家还在北野线上呢。”
“是吗，这倒也是啊。”太吉郎说。
“什么这倒也是啊！真薄情……总算想起来了吧？”
“还带了个可爱的孩子……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真傻……你明明知道这不是我的孩子嘛。”
“这，我可不知道。女人家……”
“瞧你说的，男人的事才是不可捉摸呢。”

这个妇女带着的姑娘，肤色洁白，的确可爱。她约莫十四五岁光景，穿一身夏季和服，系上了一条红色窄腰带。姑娘好像要躲开太吉郎，腼腼腆腆地挨在中年妇女身旁坐下，紧闭着嘴唇。
太吉郎轻轻地拽了拽中年妇女的和服袖子。
“小千子，坐到当中来！”中年妇女说。
三人沉默了好一阵子。中年妇女越过姑娘的头顶，向太吉郎附耳低语：
“我常想：是不是让这孩子去祇园当舞女呢。”
“她是谁家的孩子？”
“附近茶馆的孩子。”
“喂。”
“也有人认为是你我的孩子呢。”中年妇女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嘟哝着。
“不像话！”
这个中年妇女是上七轩茶馆的老板娘。
“这孩子拉着我要到北野的天神庙去……”
太吉郎明知老板娘是在开玩笑，他还是问姑娘：
“你多大了？”“上初一了。”
“嗯。”太吉郎望着少女说，“待来世投胎再来拜托吧。”
她到底是在烟花巷里成长的孩子，好像都听懂了太吉郎这番微妙的话。
“干吗要这孩子带你上天神庙去呢，莫非这孩子就是天神的化身？”太吉郎逗老板娘说。
“正是啊，没错。”
“天神是个男的呀……”
“现在已经投胎成女的了。”老板娘正经八百地说，“要是个男的，又要遭流放的痛苦了。”
太吉郎差点笑出声来，说：“是个女的？”
“是个女的嘛……是啊，是个女的就会得到称心郎的宠爱喽。”
“晤。”
姑娘美貌非凡，是无懈可击的。额前那刘海发乌黑晶亮，那双重眼皮实在美极了。
“她是独生女吗？”太吉郎问。
“不，还有两个姐姐。大姐明春初中毕业，可能就要出来做舞女。”
“长得也像这孩子这样标致吗？”
“像倒是像，不过没有这孩子标致。”
在上七轩，眼下一个舞女也没有。即使要当舞女，也要在初中毕业以后，否则是不允许的。
所谓上七轩，可能是由于从前只有七间茶室吧。太吉郎也不知从哪儿听说，现在已增加到二十间茶室了。
以前，实际上是不太久以前，太吉郎和西阵的织布商或地方的主顾还经常到上七轩来寻花问柳。那时候遇见的一些女子的形象，不由自主地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那阵子，太吉郎店铺的买卖还十分兴隆。
“老板娘，你也实在好奇，还来坐这种电车……”太吉郎说。
“做人最重要的是念旧情啊。”老板娘说，“我们家的生意有今天，就不能忘记从前的老顾客……”
“再说，今天是送客人到车站来的。乘这趟电车那是顺道……佐田先生，你这才奇怪呢，独自一个人来乘电车……”
“这个嘛……怎么说呢？本来只想来瞧瞧这花电车就行了，可是……”太吉郎歪着脑袋说，“不知道是过去值得怀念呢，还是现在觉得寂寞？”
“寂寞？你这把年纪已经不该觉得寂寞了。我们一起走吧，去看看年轻姑娘也好嘛……”
眼看太吉郎就要被带到上七轩去了。
老板娘直向北野神社的神前奔去，太吉郎也随后紧紧跟着。
老板娘那虔诚的祷告很长。姑娘也低头礼拜。
老板娘折回太吉郎的身边，说：
“该放小千子回去啦。”

“哦。”
“小千子，你回去吧。”
“谢谢。”姑娘向他们俩招呼过后就走开了，离去越远，她的步伐就越像个中学生。
“你好像很喜欢那个孩子啊。”老板娘说，“再过两三年就可以出来当舞女了。你就愉快地……从现在起就耐心地等着吧，她准会长成绝代佳人的啊。”
太吉郎没有应声。他想：既然已经走到这儿，何必不到神社的大院里转转呢。可是，天气实在太热。
“到你那边去歇歇好吗？我累了。”
“好，好，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打算，你已经好久没来了。”老板娘说。
来到这古老的茶室，老板娘一本正经地招呼道：
“欢迎。真是久违了，一向可好。我们常想念着你呐。“又说：“躺下歇歇吧，我给你拿枕头来。哦，你刚才不是说寂寞吗？找个老实的来聊聊天……”
“原来见过的艺妓，我可不要呀！”
太吉郎正要打盹儿，一个年轻的艺妓走了进来，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初次见面的客人，也许是很难侍候的。太古郎心不在焉，一点也提不起说话的兴趣来。艺妓也许是要逗引客人的高兴，开口说：自从她出来当舞女，两年之内她喜欢的男人就有四十七个。
“这不正好是赤穗义士①吗？现在回想起来，应付这四五十人也实在滑稽……大家笑了，说这些人都要闹相思病了。”
太吉郎这才清醒过来，问道：
“现在呢？……”
“现在是一个人。”
这时候，老板娘走进了房间。
太吉郎想道：艺妓才二十岁左右，与这些男人又没有什么深交。难道她真的记住“四五十”这个数字吗？
另外，那艺妓还告诉他：当舞女的第三天，她领一个讨厌的客人到盥洗间去．突然被他强行一吻．她就把他的舌头咬了。
①日本元禄十五年（即 l703 年），兵库县赤穗地方的四十七名武士为了替一个封建主报仇，杀另一个封建诸侯。德川幕府为了惩罚武士“犯上”，强迫他们剖腹自杀，埋在泉岳寺里。
“咬出血了吗？”
“嗯，当然出血喽。客人气急败坏地说：‘快赔我医药费！’我哭了，事情闹了好一阵子。不过，谁叫他惹起来的。就连这个人的名字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唔。”太吉郎瞧了瞧艺妓的脸，暗自思付：这样一个娇小、溜肩、十分温柔的京都美人，那时只十八九岁，怎么突然竟会狠心咬起人来呢？
“让我看看你的牙齿。”太吉郎对年轻艺妓说。
“牙齿？看我的牙齿？我说话的时候，你不是已经看见了吗？”
“我还要仔细看看呐。”
“我不愿意，那多难为情啊！”艺妓说罢闭上了嘴。片刻又说，“这怎么行呢，先生。闭上嘴就不能说话了呀。”
艺妓那可爱的嘴角，露出了洁白的小牙齿。太吉郎椰揄地说：
“敢情是牙齿断了，装的假牙吧？”
“舌头是软的呀。”艺妓无意中脱口说出，“不来啦。再也不……”
艺妓说后，把脸藏在老板娘背后。
不大一会儿，太吉郎对老板娘说：
“既然来了，也该顺便到中里那儿去看看不是。”
“嗯……中里也会高兴的。我陪你去好吗？”老板娘说着站了起来。她走到梳妆台前坐了下来，可能要整整容吧。
中里家的门面依然如故，客厅却焕然一新。

走进来另一个艺妓，太吉郎在中里家一直呆到晚饭过后。
……在太吉郎外出这段时间里，秀男来到太吉郎的店铺。
他说是找小姐，所以千重子出铺面来接待他。
“祇园节期间答应给小姐画的腰带图案已经画好了，现在送来给小姐看看。”秀男说。
“千重子，”母亲喊道，“快请他到上房来!”
“好吧。”
秀男在面对中院的一间房子里，让千重子看了两幅图案，一幅是菊花，绿叶扶持，构图清新，几乎看不出是菊叶，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另一幅是红叶。
“真美!”千重子看得出神。
“能让千重子小姐满意，还是最好不过了……”秀男说，“小姐，你看织哪一幅好？”“是啊，要是菊花，长年都能系。”
“那末，就织菊花吧，好吗？”
千重子低下了头，脸上露出了一丝愁容。
“两幅都好，不过……”她吞吞吐吐说，“你能画杉树山和赤松山的图案吗？”
“杉树山和赤松山？可能不太好画，不过让我考虑考虑。”秀男觉得奇怪，直勾勾地望着千重予的脸。
“秀男先生，请原谅。”
“原谅？有什么可……”
“那是……”千重子不知该不该说，可是还是说了，“过节那天晚上，在四条大街的桥上，秀男先生答应给她织腰带的那个姑娘，其实不是我，你认错人了。”
秀男无法相信她的话，他说不出话来，现出了一副沮丧的脸。因为他是为千重子设计图案才付出这么大的心血，难道千重子就此打算完全拒绝他吗？倘使是那样，千重子的言谈举止，未免有点令人不能理解。
秀男好激动的心情，此刻稍微恢复了平静。
“难道我遇见了小姐的幻影，在同千重子小姐的幻影说话吗？在祇园节上会出现幻影吗？”但是，秀男却没有说是“意中人”的幻影。
千重子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说：
“秀男先生，那时同你说话的，是我的姐妹。”
“她是我的姐妹。”
“我也是那天晚上第一次见到我的姐妹。”
“关于这个姐妹的事，我对我父母也都没有说过呢。”
“什么？”秀男大吃一惊。他摸不着头脑。
“你晓得北山圆木的村子吧，这位姑娘就在那儿干活。”
“什么？”
秀男出乎意外，几乎连第二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知道中川村吧？”千重子说。
“知道，我是坐公共汽车经过……”
“请秀男先生织一条腰带送给这位姑娘好吗？”
“哦？”
“给她织吧。”
“哦？”秀男依旧疑惑不解，点了点头说：“所以小姐才叫我画赤松山和杉树山的图案？”
千重子点点头。
“好吧。不过，这样的图案和她的生活环境是不是有点不协调啊？”
“这就要看秀男先生的手艺了。。
“她会终生都珍惜的。她叫苗子，虽不是有山林产业人家的孩子，但她非常能干，比我这样的人结实，坚强……”
秀男依旧感到疑惑，但还是说：

“既然是小姐吩咐，我一定精心地把它织出来。”
“我再说一遍，这位姑娘叫苗子。”
“知道了。可是，她为什么长得这样像千重子小姐呢？”
“我们是姐妹嘛。”
“虽说是姐妹，可是……”
千重子还是没有向秀男坦白她们是一对孪生姐妹。
那天晚上，姑娘们多半是穿夏节①便装，所以秀男在灯光下，误把苗于认作千重子。然而，这不见得就是秀男眼花的缘故吧。
那雅致的格子门外还有一层格子门，那里也摆上了折叠椅，而且铺面很深。这种格局，在今天看来，也许是旧时遗留下来的痕迹。秀男觉得疑惑的是：一个富有京都风采、堂堂和服批发商的女儿，同那个在北山杉村圆木厂当雇工的姑娘怎么会是姐妹呢？可是，这样的问题，秀男是不应该刨根问底的。
“腰带织好以后送到这儿来行吗？”秀男说。
“这……”千重子想了想，然后说，“请直接送到苗子那儿去可以吗？”
①夏节，日本民间迷信。在夏季，人们为了祈求丰收、免病除灾而举行祭祀称为夏节。
“当然可以。”
“那末就请这样办吧。”她满心诚意拜托了秀男，“只是路远些……”
“哦，也不算太远。”
“苗子该不知道有多高兴啊!”
“她会接受吗？”
苗子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吧？秀男怀疑是理所当然的。
“由我来向苗子好好说明就是。”
“是吗，那就……一定送去。她家在什么地方呢？”
千重子也不晓得，所以她说：“苗子她家吗？”
“嗯。”
“我打电话或者写信告诉你。”
“是吗？”秀男说，“与其为另一位千重子小姐织。不如单为小姐你织了。我一定精心织好，亲自送去。”
“谢谢。”千重子低头施礼，“拜托你啦，，你觉得奇怪吗？”
“秀男先生，这腰带不是织给我，是织给苗子小姐的。”
“嗯，明白了。”
不大一会儿，秀男就走出店铺，他总觉得这还是个谜。但他毕竟开始动脑子考虑腰带的构图。设计赤松山和杉树山图案，非要有相当的气魄不可。不然，作为千重子的腰带，恐伯太朴素了。在秀男来说，他认为这是千重子的腰带。不，如果是叫苗子那位姑娘的，就得设计与她劳动生活相近的图案，正如他曾向千重子说过的那样。
秀男曾在四条街大桥上见过不知是“千重子化身的苗子”，还是“苗子化身的千重子”。因此，他想到四条街大桥走走，于是就朝那边走去。但是，烈日当头，十分炎热。他凭倚在桥栏杆上，闭上眼睛，想倾听那几乎听不见的潺潺流水声，而不是人潮或电车的轰鸣。
今年千重子没去看“大字”①篝火。母亲阿繁倒少有地跟着父亲去了。千重子留下来看家。
父亲他们和附近相好的批发商把木屋町二条下茶馆的房间，包租了下来。
八月十六日的“大字”，就是送神的篝火。传说从前有这样的风俗：夜里将火把抛上空中，以送别到空中游荡的鬼魂回阴府，后来由此而演变成在山上焚火。
东山如意岳的“大字”虽是正统，其实是在五座山上焚的火。
除了如意岳大字外，还有金阁寺附近大北山的“左大字”、松崎山的“妙法”、西贺茂明见山的“船形”、上嵯峨山的“牌坊形”，这五座山相继焚起火来。在约莫四十分钟的焚火时间里，市内的霓虹灯、广告灯都一齐熄灭。
千重子看见火光映照的山色和夜空，不由得感受到这是初秋的景象。

立秋前夕，比“大字”早半个月，下野神社还举行了越夏祭神。
千重子经常邀请几位朋友登上加茂川的堤岸，去欣赏“左大字”等。
“大字”这种仪式，千重子从小就看惯了。然而，“今年的‘大字’又……”这种感情，随着年华的增长自然而然地涌上了她的心头。
千重子出了店门，和街坊的孩子们围着折叠椅嬉戏耍闹。
①大字，每年八月十六晚在京都如意岳上燃点的“大”字形篝火。
小孩子们对“大字”之类似乎不太在意，倒是对焰火更感兴趣。
但是，今年夏天的盂兰盆节，给千重子增添了新的哀伤。因为她在祇园节上遇见了苗子，从苗子那里听说亲生父母早已与世长辞。
“对，明天就去见苗子。”千重子想道，“也要把秀男织腰带的事好好告诉她……”
第二天下午，千重子穿着平淡无奇的装束出门去了……千重子还不曾在白天里见过苗子。
千重子在菩提瀑布站下了车。
北山村可能已是繁忙的季节。在那里，男人们正在剥着杉围木的皮。杉树皮堆积如山，围成的圈子越来越大。
千重子有点踌躇，刚迈几步，苗子一溜烟似的跑了过来。
“小姐，欢迎你呀。实在是，实在是好……”
千重子瞅着苗子这副劳动时的模样。
“干完活儿了吗？”
“嗯，今天我已经请了假，因为看见千重子小姐……”苗子喘吁吁地说，“咱们就在杉山里谈吧。那里谁都不会看见的。”
说着她拽住千重子的衣袖走了。
苗子急忙把围裙解下来，铺在地上。丹波棉布围裙很宽，直绕到她背后，因此足够她们两个人并排坐下。
“请坐。”苗子说。
“谢谢。”
苗子摘下戴在头上的手巾，用手将头发拢了上去。
“你来得正好。我太高兴，太高兴了……”苗子用闪烁的目光凝视着千重子。
一股泥土的馥郁、草木的薰馨，也就是杉山的芬芳扑鼻而来。
“坐在这儿，下面一点也看不见啊。”苗子说。
“我喜欢美丽的杉林，偶尔也到这儿来过。不过，进到杉山里，这还是头一回。”千重子说着，环视了一下四周。杉树几乎一般粗，坚挺拔立。树林包围着她们俩。
“这些杉树都是经过人工修整的。”苗子说。
“哦？”
“这些树约莫有四十来年了。它们就要被人砍下来做柱子什么了。要是留下不伐，也许能长上千年，既能长粗，又能长高吧。偶尔我也会这样想。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原始森林。这个村子，总之就像是在制造剪花①……”
“……？”
“在这个世界上，要是没有人类，也就不会有京都这个城市。
这一带就可能成为自然森林，或者草原荒野，说不定还是野鹿和山猪的天地呢。人类干吗要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这是多么可怕啊，人类……”
“苗子小姐，你是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吗？”千重子感到诧异。
“唔，偶尔……”
“苗子小姐，你讨厌人吗？”
“我最喜欢人，不过……”苗子回答，“再没有什么比人更可爱的了。但是，有时我在山中一觉醒来，忽然想到：如果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人类，将会成什么样子呢……”
“这不是隐藏在你心里的一种厌世情绪吗？”
“什么厌世？我最讨厌这种思想了。我每天高兴、愉快地劳动……可是，人类……”

①剪花，是剪下的带茎鲜花，用以供佛或插花。
两个姑娘所在的杉林，骤然间变得昏暗起来。
“要下骤雨啦。”苗子说。
雨水积在杉树末梢的叶子上，变成大粒的珠子落了下来。
伴之而来的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
“可怕，太可怕引”千重子脸色煞白，握住了苗子的手。
“千重子小姐，请你把身子蜷缩起来。”苗子说着，趴在千重子身上，几乎把她的整个身体覆盖住了。
雷声越来越凄厉、可怕。雷电交加，不时发出天崩地裂似的巨向。
这巨响仿佛冲着这两个姑娘的头顶压将下来。
雨点敲打在杉树末梢上，沙沙作响。每次闪电，一道亮光直闪到地面上，把两个姑娘周围的杉树树干都照亮了。转眼间，美丽而笔直的树干也变得令人望而生畏。不容思索，马上又是一阵雷鸣。
“苗子，雷好像就要劈将过来啦!”千重子说着，把身子缩成一团。
“也许会劈过来。不过，不会劈到我们头上的。苗子加强语气说，“决不会劈过来的!”
于是，她用自己的身子把千重子盖得更加严实了。
“小姐，你的头发有点湿了。”苗子用手巾揩拂千重子的头发，然后将手巾叠成两半，盖在千重子的头上。
“雨点难免要透过去的。但是，小姐，雷是决不会在小姐身上或在近旁劈下来的。”
性格刚强的千重子听到苗子坚定的话声，多少恢复了平静。
“谢谢……实在太谢谢你了。”千重子说，“为了保护我，瞧你都湿透了。”
“工作服嘛，湿了也没关系。”苗子说，“我很高兴啊。
“你腰上发亮的玩意儿是什么啊？……”千重子问。
“噢，我倒忘了，是把镰刀。刚才我在路边剥杉树皮来着，看见你就飞跑过来，所以还带着镰刀。”苗子这才觉察到自己腰上的镰刀，“多危险啊!”
苗子说着。将镰刀扔到了远处。那是一把没安木柄的小镰刀。
“等回去时再捡吧。不过，我不想回去……”
雷声仿佛从她们俩的头上掠过。
千重子脑子里清晰地印上了苗子用身体覆盖自己的形象。
尽管是夏天，然而山里下过这场骤雨后，还是令人感到连手指尖都有点冰凉了。但千重子从头到脚都被苗子覆盖住，苗子的体温在千重子的身上扩散开去，而且深深地渗透到她的心底。
这是一股不可名状的至亲的温暖。千重子感到幸福，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苗子，太谢谢你了。”过了一会儿，干重子又说了一遍，“在母亲怀里，你也是这样护着我的吧。”
“那个时候，恐怕是彼此挤来踢去的吧。”
“或许是吧。”
千重子笑了，笑声里充满了骨肉之情。
骤雨和雷鸣都过去了。
“苗子，实在太谢谢你……可以起来了吧。”千重子转动一下身子，想从苗子的掩护下站起来。
‘
“哦，不过，还是再等一会儿才好。积在杉树叶上的雨点还在滴呢……”苗子掩盖着千重子，千重子用手去摸苗子的后背。
“全湿了，你不冷吗？”
“我习惯了，没什么。”苗子说，“小姐来了，我很高兴，全身暖融融的。你也有点湿了。”
“苗子，爸爸是从这附近的杉树上摔下来的吧？”干重子问。
“不清楚。那时我也是个婴儿。”
“妈妈的老家呢？……外公外婆还健在吗？”

“我也不清楚。”苗子回答。
“你不是在妈妈老家长大的吗？”
“小姐，你干吗要打听这些事呢？”
千重子被苗子这样严肃的询问，吓得把话也咽回去了。
“小姐，你是不会有这样的家人的。”
“只要你把我看作姐妹，我就很感谢了。在祇园节时，我讲了一些多余的话。”
“不！我很高兴。”
“我也……不过，我也不想去小姐的店铺。”
“你来呀，我一定好好招待你，我还要跟父母说……”
“不，我不能去，”苗子斩钉截铁地说，“假使小姐有今天这样的困难，我纵然冒死也要掩护你……你理解我的心情吗？”
“……”千重子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听我说，苗子，节日那天晚上你被人家误认为是我，很不自在吧？”
“嗯，就是跟我谈腰带的那个人吗？”
“那个小伙子是西阵腰带铺的织匠，为人很实在……他说要给你织条腰带吗？”
“那是因为他把我错看成小姐了。”
“前些日子，他把腰带图案拿来给我看，我就告诉他：那不是我，而是我的姐妹。”
“什么？”
“我还拜托他为苗子姐妹织一条呢。”
“为我？……”
“他不是已经答应给弥织了吗？”
“那是因为他认错人了呀。”
“我也请他织了一条，另一条是织给你的。作为姐妹的纪念……。”
“我？……”苗子吓了一跳。
“不是在祇园节时答应的吗？”千重子温柔地说。
掩护过千重子，苗子的身体变得有点僵硬，一动也不动了。
“小姐，在你有困难的时候，无论什么困难，我都高兴帮助你解决。不过，要我替你接受礼物，那我可不愿意！”苗子毅然地说。
“这样做未免太薄情了。”
“我又不是你的化身。”
“是我的化身。”
千重子不知如何说服苗子才好。
“我送给你，你也不愿意接受吗？”
“我请他织，是要送给你的呀。”
“事实有点出入吧。记得在节日晚上，他认错了人，是说要送腰带给千重子小姐的嘛。”苗子顿了顿又说，“那位腰带铺的人，织腰带的人好像非常倾慕你呀。我毕竟是个女孩子，我懂得这点。”
千重子有点羞怯，说：
“那样的话，你就不愿意要吗？”
“……”
“我请他织，是说要送给我姐妹的嘛。可是……”
“那末，我就接受吧，小姐。”苗子乖乖地屈服了。“我净说些不必要的话，请你原谅。”
“他要把腰带送到你家里，你住在哪家呢？”
“一个叫村濑的家。”苗子回答，“腰带一定很高级吧。像我这样的人，能有机会系它吗？”
“苗子，一个人的前途是难以预料的啊！”
“嗯，可能是吧。”苗子点点头，“我也没想要出人头地，不过……即使没机会系，我也会珍视它的。”
“我们店里很少经售腰带。不过，我要为你挑一件和服，能配得上秀男先生织的腰带。”

“我父亲有点古怪，近来渐渐讨厌起做买卖来了。我们家嘛，经销各种布料的杂货批发店，不可能净卖好料子；再说，现在化纤品和毛织品也多起来……”
苗子抬头望着杉树的梢顶，然后离开千重子的脊背，站起身来。
“还有雨点，不过……小姐，让你受委屈了。”
“不，多亏你……。”
“小姐，你似乎也该帮忙料理店铺啊。”
“我？……”千重子好像挨了打似的，站了起来。
苗子身上的衣服已经湿透，紧紧地贴在肌肤上。
苗子没有送千重子到汽车站。与其说是因为全身被淋湿了，不如说是怕引人注目。
千重子回到店里，母亲阿繁正在通道土间的紧里头，给店员们准备点心。
“回来啦。”
“妈，我回来了。回来晚了……爸爸呢？”
“在手制幕帘后面。他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母亲直勾勾地望着千重子，“你上哪儿去了？衣服又湿又皱，快去换吧。”
“好吧。”千重子上了后面楼上，慢条斯理地把衣服撩下，稍坐片刻，然后再下楼来。母亲已经把三点钟那顿点心给店员们分发完了。
“妈!”千重子用带颤抖的声音说，“我有话想跟妈单独谈……”
阿繁点头道：“上后面二楼吧。”
这么一来，千重子变得有点拘谨了。
“这里也下骤雨了吗？”
“骤雨？没下骤雨啊。你是想谈骤雨的事吗？”
“妈，我上北山杉村去了。在那里，住着我的姐妹……不知是姐姐还是妹妹，总之我们俩是双胞胎。在今年的祇园节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据说我的生身父母早就不在人世了。”
这些话对阿繁来说，当然是一个意外的打击。她只顾呆呆地盯着千重子的脸：“北山杉村？……是吗？”
“我不能瞒着妈妈。我们只见过两面，就是在祇园节那天和今天……”
“是个姑娘吧，她现在生活怎样？”
“在杉村的一户人家里当雇工，干活。是个好姑娘。她不愿上咱家来。”
“唔。”阿繁沉默了片刻，说，“你既然了解了也好。那末，你是……”
“妈，我是您的孩子，请您跟过去一样把我当做您家的孩子吧!”千重子变得认真起来。
“那当然喽，二十年前你早就是我的孩子了。”
“妈!……”千重子把脸伏在阿繁的膝盖上。
“其实妈早就发觉你打去看祇园节以后就经常一个人在发楞，妈还以为你有了意中人，一直想问问你呐。”
“把那姑娘带到咱家来，让妈看看好吗？等店员下班以后，或者在晚上都行。”
千重子伏在母亲的膝上轻轻地摇了摇头。
“她不会来的。她还管我叫小姐呢……”
“是吗？”阿繁抚摩着千重子的头发说，“还是告诉妈好。那姑娘很像你吗？”
丹波罐里的铃虫又开始吱吱地叫了起来。

古都

松林的翠绿

听说南禅寺附近有所合适的房子出售，太吉郎想趁秋高气爽散步之使出去看看。于是，带了妻子和女儿同去。
“你打算买吗？”阿繁问。

“看看再说吧。”太吉郎马上不耐烦地说。
“听说价钱比较便宜，就是房子小了点儿。”
“就是不买，散散步也好嘛。”
“那倒是。”
阿繁有点不安。他是不是打算买了那所房子后，每天都到现在这家店铺来上班呢？——和东京的银座、日本桥一样，在中京的批发商街有许多老板另外购置房子，然后到店里上班的。若是这样，那还好，说明园太的生意虽已日趋萧条，但手头还宽裕，可以另外购置一所房子。
太吉郎是不是准备把这间店铺卖掉，然后在那所小房子里“养老”呢？或者可以说，他也趁手头还宽裕，早早下决心呢。要是这样，丈夫在南弹寺附近的小房子里打算干什么，又怎么生活下去呢？丈夫已年过半百，她很想让他称心如意地过过日子。
店铺是很值钱的。虽然那样，单靠利钱生活，恐伯也是维持不了的。要是有谁能好好运用这笔钱生息，那么生活也就会过得很舒适了。可是．阿繁一时又想不起有那种人来。
母亲虽然没有把这种不安的心情吐露出来，但女儿千重子是很理解她的。千重子年轻。她看着母亲、眼睛里闲现了安慰的神色。
可是话又说回来，太吉郎是明朗而快活的。
“爸爸，要是经过那一带，咱们绕到青莲院去一趟好吗？”千重子在车上请求说，“只是在入口前面……。”
“是樟树吧，你想看樟树吗？”
“是啊。”父亲猜中了，千重子不禁有点吃惊，说，“是想看樟树啊。”
“走吧，走吧。”太吉郎说，“我年轻时候，也常同朋友在那棵大樟树底下聊天呢。不过，这些朋友都已经不在京都了。”
“那一带每个地方都是令人依恋的啊!”
千重子使父亲勾亿起了年轻时代的往事。
“离开学校以后，我也不曾在白天里看过那棵樟树。”千重子说，“爸爸。您知道晚上游览车的路线吗？在参观庙宇方面，安排了一个青莲院，游览车一开进去，就有几个和尚拎着提灯出来迎接。”
和尚举起提灯照着。要领到大门口，还有相当长一段路程。但是，可以说这是来这儿游览的唯一的情趣。
根据游览车的导游介绍，青莲院的尼僧们是会备淡茶招待的。可是当他们被让到大厅来时，却满不是那么回事。
“招待倒是招待了，不过，那么多人，他们只端上一个上面放满粗糙茶杯的大椭圆形木盘，就匆匆走开了。”千重子笑了，“也许尼姑也混杂在一起，快得连眼也没眨一眨就……真是大失所望，菜都是半凉不热的。”
“那也没法子啊。太周到了，不是花费时间吗？”父亲说。
“嗯。那还好。照明灯从四面照着这宽阔的庭院。和尚走到庭院中间，站着演讲起来。虽是在介绍青莲院，却是了不起的高谈阔论。”
“进庙之后，不知从哪儿传来了琴声。我问朋友，那究竟是原奏呢还是电唱机放的……”
“唔。”
“然后就去看祇园的舞妓，在歌舞排练场上跳它两三个舞。喏，那个叫什么舞妓来着？”
“是什么样子的？”
“系垂带①的，可衣衫却很寒掺。”
“哦。”
“从祇园走到岛原的角屋去看高级艺妓吧。高级艺妓的衣裳，才是货真价实的呢。侍女们也……在粗大的蜡烛照明下，喏，举行叫做什么互换酒杯的仪式，来表示山盟海誓：最后在门口的土间，还让我们看了看高级艺妓的旅途装束。”
①垂带是日本妇女一种带端长垂的系腰带法，现在京都的祇园舞妓仍保存这种系带法。
“嗯。就是只给看看这些，也已经够好的了。”太吉郎说。

“是啊。青莲院和尚拎着提灯相迎和参观岛原角屋的高级艺妓这两个节目倒是蛮好的。”千重子答道，“我记得这些事，好像从前曾说过……“
“什么时候也带妈去看看吧，妈还没有看过角屋的高级艺妓呐。”
母亲正说着，车子已经到达青莲院前了。
千重子为什么想到要看樟树呢？是因为她曾经在植物园的樟树林荫散过步，还是因为她曾讲过北山的杉林是人工培育，她喜欢自然成长的大树呢？
可是。青莲院入口处的石墙边上，只种着四株成排的樟树。其中跟前那株可能是最老的。
千重子他们三人站在这些樟树前凝望着，什么话也没说。定睛一看．只见大樟树的枝桠以奇异的弯曲姿态伸展着，而且互相盘缠，仿佛充满着一种使人畏惧的力量。
“行了吧，走吧。”
太吉郎说着，迈步向南禅寺走去。
太吉郎从腰包里掏出一张画着通往出售房子那家的路线图。一边看一边说：
“喏，千重子，爸爸对树木不太在行，这是不是南国的樟树，生长在气候温暖的地方呢？在热海和九州一带都盛产吧？这里的樟树，虽说是老树，但令人感到好像是大盆景一样。”
“这不就是京都吗？不论是山、是河，还是人，都……”千重子说。
“噢，是吗？”父亲点了点头，又说，“不过，人也不尽都是那样的啊。”
“不论是当代人，还是历史人物……”
“这倒也是。”
“照千重子说，日本这个国家不也是那样吗？”
“……”千重子觉得父亲把问题扯远，似乎也自有道理。她说，“不过，爸爸，细看的话，不论是樟树树干也罢，奇特地伸展着的技校也罢，都令人望而生畏，仿佛潜在着一股巨大的力量，不是吗？”
“是啊。年轻姑娘也会想到这种问题吗？”父亲回头看了看樟树，然后目不转睛地望着女儿说，“你讲得有道理。万物就像你那头亮乌乌的头发，都在发展……爸爸的脑袋瓜不灵啦，老糊涂啦!不，你让我听到了一番精彩的谈话。”
“爸爸!”千重子充满强烈的感情呼喊了父亲。
从南禅寺的山门往寺院境内望去，显得又宁静又宽广。和往常一样，人影稀少。
父亲一边看通往出售房子那家的路线图，一边往左边拐弯。那家的房子看上去确实很窄小，它坐落在高高的土围墙的深处。从窄小的便门走到大门，道路两旁绽开了一长溜胡枝子白花。
“噢，真美啊!”太吉郎在门前仁立，欣赏着胡枝子白花，看得都入迷了。他原先是为了买房才来看这所房子的，但现在他已经失去了这份心情。因为他发现贴邻稍大的那间房子，已经做了饭馆兼旅馆。
然而，成溜胡枝子白花却令人留连忘返。
太吉郎好些日子没上这一带来。南禅寺前附近大街的住家，大多已变成了饭店兼旅馆，他震惊之余，才看到了花。当中有的旅馆已改建成能接待大旅行团，从地方来的学生们熙熙攘攘地进出其间。
“房子挺好，可就是不能买。”太吉郎在种着胡枝子白花那家门前自语道。
“从发展趋势来看，整个京都城可能用不了多久，就像高台寺一带那样，都要盖起饭店旅馆啦……大阪、京都之间变成了工业区，西京①一带交通不便，这倒还好、但那附近还有空地，谁又能保证今后不在那附近盖起怪里怪气的时新房子呢……。
父亲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太吉郎或许是对那一溜胡枝子白花恋恋不舍吧，走了七八步，又独自折回去再观赏一番。
阿繁和千重子就在路上等他。
“花开得真美啊!可能在种法上有什么秘诀吧。”太吉郎回到她们两个人身边，“倘使能用竹子支撑起来就好了，可是……下雨天，过往的人可能会被胡枝子叶弄湿，不好走铺石路哩。”
太吉郎又说：“如果屋主想到今年胡枝子会开得更美丽，他大概也不舍得卖掉这所房子的吧。可是到了非卖不可的时候，恐怕也就顾不上胡枝子花是凋谢还是纷乱了。”

她们俩没有搭腔。
“人嘛，恐怕就是这样子了。”父亲的脸多少失去了光泽。
“爸爸，您这样喜欢胡枝子花吗？”千重子爽朗地问道，“今年已经来不及了，明年让千重子来替爸爸设计一张胡枝子小花纹画稿吧。”
“胡枝子是女式花样，哦。是妇女夏装的花样啊。”
“我要试试把它设计成既不是女式，也不是夏装的花样。”
①京都平城京、平安京的朱雀大路以西的地带。
“噢，小花纹什么的，打算做内衣吗？”父亲望着女儿，用笑支吾过去，“爸爸为了答谢你，给你画张樟树图案做和服或外褂。你穿起来准像妖精……”
“简直把男女式样全给颠倒了。”
“没有颠倒嘛。”
“你敢穿那件像妖精的樟树图案和服上街吗？”
“敢，去什么地方都敢……”
“唔。”
父亲低下头在沉思。
“千重子，其实我也并不是喜欢胡枝子白花，任何一种花，每每由于赏花的时间和地点各异，而使人的感触也各有不同。”
“那是啊。”千重子回答，“爸爸，既然已经来到这儿，龙村就
在附近，我想顺便去看看……”
“嘿，那是做外国人生意的铺子……繁，你看怎么办好？”
“既然千重子想去……”阿繁爽快地说。
“那就去吧。不过，龙村可没什么腰带卖……”
这一带是下河原町的高级住宅区。
千重子一定进店铺，就热心地观看成溜挂在右边、重叠着的女服绸料。这不是龙村的织品，而是“钟纺”的产品。
阿繁走过来问：“千重子也打算穿西装吗？”
“不，不，妈妈。我只是想了解了解，外国人到底都喜欢什么丝绸。”
母亲点点头。她站在女儿的后面，不时伸手去摸那些绸料。
仿古代书画断片——以正仓院书画断片为主的织品，挂满了正个的房间和走廊。
这是龙村的织品。太吉郎多次参观过龙村织品展览，还看过原来的古代书画断片和有关目录，脑子里有印象，都叫得上它们的名字、可是他还是一再仔细参观。
“这是为了让西方人知道，日本也能织出这样的织品。”认识太吉郎的店员说。
这些话，太吉郎以前来的时候也听说过，但现在听了还是点头表示赞同。即使是模仿中国的，他也说：“古代真了不起啊……恐怕上千年了吧。”
在这里陈列的仿古代大书画断片是非卖品……也有织成妇女腰带的，太吉郎曾买过几条自己喜欢的送给阿繁和千重子。
不过，这个商店是做洋人生意的，没有腰带出卖。最大的商品就是大桌布，如此而已。
此外，橱窗里还陈列着袋、囊一类东西和钱包、烟盒、方绸巾等小玩意儿。
太吉郎索性买了两三条不像是龙村出品的龙村领带，还有“揉菊”钱包：“揉菊”就是在织物上仿制光悦①在鹰峰做的所谓“大揉菊”纸制手工艺产品，手法比较新颖。
“类似这种钱包，现在在东北一些地方也还有、用结实的日本纸做的。”太吉郎说。
“哦，哦。”店员应着，“它同光悦有什么联系，我们不太了解……”
在里头的橱窗里摆着索尼牌小型收音机，连太吉郎他们也感到吃惊。这些委托商品，尽管是为了“赚取外汇”，但也未免太……
他们三人被请到里面的客厅喝茶。店员告诉他们，曾有好几个外宾在这些椅子上坐过。
①光悦(1558—1637)，即本阿弥光设，江户初期的艺术家，擅长泥金画、书道和茶道等。
玻璃窗外，有一片杉树丛，面积不大，却很稀罕。

“这叫什么杉呢？”太吉郎问。
“我也不晓得……大概是叫什么广叶杉吧。”
“哪几个字呢？”
“有的花匠不识字，不一定可靠，好像是广大的广，树叶的叶吧。这种树多半是本州以南才有。”
“树干是什么颜色？……”
“那是青苔。”
小型收音机响了。他们掉回头去，只见有个年轻人在给三四个西方妇女介绍商品。
“呀，是真一先生的哥哥啊。”千重子说着站了起来。
真一的哥哥龙助也向千重子这边靠过来。千重子的双亲坐在客厅椅子上，龙助向他们施了个礼。
“你接待那些妇女？“千重子说。双方一接近，千重子就感到这位哥哥和比较随便的真一不同，他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使人难以同他搭话。
“不算什么接待，我是给他们当翻译跑跑腿，因为那位担任翻译的朋友，他妹妹死了，我替他干三四天。”
“哦？他的妹妹……”
“是啊。比真一小两岁。是个可爱的姑娘……”
“真一的英语不太好，又害羞，所以只好由我……本来这家商店是不需要什么翻译的……何况这些客人在这家商店里只买小型收音机之类东西，她们是住在首都饭店里的美国太太。”
“是吗？”
“首都饭店很近，她们是顺便来看看的。如果她们能仔细看看龙村的织品就好了，可惜她们只顾看小型收音机了。”龙助低声笑了笑，“当然愿看什么全听她们的便。”
“我也是头一回看到这里陈列收音机。”
“不论是小型收音机还是丝绸，都要收美钞。”
“嗯。”
“方才到院子里去，看到池里有色彩缤纷的鲤鱼，我还想：如果她们详细问起这个，该怎么说明才好呢。可是她们只是夸夸鲤鱼好看就了事，无形中帮了我的大忙。关于鲤鱼的知识、我知道的不多。鲤鱼的各种颜色，用英语该怎么说才确切，我也不晓得，还有带斑纹的彩色鲤鱼……”
“千重子小姐，我们去看看鲤鱼好吗？”
“那些太太怎么办？”
“让店员去照应她们好喽。也快到时间，该回饭店喝茶了。据说她们已同她们的先生约好，要到奈良去。”
“我去跟父母亲说一声就来。”
“噢，我也得去跟客人打个招呼。”龙助说罢，走到妇女那边，跟她们讲了些什么。妇女们一齐把目光投向千重子。千重子脸上顿时飞起一片红潮。
龙助立即折回来，邀千重子到庭院去。
两个人坐在池边，望着美丽的鲤鱼在池中游来游去，沉默了半晌。龙助冷孤丁地说了一句：
“千重子小姐，你可以给你家的掌柜……哦，现在是公司的什么专务、常务来点厉害的脸色瞧瞧吗？这套千重子小姐会吧？需要的话，我也可以给你助助威……”
这太意外了，千重子感到万分惶恐。
从龙村回来的当天夜里，千重子做了一个梦—成群色彩斑驳的鲤鱼，向蹲在池边的千重子脚下聚拢过来，相互挤在一堆，有的纵身跳跃，也有的把头探出水面。
只是这样一个梦。而且都是梦见白天发生的事情。千重子把手伸进池水里，轻轻拨动了一下，鲤鱼就这样迅速聚拢过来了。千重子有点愕然，对鲤鱼群产生了一股无可名状的爱怜之情。
身边的龙助，似乎比千重子更加感到惊愕。
“你的手有什么香味……或者灵气吧。”龙助说。
千重子感到羞涩，站起来说：“或许是鲤鱼不怕人的缘故。”
然而，龙助目不转睛地盯着千重子的侧脸。
“东山就在眼前了。”千重子避开了龙助的目光。

“哦，你不觉得山色与往常有些不一样吗？已经像秋天……”龙助应道。
在鲤鱼梦里，龙助在不在身旁呢？千重子夜半醒来，已经记不清了。她久久难以成眠。
龙助劝千重子给店里的掌柜“来点厉害的脸色瞧瞧”，可是第二天，千重子却感到难以启齿。
店铺快要打烊时，千重子在帐房前坐下。这是一间古色古香的帐房，四周用低矮的格子围上。
植村掌柜觉察到千重子异乎寻常的举止，便问道：
“小姐，有什么事吗？……”
“请让我看看衣服布料。”
“小姐的？……”植村如释重负似的说，“小姐要穿自家店铺的布料吗？现在要选，就选过年穿的吧，是要做会客服还是长袖和服呢？哦，小姐过去不都是从冈崎或者雕万那样的染店买的“我想看看自家的友禅。不是过年穿的。”
“嗯，那倒不少。但不知眼前这些是不是能使小姐称心？”植村说着站起身子，唤来了两个店员，耳语几句，然后三个人搬出十几匹布料熟练地在店铺当中摊开让千重子看。
“这样的好。”千重子立即决定下来，“能在五天或一周内连夹袍下摆里子都请人缝好吗？”
植村倒抽了一口气，说：“这要得太急了，我们是批发店，很少把活儿拿出去请人缝。不过，行啊。”
两名店员灵巧地将布匹卷好。
“这是尺寸。”千重子说着，把一张条子放在植村的桌面上。但是，她并没有走开。
“植村先生，我也想学学，了解了解我们家的买卖情况，请您多指点啊。”千重子用恳切的语气说过之后，微微点了点头。
“哪里的话。”植村脸部的表情顿时僵硬起来。
千重子平静地说：
“明天也行，请您让我看看帐簿。”
“帐簿？”植村哭丧着脸说，“小姐要查帐吗？”
“谈不上什么查帐，我还不至于这样狂妄。不过，不看看帐簿，我无法了解我们家买卖的情况呀。”
“是吗。有好几种帐簿，还有一种应付税务局的帐簿。”
“我们家搞了两本帐？”
“哪儿的话，小姐。要是可以伪造帐目。那还得请你小姐来造呐。我们是光明正大的。”
“明天给我看吧，植村先生。”千重子干脆地说过之后，从植村面前走开了。
“小姐，在你出生前，这个店铺就一直是我植村料理的哩……”植村说完，千重子连头也不回。植村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又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轻轻咂了咂舌头，“唉，腰真痛啊。”
千重子来到母亲跟前，母亲正准备晚饭，简直给她吓坏了。
“千重子，你的话可厉害啊!”
“哦，您吓坏了吗，妈妈？”
“年轻人，看起来挺老实的，不过也真可怕呀!妈吓得都发抖了。”
“也是人家给我出的点子。”
“什么？是谁？”
“是真一先生的哥哥，在龙村……他告诉我，真一先生那里，他父亲的生意很兴隆，店里有两个好伙计，他说要是植村不干，他们可以调一个给我们，甚至还说他自己也来帮忙。”
“是龙助说的？”
“嗯。他说反正要经商，大学院也可以随时不上……”
“哦？”阿繁望着千重子活泼美丽的脸。
“不过，植村先生倒没有不做的意思……”
“他还说，在种着胡枝子白花那户人家附近，若有好房子，他也想让他父亲买下来。”
“唔，”母亲一时几乎说不出话来。“你父亲好像有点厌世思想。”
“人家说爸爸这样不是挺好吗？”
“那也是龙助说的？”

“是啊。”
“妈，刚才您或许都看到了，我请求您同意把咱店里的一块和服料子送给那位杉村姑娘，好吗？”
“好，好，还送件外褂怎么样？”
千重子避开了母亲的视线。她眼睛里包了一汪泪水。
为什么叫高机呢？不言而喻，就是因为它是高架手织机。一说是：由于手织机安放在挖得很浅的地面上，地里的潮气对丝有好处，所以叫高机。原先有人坐在高机上，现在还有人把沉重的石头装进篮子里，然后吊在高机旁边。
此外，也还有些纺织作坊兼用这种手工织机和机械织机。
秀男家只有三台手织机，分别由兄弟三人使用，父亲宗助偶尔也织织，因此在这小纺织作坊比比皆是的西阵，他们的家境还算过得去。
千重子委托织的腰带快接近完成，秀男也就越发高兴了。这固然是因为自己倾以全力的工作快要完成，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梭子穿梭、织机发出的声响中，包含了千重子的音容笑貌。
不，不是千重子，是苗子。不是千重子的腰带，是苗子的腰带。然而，秀男在纺织的过程中，只觉得千重子和苗子变成一个人了。
父亲宗助站在秀男身旁，久久地盯着腰带说：
“哦，是条好腰带。花样真新颖啊！”说着他歪歪脑袋问道，“是谁的？”
“是佐田先生的千金千重子小姐的。”
“花样谁设计的？”
“千重子小姐想出来的。”
“哦，是千重子她……真的吗？嗯。”父亲倒抽了一口气，望着还在织机上的腰带，并用手去摸了摸，“秀男，织得很有功夫呀，这样就行了。”
“秀男，我以前也跟你讲过，佐田先生是我们的恩人啊。”
“知道了，爹。”
“唔，我是讲过啦。”宗助还是反复地说，“我是从织布工白手起家，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台高机，有一半钱还是借来的。所以每次织好一条腰带就送到佐田先生那儿去；只送一条难以为情，总是在夜里悄悄送去……”
“佐田先生从没表示过难色。后来织机发展到三台，总算还……”
“尽管如此，秀男，还有个身份不同啊。”
“这我明白，您干吗要说这些呢？”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很喜欢佐田家的千重子小姐……”
“原来是这个。”秀男又动起停住的手脚继续织下去。
腰带一织好，秀男赶紧把它送到苗子所在的杉村去了。
一个下午，北山的天际出现了好几次彩虹。
秀男抱着苗子的腰带一走上马路，彩虹就跳入了他的眼帘。彩虹虽宽大，色彩却很淡雅，还没有完全划出弓形来。秀男停住脚步，抬头仰望，只见彩虹的颜色渐渐淡去，仿佛要消失的样子。
说也奇怪，在汽车进入山谷以前，秀男又两次看到类似的彩虹。前后三次，彩虹也都还没有完全成弓形，有些地方总显得淡薄些。本来这是常见的彩虹现象，可是秀男今天却有点放心不下，他心里总嘀咕：“噢，彩虹是吉利的象征呢，还是凶邪的标志？”
天空没有阴沉下来。进入山谷后，类似的淡淡的彩虹，好像又出现了。但它被清波川岸边的高山挡住，难以看清楚。
秀男在北山杉村下车后，苗子依然穿着劳动服，用围裙擦了擦自己的湿手，马上跑了过来。
苗子刚才在用菩提沙(毋宁说类似红黄色的粘土)精心地洗擦杉圆木。
虽然还只是十月，山水可能冰凉了。杉圆木在一条人工挖的水沟里漂浮着，水沟的一头有个简单的炉，热水可能就是从那里流下来的，冒起了腾腾的热气。
“欢迎你到这深山老林里来。”苗子弯腰施了礼。
“苗子小姐，答应替你织的腰带终于织好，给你送来了。”
“这是代替千重子小姐接受的吧，我再也不愿意当替身了。今天光见见你就蛮好的了。”苗子说。

“这条是我答应给你织的。而且又是千重子小姐设计的。”
苗子低下头说：“秀男先生，不瞒你说，前天千重子小姐店里的人把我的和服乃至草展全都给我送来了，可是这些东西，我什么时候才穿得着呢。”
“二十二日的时代节穿吧。你出不去吗？”
“不，可以出去。”苗子毫不犹豫地说、“现在在这儿可能会被人看见的。”
她好像正在思索什么，然后又说道：“可以到河边小石滩上走走吗？”
这会儿，哪能跟上次同千重子两个人躲进杉山里那样呢。
“秀男先生织的腰带，我会把它看作是一生的珍宝。”
“哪里，我还要为你织的。”
苗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千重子给苗子送和服这件事，苗子寄居的人家自然全都知道了。因此，即使把秀男带到那家去也未尝不可。但是，苗子自幼思念同胞姐妹，当她大体了解了千重子现在的身份和她家的店铺情况以后，也就心满意足了。她不愿再为一些小事给千重子增添烦恼。
不过，抚养苗子的村港家拥有杉林产业，这在此地也算是不错的，而且苗子还不辞辛苦地为他们干活，所以即使被千重子知道了，也不至于给他们增加麻烦。也许有杉林产业的人，要比那中等规模的衣料批发商殷实得多。
但是，苗子却打算今后对于同千重子频繁接触、加深往来的事，更要慎重行事。因为千重子的爱情已经渗入她的身心……
由于这个原因，苗子才邀秀男到河边小石滩上去。在清泷川的小石滩上，凡能种植的地方都种着北山杉树。
“实在冒昧，请你原谅。”苗子说。她毕竟是个女孩子，想快点看到腰带。
“杉山真美啊。”秀男抬头望了望山，然后打开布包袱皮，解下纸绳。
“这里是背后结成鼓形的地方。这段打算放在前面……”
“嗳哟!”苗子捋了捋腰带，一边看一边说，“把这样的腰带送给我，实在不敢当啊。”
苗子的眼睛里闪出了光彩。
“年轻人织的，有什么不敢当的呢。新年也快到了，画赤松和杉树还算合时。我本来想把赤松放在后面结成鼓形，可是千重子小姐却说应该把杉树放到后面。到这儿来，我才真正明白了。一听说杉树，就马上联想到它是一棵棵大树、老树，其实……我把它画得比较优雅一点，或许算是作品的特色吧。还用了一些赤松的树干作陪衬……”
当然，画杉树树干，也不是采用原色。在形状和色调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真是条漂亮的腰带啊，太谢谢了……可惜像我这样的人，恐怕系不了这么华丽的腰带。”
“千重子小姐送给你的和服合身吗？”
“我想一定会很合身的。”
“千重子小姐从小就很会挑选有京都特色的和服布料……这条腰带还没给她看过呢。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这不是千重子小姐设计的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也该请千重子小姐看看才是。
“那末，在时代节穿出来好吗？”秀男说罢，把腰带叠好，收入帖纸里。
秀男将纸绳系好。
“请你愉快地接受吧。虽说是我答应给你织，其实是千重子委托我的。你只当我是个普普通通的织布工就是喽。”秀男对苗子说，“不过，我是诚心诚意为你织的呀。”
苗子把秀男递给她的那包腰带放在膝上，默不作声。
“我刚才讲过，千重子小姐从小就很会挑选和服，她送给你的和服，同这条腰带一定配得上……”
他们俩跟前那条浅浅的清泷川，纯潺潺的流水声隐约可闻。秀男环顾了一下两岸的杉山。然后说：
“杉树的树干就像手工艺品般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这个我想象到了。可是杉树上方的枝叶这样像素淡的花，却没有想到。”
苗子的脸上泛起了愁容。说不定父亲是在砍树梢枝桠的时候，想起了被抛弃的婴儿千重子而伤

心，以致从一棵树梢荡到另一棵树梢时不慎摔下来的？那时候，苗子和千重子都还是个婴儿，自然什么也不懂。直到长大以后，才从村里人那里听说。
因此，苗子对于千重子——其实她连千重子这个名字也不晓得——只知道她同自己是双胞胎，但她是死是活，是姐姐还是妹妹，都不晓得。因此她想：哪怕见一次也好；如果能见面，从旁瞧瞧也愿意。
苗子那间破陋的像棚子似的家，至今依然在杉村里荒废着。因为一个单身少女，是无法呆下去的。长期以来，由一对在杉山劳动的中年夫妇和一个上小学的姑娘住着。当然也没有收他们称得上房租的钱，况且这也不像是能收房租的房子。
只是上小学的这位小姑娘出奇地喜欢花，而这房子旁边又有一棵美丽的桂花树，她偶尔跑到苗子这儿请教修整的方法。于是苗子告诉她：
“不用管它好喽。”
然而，苗子每次打这间小房子门前走过，总觉得自己老远老远就比别人先闻到桂花香。这毋宁说给苗子带来了悲伤。
苗子把秀男织的腰带放在膝上，感到沉甸甸的。它激起了她万千思绪……
“秀男先生，我已经知道千重子小姐的下落了，以后我尽量不再同她来往。不过，承你的好意，和服和腰带，我穿一次就是……你会理解我的心意吗？”苗子真诚地说。
“会理解的。”秀男说，“时代节你会来吧。我希望看到你系上这条腰带。不过，不邀千重子小姐来。节日的仪仗队是从御所出发。我在西蛤御门等你。就这样决定下来好吗？”
苗子脸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好一阵子，她才深深点了点 对岸河边的一棵小树，叶子呈红色，映入水中的影子在荡漾着。秀男抬起脸来问：
“那叶子红得很鲜艳的是什么树呀？”
“是漆树。”苗子抬起目光回答。这一瞬间，不知为什么，梳理头发的手一颤抖，把黑发结弄散了，长发一直垂落在双肩上。
“嗳呀!”
苗子倏地满脸绯红，赶紧把头发捋在一起，卷了上去，然后准备用衔在嘴里的发夹别上，可是夹子散落一地，不够用了。
秀男看见她的这种姿态和举止，觉得实在动人。
“你也留长发吗？”秀男问。
“是啊。千重子小姐也没有剪掉嘛。不过，她很会梳理，所以男人家几乎看不出来……”苗子慌里慌张地连忙戴上头巾，说：“实在对不起。”
“在这儿，我只给杉树修饰，而我自己是不化妆的。”
尽管这么说，她也淡淡地涂上了口红。秀男多么希望苗子再把手巾摘下来，让他看一眼她那长发垂肩的姿态啊。可是，怎么好开口呢。这点，苗子慌忙戴上头巾的时候就意识到了。
狭窄的山谷西边的山峦开始昏暗了。
“苗子小姐，该回去了吧。”秀男说着站了起来。
“今天也快歇工了……白天变得短啦。”
山谷东边的山巅上，耸立着一排排参天的杉树。秀男透过杉树树干的间隙，窥见了金色的晚霞。
“秀男先生，谢谢你，太谢谢你了。”苗子愉快地接受了腰带，也站起身来。
“要道谢的话，请向千重子小姐道谢好喽。”秀男嘴上虽这么说，但是他为能给这位杉村姑娘织腰带，心中充满了喜悦，感情激动不已。
“恕我唠叨，时代节那天请一定来，别忘了，我在御所西门——蛤御门等你！”
“好吧!”苗子深深点头，“穿上过去从未穿过的和服，系上腰带，准会很难为情的……”
在节日甚多的京都，十月二十二日的时代节，同上贺茂神社、下贺茂神社举办的葵节、祇园节一起，被公认为三大节日。它虽然是平安神宫的祭祀，然而仪仗队却是从京都御所出发的。
苗子一大早心情就不平静，她比约定时间提前半个钟头就到达御所西边的蛤御门阴凉处等候秀男。在她来说，等候男朋友这还是头一回。
多亏天气晴朗，万里无云。

平安神宫是为纪念迁都京都一千一百年而于明治二十八年兴建的，因此不消说是三大节日中最新的一个。但是由于这是庆祝京都建都的节日，所以尽量把千年来都城风俗习惯的变迁在仪仗队中表现出来。而且为了显示各朝代的不同服饰，还要推出为人们所熟悉的各朝代的人物来。比如：和宫①、连月尼③、吉野大夫③、出云阿国④、淀君⑤、常盘御前①、横笛②、巴御前③、静御前④、小野小町⑤、紫式部、清少纳言。
还有大原女、桂女⑥。
①和宫(1846 一 1877)，仁孝天皇的第八皇女，下嫁德川家茂将军。
⑦连月尼(1791—1875)，即太田垣莲月，江户末期女诗人，丈夫死后削发为尼。
③吉野太大，日本南北朝(1336—1393)的官吏 o
④出云阿国(？ 一 1607 年以后)日本古典戏剧“歌舞伎”的创始人。
⑤淀君(1567—1615)，战国安土桃山时代名将丰臣秀吉的侧室．名茶茶。
此外还有妓女、女演员、女贩等也混杂其中。以上列举了妇女，当然还有像楠正成⑦、织田信长⑧、丰臣秀吉等王朝公卿和武将。
这活像京都风俗画卷的仪仗队，相当的长。
据说从昭和二十五年起，仪仗队才增加了女性、从而增添了节日的鲜艳和豪华的气氛。
仪仗队领先的是明治维新时期的勤王队、丹波北桑田的山国队，殿后的是延历时代的文官上朝场面的队伍。仪仗队一回到平安神宫，就在凤辇⑨前致贺词。
仪仗队是从御所出发，最好在御所前的广场上观看。因此，秀男才邀苗子到御所来。
苗子站在御所门阴凉处等候秀男，人群进进出出，十分拥挤，倒也没人留意她。不料却有一个商店老板娘模样的中年妇女，大大咧咧地走了过来，说：“小姐，您的腰带真漂亮。在哪儿买的？同和服很般配……让我瞧瞧。”妇女说着伸手去摸：“能让我看看背后的带子吗？”
①常盘御前(生殁年不详)，平安宋朝武将源义经之母，美貌无比，御前是贵族夫人之尊称。
⑦横笛，日本古典文学(平家物语)中的女主人公。
②巴御前(1154—1184)、平安末朝武将源义仲之妾，擅长武功。
④静御前(1159—1189)，源义经的爱妾，擅长歌舞。
⑤小野小町，平安前期女歌人。被称为六歌仙之一。
⑥桂女，传诵特殊风俗的巫女，因住京都佳乡，故叫桂女。
⑦楠正成(1254—1336)，即楠木正成，南北朝时代的武将，幼名多闻丸。
⑧织田信长(1534—1582)，战国安土挑山时代的著名武将。
⑨凤辇，指天皇所乘的鸾舆。
苗子转过身来。
听见那妇女“啊！”地一声赞叹，她心里反而觉得踏实了。因为她穿这身和服，系这种腰带，还是有生以来头一道。
“让你久等啦。”秀男来了。
节日仪仗队出场的御所附近的座位都被佛教团体和观光协会占去了。秀男和苗子只好站在观礼席后面。
苗子第一次在这么好的位置上观礼，只顾观看仪仗队，差点连秀男的存在和自己身上穿的新衣裳也都给忘了。
然而，她很快就发觉，便问：
“秀男先生，你在看什么呢？”
“看松树的翠绿。你瞧，那仪仗队有了松树的翠绿作背景，衬托得更加醒目了。宽广的御所庭园里净是黑松，所以我太喜欢它啦。”
“我也悄悄看着苗子小姐，你不觉得吗？”
“瞧你多讨厌呀！”
苗子说着，低下了头。
古都
深秋的姐妹

在节日甚多的京都，千重子喜欢鞍马的火节胜过“大字”。由于地点不太远，苗子也去看过。但是，以往在火节的活动场地上即使擦肩而过，她们俩彼此都不会留意的。
从鞍马道通往神社，一路上家家户户扎上松枝，屋顶洒上水。人们从半夜里就举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火把，嘴里喊着“嗨哟嗨哟哟”的呼号，登上神社。火焰熊熊燃烧。两座轿子出现时，村里(现在是镇)的妇女们全体出动去拉轿上的绳子。最后才献上大火把。节日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天快亮的时分。
不过，这种有名的火节，今年停止举行了。据说是为了什么节约。伐竹节虽照旧进行，可是火节则不举行了。
北野天神的“芋茎节”①今年也取消了。据说是由于芋头欠收，无法装饰芋茎轿的缘故。
在京都，经常举行诸如鹿谷安乐养寺的“供奉南瓜”，或莲华寺的“祭祀河童”⑨等仪式。这些仪式显示了古都的风貌，也反映了京都人生活的一个方面。
近年来又恢复了在岚山河流上泛龙舟的迦陵频伽③，和在上贺茂神社院内小河上举行的曲水宴等仪式。这些都是当年王朝贵族的高雅游乐。
曲水宴，就是身穿古装的人坐在河岸边上，让酒杯从小河上漂过来，在这工夫，或写诗作画，或写别的什么，待漂到自己跟前时，拿起酒杯，把酒一饮而尽，然后又让酒杯漂到下一个地方去。这种事都是由书童侍候的。
这是从去年开始举办的盛事，千重子去观看了。本来在王朝公卿的前头是歌人吉并勇④(这位吉井勇已与世长辞，现在不在人世了)。
千重子今年没去参观岚山的迦陵频伽。她总觉得这些活动缺乏古雅的风趣。因为京都古色古香的盛会很多，她几乎都看不过来呢。
①芋茎节，是京都北野神社每年十月四日举行的神事，用芋茎铺葺神轿轿顶，抬着去游街。
②河童，是佛教中的一种想象的神鸟。这种鸟人面鸟身，生活在雪山上或极乐世界里，能发出美妙的声音．令人百听不厌。
③迦陵频伽，是日本传说中的想象动物，水陆两栖，形似四五岁的儿童，面似虎，嘴尖，身上有鳞，发如刘海，顶上有坑，坑里有水。
④吉井勇〔1886—1960)，当代诗人、剧作家。
千重子的母亲阿繁爱劳动，千重子也许是从小就受到她的熏陶，或许是天生的秉性，她早早起床就细心地揩拭格子门等。
“千重子，时代节你们两个人过得真快活啊。”
刚收拾好早餐的餐桌，真一就挂来电话了。看来真一又把千重子和苗子弄错了。
“你也去了吗？要是喊我一声就好了……”千重子耸耸肩膀说。
“我本来是想喊你来着，可是我哥哥不让。”真一毫不拘束地说。
千重子有点犹疑，没有告诉真一他弄错人了。但是真一来电话，她可以想象到苗子可能已经穿上了她送的和服，并系上秀男织的腰带，去参观时代节了。
苗子的伴儿肯定是秀男。这件事，千重子一时虽然觉得很意外，但心头很快地隐隐涌上一股暖流，她脸上也微微泛起了一抹笑容。
“千重子小姐，千重子小姐！”真一在电话里喊，“你干吗不说话呀？”
“你不是真一先生吗？”
“是啊，是啊。”真一笑了起来，“现在掌柜在吗？”
“不，还没……”
“千重子小姐，你是不是有点感冒？”
“你觉得我有点感冒？我在门口擦格子门哪。”
“是吗。”真一好像在晃着电话筒。
这回是千重子朗朗地笑了。
真一压低声音说：“这个电话是我替哥哥挂的，现在就换哥哥来讲吧……”
千重子对真一的哥哥龙助就不能像对真一说话那样随便。
“千重子小姐，你给掌柜厉害的脸色看了吗？”龙助突然这么问道。

“给了。”
“那真了不起啊！”龙助又高声重复说一遍，“真了不起啊！”
“家母在我背后，偶尔也听得见，好像边听边替我捏把汗呢。”
“那也可能。”
“我说了，我也想在店里学学做生意，请把所有的帐簿都让我看看。”
“嗯。那就行了。尽管只是说说而已，但说与不说可就大不一样啊。”
“然后，还让他把铁柜里的存款帐簿、股票、债券之类东西都统统拿出来了。”
“这，真行。千重子小姐真了不起。”龙助忍不住地说，“千重子小姐，没想到你这样一个温顺的姑娘竟……”
“是龙助先生你出的主意嘛……”
“这主意不是我出的。是因为附近的批发商有些奇怪的传闻，我才下的决心，如果千重子小姐不便说，由家父或我去说好了。不过，小姐说是最上策。掌柜的态度有变化了吧？”
“有，多少有点儿。”
“这也是可能的。”龙助在电话里沉默片刻，又说，“太好啦！”
千重子在电话里仿佛感到龙助又在犹豫什么。
“千重子小姐，今天中午我想上贵店去看看，不碍事吧。”龙助说，“真一也一道去……”
“会碍什么事呢。在我这里，不会有你想象那种大不了的事。”千重子回答说。
“因为你是年轻的小姐呀。”
“瞧你说的。”
“怎么样？”龙助笑着说，“我想在掌柜还没下班之前去。我也要仔细观察观察。千重子小姐不必担心，我看掌柜的神色行事。”
“啊？”千重子后头的话说不出来了。
龙助家是室町一带的大批发商，伙伴中也有各种各样财雄势大的人。龙助虽是正在大学研究院念书，但是店铺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要落在他肩上。
“该是吃甲鱼的季节啦。我在北野大市已经订好座席，请你光临。以我的身份去请令尊令堂，未免太冒失了，所以请你……我还带上我家的‘童男’去。”
千重子倒抽了一口气，只“噢”地应了一声。
真一扮童男乘坐祇园节的彩车，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然而龙助如今还时不时椰揄真一，管他叫“童男”。或许是在真一身上至今还保留着当年那股子“童男”般可爱而温存的性格吧……千重子对母亲说：“方才龙助来电话，说他中午要和真一上咱家来。”
“哦？”母亲阿繁显出意外的神色。
下午，千重子上后面楼上化妆，虽不是浓妆艳抹，但也费了一番功夫。她细心地梳理着长发，但总也梳不成称心的发型。要穿的衣裳也不知挑哪件好，挑来挑去，反倒决定不下来。
千重子好容易才下楼来，父亲已经出门，不在家了。她在内客厅里把炭火拨弄好，看了看周围，又望了望窄小的庭院。那棵老枫树上长着的藓苔，依然是绿油油的，而寄生在树干上的那两 株紫花地丁的叶子，却已经开始枯黄了。
在那座雕着基督像的灯笼脚下，一棵小小的山茶花开着红花，红得那样娇艳，甚至比红玫瑰还吸引千重子。
龙助和真一来了。他们同千重子的母亲郑重地寒暄一番之后，龙助独自一个人走到帐房掌柜面前，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
植村掌柜慌忙走出帐房，一本正经地酬酢了一番。他讲了很长时间，龙助也应答了，却一直板着面孔。这种冷漠劲，植村当然看在眼里。
植村寻思：这学生哥想干什么呢？然而他被龙助镇住，又不知如何是好。
龙助等植村把话头一顿下来，就平静地说：
“贵店生意兴隆，太好了。”
“哦，谢谢，托福了。”
“家父常说，佐田先生幸亏有你，你有多年经验，真了不起啊……”

“哪里的话。小店不同于水木先生那样的大字号，是不值得挂齿的啊。”
“不，不，像我们字号，到处伸手，又是和服料子批发商，又是什么……简直是杂货铺！我并不太感兴趣。
要是少了像植村先生这样殷实可靠的人，店铺可就……”
植村正要回话，龙助就站了起来。他哭丧着脸，望着朝千重子和真一所在的内客厅走去的龙助的背影。掌柜明白：说要看帐簿的千重子和眼前的龙助之间，暗地里定有某种联系。
龙助来到内客厅，千重子抬头望着他的脸，仿佛要问什么似的。
“千重子小姐，我替你跟掌柜说妥了。因为我劝告过你，我有责任。”
千重子低下头来替龙助泡沫茶。
“哥哥，你瞧瞧那枫树树干上的紫花地丁。”真一用手指着说，“有两株吧。千重子小姐在几年前早就把那两株紫花地丁看作是一对可爱的恋人……但它俩却是咫尺天涯啊……”
“唔。”
“姑娘嘛，总是想入非非。”
“瞧你说的，叫人多难为情呀，真一先生。”千重子把泡好的沫茶端到龙助跟前，手微微颤抖着。
他们三人乘上龙助店里的车子，向北野六番町的甲鱼铺所在地大市奔去。大市是一家格局古雅的老铺子，旅游者尽人皆知。房子破旧，天花板也很低矮。这里主要是卖炖甲鱼，即所谓甲鱼火锅；其次是杂烩粥。
千重子感到浑身暖融融的，似是带有几分醉意。
千重子连颈脖都搽上了一层淡红粉。这脖子又白又嫩，光滑润泽，富有青春的魅力，特别是上了淡红粉，实在美极了。她不时抚摩着脸颊，眼睛里闪露出娇媚的神态。
千重子不曾喝过一滴酒。然而，甲鱼火锅的汤几乎有一半是酒。
有车子在门口等候，千重子还是担心自己的脚步打颤。然而，她喜不自禁，话也多起来了。
“真一先生，”千重子对喜欢侃侃而谈的真一说，“时代节那天你看到在御所庭园里的那一对，不是我，你看错人啦。你是在远处看见的吧。”
“不要隐瞒嘛。”真一笑了。
“我什么都没隐瞒呀。”千重子不知该讲什么好，只是说了声：“其实，那姑娘是我的姐妹。”
“什么？”真一摸不着头脑。
千重子在花季的清水寺曾跟真一谈过自己是个弃儿。这事，真一的哥哥龙助恐怕也有所闻。即使真一没有告诉他哥哥，但两家铺子很近，消息会自然而然传过去。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吧。
“真一先生，你在御所庭园里看到的是……”千重子犹豫了片刻，又说，“是我的孪生姐妹，我们是双胞胎呀！”
真一这是第一次听说。
三人沉默良久。
“我是被遗弃的啊。”
“若是真的，那扔在我们店门前就好了……真的，扔在我们店门前就好了。”龙助满怀深情地反复说了两遍。
“哥哥，”真一笑了，“那时千重子小姐是刚出生的婴儿，同现在的千重子小姐可不一样呀。”
“就算是婴儿，不也很好吗。”龙助说。
“那是你见了现在的千重子小姐才这么说的吧？”
“不。”
“现在的千重子小姐是佐田先生的掌上明珠，是他精心把千重子小姐抚养成人的啊。”真一说，“那个时候，哥哥也还是个孩子，试问小孩子能抚养婴儿吗？”
“能抚养。”龙助有力地回答。
“哼，哥哥总是这样过于自信，不服输。”
“也许是吧。不过，我的确希望抚养婴儿时的千重子，我相信母亲也会帮我的忙。”
千重子醉意减退，额头变得苍白了。
北野的秋季舞蹈会将持续半个月。在结束的前一天，佐田太吉郎一个人出门去了。茶馆送来的

入场券当然不止一张，可是太吉郎不想邀任何人同去。连看完舞蹈回家途中，同几个伙伴到茶馆玩玩，他也感到麻烦。
在舞蹈会开始之前，太吉郎就闷闷不乐地坐在茶席上。今天当班坐在那儿以茶道礼法泡制沫茶的艺妓，也没有太吉郎所熟悉的。
在艺妓身边站了一溜七八个少女，大概是帮忙端茶的吧。她们都穿着全套的粉红色长袖和服。
“哎哟！”太吉郎差点儿喊出声来。那姑娘打扮得非常艳美。她不就是那天被这烟花巷的老板娘带去看“叮当电车”，并同太吉郎一道乘过车的那个姑娘吗？……只有她一个人穿绿色和服，或许也是在值什么班吧。
这个绿衣少女把沫茶端到太吉郎面前，她当然要遵守茶道的礼法，板起面孔，不露一丝微笑。然而，太吉郎的心情似乎轻松多了。
这是一出八场舞剧，名叫《虞美人草图》，是中国的一出有名的项羽和虞姬的悲剧。可是，当演完了虞姬拔剑刺胸，被项羽抱在怀里，在静听思乡的楚歌声中死去，最后项羽也战死沙场一场之后，就转到日本熊谷直实①和平敦盛②以及玉织姬的戏了。故事是讲熊谷打败了敦盛后，深感人世间变化无常而落发出家，随后到古战场上凭吊敦盛时，发现坟墓周围开着虞美人花，笛声可闻。这时便出现了敦盛的鬼魂，它要求把青叶笛收藏在黑谷寺里，玉织姬的鬼魂则要求把坟边的虞美人花供奉在佛前。
①熊谷直实[1141—1208)，镰仓初期的武将。
②平敦盛(1169—1184)，平安末期的武将。
在这出舞剧之后，还演出了另一出热闹的新舞蹈《北野风流》。
上七轩的舞蹈流派，是属于花柳派，同祇园的井上派不同。
太吉郎从北野会馆出来以后，顺路到了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馆，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茶馆的老板娘便问：
“叫个姑娘来？”
“唔，叫那个咬人舌头的艺妓吧……还有，那个穿绿衣、给人端茶的姑娘呢？”
“就是坐‘叮当电车’的……好，叫她过来打一下招呼就可以了吧。”
在艺妓来到之前，太吉郎一个劲地喝酒；艺妓一来，他就故意站起来走了出去。艺妓跟着他，他便问道：
“现在还咬人吗？”
“你记性真好。不要紧的，你伸出来试试。”
“我不敢。”
“真的，不要紧的。”
太吉郎把舌头伸出来，它被另一个温暖而柔软的舌头吸住了。
太吉郎轻轻地拍了拍艺妓的脊背说：
“你堕落了。”
“这算什么堕落？”
太吉郎想漱漱口。但是，艺妓站在身旁，他也不好这样做。
艺妓这样恶作剧，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对艺妓来说，这是一瞬间的事，也许没有什么意义。太吉郎不是讨厌这年轻的艺妓，也不认为这是一桩卑劣的行为。
太吉郎刚要折回客厅，艺妓一把抓住他说：
“等等！”
于是，她拿出手绢，擦了擦太吉郎的嘴唇。手绢沾上了口红。艺妓把脸凑到太吉郎面前瞧了瞧，说：
“好，这就行了。”
“谢谢……”太吉郎将手轻轻地放在艺妓的肩上。
艺妓留在盥洗间，站在镜前再涂了涂口红。
太吉郎返回客厅时，那里已是空无一人。他像漱口似的一连喝了两三杯冷酒。
尽管这样，太吉郎身上似乎依旧留有艺妓的香气，或许是艺妓的香水味。他感到自己仿佛变得

年轻了。
他觉得就算艺妓的恶作剧是出其不意，可是自己也未免太冷漠了。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好久没跟年轻姑娘嬉闹的缘故吧。
也许，这个二十上下的艺妓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女人。
老板娘带着一个少女走了进来。少女还是穿着她那身绿色长袖和服。
“按您要求请她来了，她说只作一般性问候。瞧，毕竟年纪还轻啊。”老板娘说。
太吉郎瞧了瞧少女，说：“刚才端茶的……”
“是啊。”少女到底是茶馆的姑娘，没有显出一点羞怯的样子，“我知道您是那位伯伯才给您端的啊。”
“哦，那就谢谢你啦，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
这时艺妓也折回来了。老板娘对她说：
“佐田先生特别喜欢小千子。”
“是吗。”艺妓望着太吉郎的脸说，“您很有眼力，不过还得等三年哩。再说，来年春天小千子就要到先斗街去。”
“到先斗街？为什么？”
“她想当舞女去，她说她憧憬舞女的风姿。”
“哦？要当舞女，在祇园不是挺好吗？”
“小千子有个姨妈在先斗街，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太吉郎望着这个少女，暗自想道：这姑娘不论上什么地方，都会成为第一流的舞女。
西阵纺织业工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果断措施，决定自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共八天，停止开动所有织机。十二日和十九日是星期天，实际上是停工六天。
停工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蒂是由于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生产过剩，致使库存达三十万匹之多。停工八天，就是为了处理库存和争取改善交易。近来资金周转困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自去秋至今春，收购西阵纺织品的公司也相继倒闭了。
据说停机八天大约减产八九万匹。但结果还不错，总算是成功了。
尽管如此，在西阵的纺织作坊街，特别是在小巷里，一看就明白，这些所谓作坊，是以零星的家庭手工业居多。他们对这次统制措施是紧跟的。
那里布满的小房子，瓦顶破旧，屋檐很深。虽是两层楼，但却很低矮。小巷更是像荒野一样杂乱无章，连昏暗处也传出了织机声。这些织机不全都是自家的，恐怕也有租赁来的。
但是，据说申请“免除停机”的，只有三十多家。
秀男家不是织和服料子，而是织腰带的。有高机三台，白天也开亮电灯，安放织机的地方还算明亮，而且后面还有空地。但房子很窄，甚至不知道家里人在什么地方休息、睡觉，不知道那些为数不多而且粗糙的厨具都放在哪里。
秀男身强力壮，有才能，对工作也很热心。不过长年累月坐在高机的窄板上不停地织，恐怕屁股上都长茧子了。
他邀苗子去参观时代节的时候，对游行队伍的背景——御所那片宽阔的苍翠松林，比对穿上各种时代服装的游行队伍更要感兴趣得多。也许是从日常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的缘故吧。然而，这一点苗子是体会不到的，因为她是在山沟沟里，即是在狭窄的山谷里劳动……
不消说，自从苗子在时代节系了秀男为自己织的腰带之后，秀男工作起来就更加起劲了。
千重子自从跟龙助、真一兄弟两个人上大市以后，时不时心神恍您，虽然还不算是极度痛苦。她自己似乎也注意到，这也许是由于烦恼的缘故吧。
在京都，十二月十三日“开始年事”，这天已过去了。这里已进入冬季，天气变幻莫测。有时大晴天却下起阵雨，偶尔还夹着雨雪。天晴得快，阴得也快。
十二月十三日“开始年事”，按京都的风俗习惯，从这天起，得筹备过年，还要开始互赠岁暮的礼物。

忠实遵守这种规矩的，还得数祇园等的花街柳巷。
每逢这时节，艺妓、舞女等都要到平日照顾她的茶馆、歌舞乐师家或艺妓老大姐家去分送镜饼①。
接着由艺妓、舞女们挨家道贺，说声“恭喜”。它含有这年承蒙眷顾，得以平安度过，来年还请多多关照的意思。
①镜饼，是供神用的圆形大年糕，通常是上下两个。
这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艺妓、舞女来来往往，比往常任何时候都多。稍稍提前的岁暮活动，把祇园周围点缀得绚丽多彩。
千重子家的店铺没有这样华丽。
千重子吃过早饭，独自上后面楼上作简单的晨间化妆。可是，她的手却是漫不经心地运动着。
龙助在北野甲鱼铺里说的那番激动的话，始终在千重子内心里翻腾着。什么要是千重子在婴儿时候被扔到龙助家门前就好了，这句话难道不是有相当分量吗？
龙助的弟弟真一是千重子的青梅竹马之交，直到高中一直都是同学。他性情温柔，尽管他喜欢千重子，可他从不曾像龙助那样说出这种令人窒息的话来。所以他们相处得很自然。
千重子梳理好她的长发，把它披散在肩上，然后下楼来了。
就在早餐快要结束的时候，北山杉村的苗子给千重子挂来了电话。
“是小姐吗？”苗子叮问了一句，“我想见千重子小姐，有件事要面告，可以吗？”
“苗子，我真想念你啊……明天怎么样？”千重子回答。
“我随时都可以……”
“到我店里来吧。”
“请原谅，别叫我上店里去。”
“你的事我已经告诉母亲。父亲也知道了。”
“还有店员在吧？”
“……”千重子沉思片刻，说：“那末，我到你村里去！”
“不过这里很冷……你来，我当然很高兴。”
“我还想去看看杉树……”
“是吗？这里不但冷，兴许还会下阵雨呢。请你都准备好。不过，烧火嘛，倒是可以随便地烧。我在路旁劳动，你来了我马上就知道。”
苗子爽朗地回答。

古都

冬天的花

千重子穿上了长裤和厚厚的套头毛线衣。她从没有这样打扮过。厚袜子也很花哨。
父亲太吉郎在家，千重子跪坐在他面前，向他请安。太吉郎看到千重子这身少见的装扮，不禁瞠目而视。
“要上山去吗？”
“是啊……北山杉村那孩子说想见见我，好像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是吗？”太吉郎毫不犹豫地叫了一声：“千重子！”
“嗯。”
“那孩子要是有什么苦恼或困难，你就把她带到咱家来……我收养她。”
千重子低下头来。
“太好了。有了两个女儿，我和你妈也就不寂寞了。”
“爸爸，谢谢您，太谢谢您了。”千重子施了个礼，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千重子，你是我一手喂奶喂大的，我非常疼爱你。对那姑娘，我也尽量做到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她长得像你，一定是个好姑娘。带她来吧。二十年前，我讨厌双胞胎，现在倒无所谓了。”父亲说。
“繁！阿繁！”太吉郎呼喊妻子。

“爸爸，我对您的好意是感激不尽的。不过，苗子那姑娘是决不会到咱家来的。”千重子说。
“那又是为什么呢？”
“她大概是不愿意妨碍我的幸福，哪怕是一星半点。”
“怎么说是妨碍呢？”
“怎么说是妨碍呢？”父亲又说了一遍，然后歪了歪脑袋。
“就说今天吧，我对她说：我爸妈都知道了，请你到店里来吧。”千重子带着含泪欲哭的声音说，“她却顾虑店员和街坊……”
“店员算什么！”太吉郎终于提高了嗓门。
“我懂得爸爸的心意。今天我不妨去说说看。”
“好吧。”父亲点点头，“路上当心……还有，你可以把爸爸刚才的话转告苗子那孩子。”
“好的。”
千重子穿上雨衣。戴上头巾，换了一双雨鞋。
早晨，中京的上空万里无云，可不知什么时候阴沉下来了，说不定北山下着雷阵雨。从城里也可以看见这般天色。要不是京都优美的小山峦挡住，或许还能看到远方天阴得要下雪的样子呢。
千重子乘上了国营公共汽车。
在北山的中川北山村，有国营和市营两种公共汽车，市营公共汽车开到京都市(已经扩大)北郊的山麓就折回，而国营公共汽车则一直驶至远方的福并县小洪地方。
小洪坐落在小滨湾的岸边上，从若狭湾向前伸向日本海。
也许是冬天，公共汽车乘客不多。
有两个同伙的青年人目光炯炯地盯着千重子。千重子有点害怕，赶紧蒙上头巾。
“小姐，请你不要用那种东西蒙起来嘛。”其中一个青年用跟年轻人很不相称的沙哑声说。
“喂，住嘴！”贴邻的另一个青年说。
请求千重子的那个年轻人手戴镣铐，不知是什么罪犯。他身旁的另一个男人可能是个刑警。大概是要翻过这深山老林，把犯人押送到什么地方去吧。
千重子不能摘下头巾让他们看见自己的脸。
公共汽车到达了高雄。
“到了高雄的什么地方啦？”有个客人问。其实还不至于认不出来。枫叶已经全部落光，从树梢的细枝上可以看到冬天的景象。
在松尾树下的停车场上，一辆车子也没有了。
苗子身穿劳动服来到菩提瀑布停车场迎候千重子。
“小姐，欢迎你。很高兴地欢迎你到这深山里来。”
“算不了什么深山嘛。”千重子戴着手套就去握住苗子的双手说，“真高兴啊，打夏天以后就再没见过面啦。那次在杉山里，太感谢你了。”
“那算不了什么。”苗子说，“不过，那时万一响雷真的打在我们俩身上，真不知成什么样子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很高兴……”
“苗子，”千重子边走边说，“你给我挂电话，一定有什么急事吧，快告诉我！要不，也塌不下心来聊天呐。”
“……”苗子身穿劳动服，头上包着一条头巾。
“究竟是什么事嘛？”千重子再问了一句。
“其实，是秀男向我求婚，我想同你商量，所以……”苗子绊了一跤，差点摔倒，一把抓住了千重子。
千重子把摇摇晃晃的苗子抱住。
苗子每天劳动，身体很健壮……可是，那回夏天打雷的时候，千重子一味害怕，不曾留意到。
苗子很快就站稳脚跟，可是她好像很愿意被千重子拥抱，不肯说声行了，甚至索性依偎着千重子走起来。
搂着苗子的千重子，不知不觉地反而更多地靠在苗子身上。不过，这两个姑娘谁都没注意到这点。

“千重子把头巾拉起来说：
“苗子，那你是怎样回答秀男的？”
“回答？……我总不能当面回答呀。”
“起初他把我错认是你……现在弄清楚了，他已经把你深深印在心上了。”
“哪有这种事。”
“不，我非常了解这点。即使不认错人，我也只是替代千重子小姐罢了。秀男一定把我看做是千重子的幻影吧。这是第一……”苗子说。
现在千重子回想起这样一件事来：今年春上郁金香盛开的时候，从植物园回家途中，在加茂川堤岸上，父亲曾劝母亲把秀男招为千重子的入赘女婿。
“第二，秀男家是织腰带的，”苗子加强语气，“如果由于这件事而使千重子小姐家的店铺和我发生了关系，增加了千重子小姐的麻烦，甚或使千重子小姐遭到街坊的冷眼，那我可就罪该万死。我真想躲到更深更深的深山里去……”
“你是这样看的吗？”千重子摇了摇苗子的肩膀，“今天我是对父亲说明了要上你这儿来的。我母亲也很理解。”
“你猜我父亲怎么说。”千重子更使劲地摇晃着苗子的肩膀。“他说，你去对苗子姑娘说，要是她有什么苦恼或困难，就把她带到咱家来……你是作为亲生女儿入了父亲的户口的。不过对那姑娘也要尽量做到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呀。千重子一个人太寂寞了吧。”
“……”苗子摘下蒙在头上的头巾，说了声“谢谢”，就把脸捂了起来，好大一会儿说不出话。
“我衷心感激你。我的确是个举目无亲、孤苦伶仃的人，虽然寂寞，但我埋头劳动，把这些都忘掉了。”
千重子为了缓和苗子的激动感情，说：
“关键是秀男，他的事……”
“这样的事，我不能马上回答。”
苗子直勾勾地望着千重子，眼眶里噙满了热泪。
“借我这个。”千重子用苗子的手巾替苗子揩拭眼圈和脸颊，说。“满面泪痕，能进村吗？”
“没关系。我这个人性格倔强，比谁都更能劳动，就是好哭。”
当千重子给苗子揩脸的时候，苗子反而情不自禁地投到千重子怀里抽泣起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苗子，怪孤单的，快别这样。”千重子轻轻地拍了拍苗子的后背，“你要是这样哭，我可就回去啦。”
“不，不要！”苗子愕然，从千重子手里拿过自己的手巾，使劲地擦了一把脸。
多亏是冬天，人们觉察不出来。只是她的白眼球有点红罢了。苗子将头巾戴得低低的。
两个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程。
的确，北山杉树的枝桠一直修整到树梢。在千重子看来，呈圆形残留在树梢上的叶子，就像是一朵朵雅淡的冬天的绿花。
千重子认为此刻正是好时机，便对苗子说：
“秀男不仅腰带图案画得好，而且织功也很到家，很认真哩。”
“是啊，这我知道。”苗子回答，“秀男邀我去参观时代节的时候，他好像不大爱看盛装的游行队伍，倒是很喜欢队伍的背景——御所那松树的苍翠和东山那变幻莫测的色彩。”
“时代节的队伍，秀男可能不稀罕……”
“不，好像不是这样的。”苗子加重了语气。
“他要我游行结束以后到家里去一趟。”
“家？是秀男的家吗？”
“是啊。”
千重子有点吃惊的样子。
“他还有两个弟弟。还领我去看后院的空地，说如果我们将来结合了，可以在那儿盖间小屋，尽量织点自己所喜欢的东西。”
“这不是挺好吗？”

“挺好？……秀男把我看作是小姐你的幻影，才要同我结合的呀！我是个女孩子，我很了解这点。”苗子又重复了一遍。
千重子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她迷惑地走着。
在狭谷旁边的一个小山谷里洗刷杉圆木的女工们，围坐成一个大圈休息，烤火取暖。篝火燃得烟雾腾腾。
苗子来到自己的家门前。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个小窝棚。年久失修的稻草屋顶，已经变得歪歪斜斜。只因为是山间房子，所以还有个小院落。院落里的野生南天竹，结着红色的果实。就是那么七八棵，也长得杂乱无章。
然而，这可怜的房子，也许就是千重子原来的家。
走过这所房子的时候，苗子的泪痕已经干了。究竟对千重子说这就是我们的家好呢，还是不说好？千重子是在母亲的娘家出生的，大概没在这所房子住过。苗子还是婴儿的时候，母亲先于父亲与世长辞，所以连她也记不清自已是否在这所房子住过了。
幸好千重子没发现这样一所房子，她只顾抬头仰望杉山和并排的杉圆木，就径直走了过去。苗子也就没有谈及这所房子的事。
坚拔挺立的杉林，树梢上还残留着的叶子稍呈圆形，千重子把它看成是“冬天的花”。想来它也的确是冬天的花。
大部分人家的房檐前和楼上，都晾晒着一排剥了皮的洗刷干净的杉圆木。光是把那一根根白圆木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立着这点，就是够美的了。也许比任何墙壁都要美得多。
杉山上，在杉树根旁长着的野草，都已经枯萎。杉树的树干，笔直而且粗细一般，确实很美。透过斑斑驳驳的树干的缝隙，还可以窥见天空。
“还是冬天美啊。”千重子说。
“可能是吧，我看惯了倒也不觉得。不过，还是冬天的杉叶看上去有点像淡淡的芒草色。”
“它多像花啊。”
“花！是花吗？”苗子感到意外，抬眼望着杉山。
走不多久，有一间古雅的房子，可能是这村子里拥有山地的大户人家的吧。略矮的墙壁，下半截是镶木板，漆成黄红色；上半截是白色，带茸瓦的小屋顶。
千重子停下脚步说：“这间房子真好。”
“小姐，我就是在这家寄居的，请进去看看吧。”
“不要紧的。我住在这儿已经快十年了。”苗子说。
千重子已经听苗子说过两三遍：与其说秀男是把苗子当作千重子的化身，不如说是当作千重子的幻影，才要同苗子结合的。
如果说是“化身”，那当然容易明白。然而说是“幻影”，究竟是指什么呢？……特别是作为结婚对象……
“苗子，你总说幻影、幻影的，究竟幻影是什么呢？”千重子严肃地说。
“幻影不就是手触摸不到的、无形的东西吗？”千重子继续说着，突然涨红了脸。苗子不仅是脸。恐怕全身各个部分都像自己。她将要属于男人所有了。
“尽管如此，很可能无形的幻影就在这里。”苗子答话说，“幻影，也许就隐藏在男人的心里、脑子里，或许别的什么地方。”
“也许我变成六十岁老太婆的时候，幻影中的千重子小姐还是现在这样年轻呐。”
苗子这句话使千重子感到意外。
“你连这样的事都想到了？”
“对美的幻影，总没有厌倦的时候吧。”
“那也不见得。”千重子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来。
“幻影是不能践踏的。践踏了只能自食其果。”
“晤。”千重子看出苗子也有妒忌心，但她说，“真是的，什么幻影在哪儿呢？”
“就在这儿……”苗子说着摇了摇千重子的上身。
“我不是幻影。是和你成对的双胞胎。”

“这么说，莫非连你我的灵魂也成了姐妹不成？”
“瞧你说的。那当然是和千重子小姐做姐妹啦。不过，只限于秀男才……”
“你太过虑了。”千重子说了这么一句，微低下头走了一段路，又说，“找个时间，咱们三人推心置腹地谈谈好吗？”
“何苦呢……话有真心，也有违心的……”
“苗子，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疑心呀？”
“倒不是什么疑心。不过，我也有一颗少女的心啊！……”
“大概周山那边下起了北山的雷阵雨。山上的杉树也……”千重子抬起头来。
“咱们快点回去吧，看样子要下雨雪哩。”
“我为防万一下雨，带着雨具来了。”千重子脱下一只手套，把手让苗子看，“这样的手，不像小姐吧？”
苗子吓了一跳，连忙用自己的双手攥住千重子的那只手。
不知不觉间，下起了雷阵雨。千重子不用说，恐怕就连在这个村子长大的苗子也没留意到就下起来了。不是小雨，也不是毛毛雨。
千重子经苗子一提醒，抬头扫视了一遍四周的山。山峦冷冷地蒙上一层朦朦的雨雾。挺立在山脚下的杉树，反而显得更加清新了。
不知不觉间，小小的群山仿佛锁在雾霭中，渐渐失去了它的轮廓。就天空的模样来说，这种景象同春雾的景象是不同的。也许可以说，它更具有京都的特色。
再看看脚底下，地面上已经有点潮湿了。
不一会儿，群山弥漫了雾霭，笼上一层淡灰色。
雾霭渐浓，从山谷落下来，还掺着一些白色的东西。这就成了雨雪。“快回去吧！”苗子对千重子这样说，是因为她看到了这种白色的东西。这不能算是雪，只能说是雨雪。但是，这种白色的东西，时而消失，时而又多起来。
千重子也是京都姑娘，对北山的雷阵雨并不觉得陌生。
“趁还没变成冷冷的幻影之前……”苗子说。
“又是幻影？……”千重子笑了，“我带雨具来了……冬天的京城天气变幻无常，可能又会停下的吧。”
苗子仰望着天空说：“今天还是回去吧！”
她紧紧地攥住千重子那只脱下手套让她瞧的手。
“苗子，你真考虑结婚吗？”千重子说。
“只稍稍考虑……”苗子答后，将千重子脱下的那只手套，真挚而深情地给千重子戴上。
这时，千重子说：“请你到我店里来一趟好吗？”
“来吧！”
“等店员都回家以后吧。”
“在夜间？”
苗子吓了一跳。
“请你在我家过夜。你的事我父母都很了解。”
苗子的眼睛里露出了喜悦的神色。但她马上又犹豫起来。
“我很想同你一块睡，哪怕一晚也好。”
苗子不让千重子瞧见似的把脸扔向路旁，偷偷地落起泪来。然而，千重子哪能瞧不见呢。
千重子回到了室町的店铺。这一带也是阴沉沉的，但没有下雨。
“千重子，你回来得正是时候，赶在下雨之前。”母亲阿繁说，“爸爸也在里屋等你呐。
千重子回到家里，向父亲请安，父亲没好好听完，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那孩子的事怎么样了，千重子？”
“啊？”
千重子颇感为难，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因为这件事用三言两语是很难说清楚的。.
“怎么样了？”父亲再次追问。

“嗯。”
千重子本人对苗子的话，有的地方也是似懂非懂……苗子说，秀男实际上是想和千重子结婚，由于不能如愿，只好死了心，而转念于跟千重子一模一样的苗子，并想同苗子结婚。苗子少女的心，敏锐地觉察到这点。
于是，她向千重子说了一通“幻影论”。千重子心想：难道秀男真的要用苗子来慰藉他渴望千重子的心情吗？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完全是秀男自负了。
但是，也许事情不尽是这样。
千重子不好意思正面看着父亲的脸，她羞得几乎连脖子都红了。
“那位苗子姑娘不是一心想见你吗？”父亲说。
“是啊。”千重子猛然抬起头来，“她说大友先生家的秀男向她求婚了。”
千重子的声音微微发颤。
“哦？”
父亲悄悄望了女儿一眼，沉默了片刻。他仿佛看透了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是吗，和秀男？……要是大友先生家的秀男，倒不错嘛。真的，缘分这玩意儿是很微妙的。这同你也有关系吧？”
“爸爸，不过我觉得她不会和秀男结婚的。”
“哦？那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很好嘛……”
“爸爸。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您还记得吗，您在植物园问过我，让秀男做我的终身伴侣怎么样，这事，那位姑娘全都知道了。”
“噢？她怎么会知道的？”
“还有，她好像觉得秀男家是织腰带的，同咱们的店铺总有点关系。”
父亲感慨万分，沉默不言了。
“爸爸，您让她到咱家来过夜吧。过一夜也好，我求求您。”
“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呢……我不是说过就是收养她也可以吗？”
“那她是决不会同意的。她只住一个晚上……”
父亲用怜爱女儿的目光望着千重子。
这时，传来了母亲拉挡雨板的声音。
“爸爸，我去帮妈一下忙就来。”千重子说着站了起来。
雷阵雨敲打在瓦房顶上，几乎听不见声响。父亲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
水木龙助、真一兄弟俩的父亲邀请太吉郎上圆山公园左阿弥饭馆吃晚饭。冬季日短，从高处的饭馆房间里居高临下鸟瞰，市街上都已掌灯。天空一片灰朦朦，没有晚霞。街上除了点点灯火，也显得阴沉沉的。那是京都冬天的色彩。
龙助的父亲是一位殷实可靠的大批发商，他使室町这家字号繁荣起来。但今天他好像有难言之事，总是犹犹豫豫，净扯些无聊的市井传说来打发时间。
“其实……”他借酒兴引开了话题。平素优柔寡断，经常流露出厌世情绪的太吉郎，对水木的话却已猜到了几分。
“其实嘛……”水木吞吞吐吐地说，“关于龙助鲁莽的事，也许你已经从令援那里听说了吧？”
“是啊，我虽不才，却很理解龙助的好意。”
“是吗。”水木如释重负，“那小子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说干就干，谁劝阻都不听，真不好办……”
“我倒很感谢他。”
“是吗。你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水木确实放心了，“请你别见怪啊。”
他说完，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太吉郎店铺的生意日渐萧条，由一个同行，且是个区区的年轻人来帮忙，实在有失体面。要说是去学习，从两家商店的规模看来，应该是倒过来。
“我倒很感谢他……”太吉郎说，“贵店倘使没有龙助，恐怕也不好办吧……”
“哪里，做生意，龙助也是个新手，还不在行。做父亲的，说出这话未免那个，不过，这孩子

办事倒也牢靠……“
“是啊，他到敝店来，马上就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坐在掌柜面前，真吓唬人。”
“他就是这么个脾气。”水木说了一句，又默默地呷了一口酒。
“佐田先生。”
“嗯？”
“哪怕不是每天，若答应让龙助到贵店来帮忙，他弟弟真一就会更加好好干，那我就省事了。真一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龙助直到现在还动不动就喊他‘童男’什么的，这是他最讨厌的……因为小时候他坐过祇国节的彩车。”
“他长得很俊，和小女千重子是青梅竹马之交……”
“关于千重子小姐的事……”
水木又讲不下去了。
“噢，关于千重子小姐的事……”水木重复了一句，然后用简直像是生气的口吻说，“你怎样养育出这么一个漂亮的好姑娘啊？”
“这不是父母的本事，而是孩子天生的。”太吉郎直统统地答道。
“我想你已经知道了，你我都是干类似行业的，龙助要求来帮忙，说实在的，是因为他希望更多地接近千重子小姐，哪怕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好。”
太吉郎点点头。水木揩了揩额头的汗，他那额头很像龙助的额头。
“那孩子虽然其貌不扬，但很能干。我决无意强求。不过，有朝一日有幸得到千重子小姐的垂青，真到那份上，恕我冒昧，请你把他收养为养老女婿。我愿把他过继……”水木说着，低下了头。
“过继？……”太吉郎简直吓了一大跳，“你要把大批发商的继承人……”
“这是人生的不幸啊。我了解丁龙助近来的情况才这么想的。”
“感谢你的厚意。不过，这种事还得根据他们两个年轻人感情的发展来定。”太吉郎避开水木的强烈要求，“千重子是个弃儿啊！”
“弃儿有什么关系？”水木说，“我说这些，是想让你心里有个数。那末，是不是可以让龙助上贵店来帮忙呢？“
“可以嘛。”
“谢谢，谢谢。”水木感到轻松愉快了，连喝酒的样子也不同了。
第二天早上，龙助急匆匆地来到太吉郎的店里，马上就把掌柜和店员都召在一起，查起货物来……诸如香云绸、白绸、刺绣绉绸、京都绉绸、绫子、特等绉绸、捻线绸、结婚礼服、长袖和服、中袖和服、窄袖和服、锦子、缎子、高级印染绸子、出访礼服、腰带、黑绢、和服的零星物品等……
龙助只是看了看，什么话也没说。掌柜由于有上回的事，对龙助有点拘谨，连头也没抬起来。大家挽留龙助，可是龙助还是在晚饭前回家了。
入夜，苗子来了。她砰砰砰地敲了几下格子门。这敲门声只有千重子听见。
“嗳哟，苗子，从傍晚就冷了起来，你可来得太好了。”
“星星都出来了。”
“千重子小姐，我该怎样向令尊令堂招呼才好呢？”
“我早就跟他们说明白了，只要说声你是苗子就行。”千重子搂住苗子的肩膀，领她到后院去，她边走边问：“你吃过饭了吗？”
“我在那边吃过寿司才来的，不用操心了。”
苗子显得很拘谨。千重子的双亲看见她，弄得目瞪口呆，想不到竟有这么一个姑娘长得这样像自己的女儿。
“千重子，你们俩上后面二楼去好好谈谈吧。”还是母亲阿繁最能体贴人。
千重子拉着苗子的手走过狭窄的过道，上到后面二楼，打开了暖炉。
“苗子，你过来。”千重子把苗子叫到穿衣镜前，直勾勾地望着镜中两个人的脸。
“多像啊！”一股暖流流遍了千重子的全身。她们又左右对调，再看了看，“简直一模一样呀！

嗯。”
“本来就是双胞胎嘛。”苗子说。
“要是所有的人都生双胞胎，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就净认错人，不就麻烦了吗。”苗子后退一步，眼睛湿润了，“人的命运真难预料啊。”
千重子也后退到苗子身边，使劲地摇晃着苗子的双肩，说：
“苗子，你就在我们家住下去不行吗？我父母也这么希望……我一个人太孤单了……虽然我不知道住在杉山会有多快活。”
苗子好像站不稳似的摇晃了一下，跪坐了下来。然后，摇摇头。在摇头的当儿，眼泪差点落在自己的膝盖上。
“小姐，现在你我之间的生活方式不同，教养也不一样，我也过不惯大城市生活，我只要上你店去一次，只要一次也就行了。也想让你看看你送给我的和服……再说，小姐还曾两次光临杉山来看我。”
“小姐，你婴儿时被我们的父母抛弃了，可我什么都不晓得呀。”
“这种事，我早就忘记了。”千重子无拘无束地说，“现在我已经不认为有这样的父母了。”
“我想，不知道咱父母是不是会受到报应……那时我也是个婴儿。请别见怪。”
“这事体有什么责任和罪过呢？”
“虽然没有，但我以前也说过，我不愿意妨碍小姐的幸福，哪怕是一星半点儿。”苗了压低嗓音，“我想索性隐姓埋名算了。”
“何苦呢，干吗要那样？……”千重子加强了语气，“我总觉得很不公平……苗子，你觉得不幸福吗？”
“不，我觉得孤单。”
“也许幸运是短暂的，而孤单却是长久的。”千重子说，“咱们躺下好好再谈谈吧。”千重子从壁橱里拿出卧具来。
苗子一边帮忙一边说：“这就是幸福吧！”
她侧耳倾听屋顶上的声音。
千重子看见苗子侧耳倾听，便问道：
“是雷阵雨？雨雪？还是夹杂着雨雪的阵雨？”说着自己也停下手来。
“是吗？可能是下小雪吧。“
“雪？……”
“多么轻飘啊。不成雪的雪。真好，是小小的雪。”
“嗯。”
“山村里经常下这样的小雪。我们在劳动，不知不觉间，杉树的叶子披上了一层白色，就像是一朵朵白花。冬天枯萎的林木，常常连小小的枝桠都成了白色，好看极了。”苗子说。
“有时小雪很快停下，马上变成雨雪，有时又变成雷阵雨……”
“打开挡雨板看看怎么样？一看就明白了。”千重子刚想站起来走过去，就被苗子一把抱住，“算了，又那么冷，要幻灭的啊！”
“幻、幻，你总爱说个幻字。”
“幻？……”
苗子美丽的脸蛋绽开了微笑，流露出一缕淡淡的哀愁。
千重子要铺床铺，苗子急忙说：
“千重子小姐，请让我来铺一次小姐你的床铺好吗？”
但是，千重子一声不言，默默地钻进并排铺着的被窝里。
“啊！苗子，真暖和啊！”
“毕竟是工作不同，住的地方也……”
苗子把千重子紧紧抱住。
“这样的夜晚，总是很冷的啊。”苗子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冷，“细雪纷纷扬扬，停停下下……今天夜里……”

这时，父亲太吉郎和母亲阿繁上楼到隔壁房间去了。由于上了年纪，他们用电毛毯去暖和床铺。
苗子把嘴凑到千重子耳边，悄悄地说：
“千重子小姐的床铺已经暖和了，我到旁边的铺位去。”
母亲把隔扇拉开一条小缝，窥视两个姑娘的卧室，那是在这以后的事了。
翌日早晨，苗子一早就起床，把千重子摇醒，“小姐，这可能就是我一生的幸福了。趁着没人瞧见，我该回去了。”
正像昨晚苗子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小雪在半夜里下下停停，现在还在霏霏地下着。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
千重子坐了起来：“苗子，你没带雨具吧？请你等一等。”千重子说着，把自己最好的天鹅绒大衣、折叠伞和高齿木屐都给了苗子。
“这是我送给你的。希望你再来啊。”
苗子摇摇头。千重子抓住红格子门，目送苗子远去。苗子始终没有回头。在千重子的前发上飘落了少许细雪，很快就消融了。整个市街也还在沉睡着。